尋寶記

马浩轩 著

鲁藝（2021）特刊

主 办：济宁市作家协会

编 辑：《鲁艺》编辑部

地 址：济宁市高新区凯旋路一号

邮 编：272100

批准文号：JWGX-2018 第 02 号

版 次：202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少年作家马浩轩 挥毫抒怀写锦篇

——读《寻宝记 1》有感（代序）

张建鲁

新年伊始，我的案头上，端放着一本孔孟之乡书画名家精美周历，14 岁的少年作家马浩轩的名字赫然其中，不能不令人惊喜与欣慰。

闲暇之余，欣赏了他的书法作品《澄怀》后，不由自主地又翻阅了他的长篇小说《寻宝记 1》，从东方明珠香港，到埃及的异域风情；从金字塔主人胡夫，到古埃及神话及象形文字，从超能力的主角“穆罕默德”，到古文明和科幻元素的平衡……无不令人深思和感叹。一直以来，我偏颇地认为，文学圈有个定律，小说的创作是成年作家、尤其是中老年作家的事，似乎中老年作家对人生的阅历和感悟，更厚重、更多一些，对小说题材的把握和创作更得心应手一些。马浩轩的《寻宝记 1》颠覆改变了我原有的观点和“有章可循”的惯性思维。

从人类渊源和社会发展来看，学习、探险、挑战、创造，是与青少年相依相随的。有生命的地方就会有少年英雄的传奇，就会有青春少年的故事。他们渴望用自己的审美，演绎现代版的悲欢离合和爱恨情仇，他们的经历和梦想是新鲜的，他们所讲的故事是灵动的、奇特的，是有新思想、新内涵的；特别是成长在新时代的他们。新时代少年作家马浩轩，

用少年青涩流畅的笔锋，创作的崭新长篇历险小说《寻宝记 1》，是岁月掩不去的、夺目的青春光辉。

马浩轩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刻苦好学，爱好广泛，思想活跃，思维超前。无论在学校、在家里、还是“游学”在国内外的青山绿水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于他都是学习的机会和时间。学生阶段的美好时光，就应该是学习浸染的黄金时光，今天学到的东西是对昨天的认知的一个补充和提高。网络时代，是青少年的时代，他们对知识的更迭太快了，他们的思绪和学习方式，都需要我们重新了解和思考。马浩轩自幼爱好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书法他追寻书法的“前因后果、前世今生”，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文化成为他书法创新的源泉；他喜欢“游学”于文学的沃野，“以笔为马”追求探寻，驰骋天地，他认为生活和人生的体验中，不能没有音乐，他拜孔孟之乡演奏家张孝禹、香港古琴大师谢俊仁教授为师学习古琴演奏；众多作品在报刊发表和各类大奖中获奖，实属不易，真心为马浩轩点赞！

当下文坛最活跃的力量是新生代，他们有棱角、有英气、有锐气，有激情、有思想，是亲人和祖国的希望和明天，马浩轩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寻宝记 1》的主人翁从“从胆小懦弱的男孩变成一个勇敢的寻宝者，在危机关头勇于一搏”中大显身手。作者用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感受善于发掘人们心灵深处的感情，为作品奠定了“冒险故事”的基础和架构。故事中绘声绘色、跌宕起伏、妙趣横生……遗憾的是作品少了些体察幽微，亲切细腻。作品切忌自我表现，闭门造车，只有到生活中去汲取营养，要像勘探队员探寻宝藏那样，到生活中去发掘“金刚石的语言”（托尔斯泰）。从马浩轩创作手法上看，惜墨如金，巧妙穿越，不落俗套，对启迪

读者阅读的思维起到积极作用。

“浩轩爱好古文化，尤其对古文字感兴趣。学习，临摹过程中，甲骨，青铜器上看到的古文字，他问源寻根，直至真正深知用哪种造字方法，卜辞，铭文内容，不光认识了汉字的演变，也了解了每个汉字反映出的文化背景。文字的发展就是文明的进步，经逻辑思维，到古文字辨识令四座皆惊！”中国著名书法家、教授、马浩轩的恩师，段玉鹏先生这样点评，这也是段玉鹏先生对马浩轩的由衷的赞誉。

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和审美，特别网络文学队伍的异军突出，时常会令我们始料未及。标新立异的变化创作手段和方法，时常令人耳目一新。“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插上想象翅膀的美妙的三维空间，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力和爆发力，是源于厚积才能薄发的积累。做为一名老业余作家和长辈，衷心希望少年作家马浩轩在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之路上，多写身边的亲人和故乡的故事，多写身边同学和朋友的故事，这样他的创作的路子就更宽更远了。无论作品的大小，都应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和炊烟的味道；塑造具有时代色彩的崭新形象，鲜明反映社会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文学的审美观点和标准提升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准。聚焦时代，放言时代、超越时代，也要超越自我。一步一个脚印攀登上文学的高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江山代有人才出，自古英雄出少年；少年作家马浩轩，挥毫抒怀写锦篇。他所创作的《寻宝记 1》，自然不自然的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营养，潜移默化地融入了中国元素，给读者讲述了一段精彩冒险的传奇故事。这和他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环境是分不开的，马浩轩的爸爸妈妈倾其所有为他营造的学习再学习，深造再深造的人生初途，是一条绿意盎然的路

径，浩轩正用他自己的心血和梦想铺就通往未来和明天的坦途。努力争气、聪明好学的马浩轩，也自然而然的成了马浩轩爸爸妈妈今天为之奋斗的快乐和理想，明天为之骄傲的幸福和荣光。捧稿细阅，爱不释手，《寻宝记 2》如能取材寻宝于悠悠华夏大地、孔孟礼仪之邦，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家乡故事，讲好亲人的故事，马浩轩一定会不负爸爸妈妈亲朋好友、老师同学殷殷的期望，一定会赢得更广更多的读者，我和文朋诗友们共同期待着……

《寻宝记 1》即将付梓，受嘱作序。

二 O 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张建鲁，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客座教授、济宁广电融媒学院特聘教授、济宁市作家协会主席，济宁市首批文化名家，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目 录

一、香港…… 2

二、广西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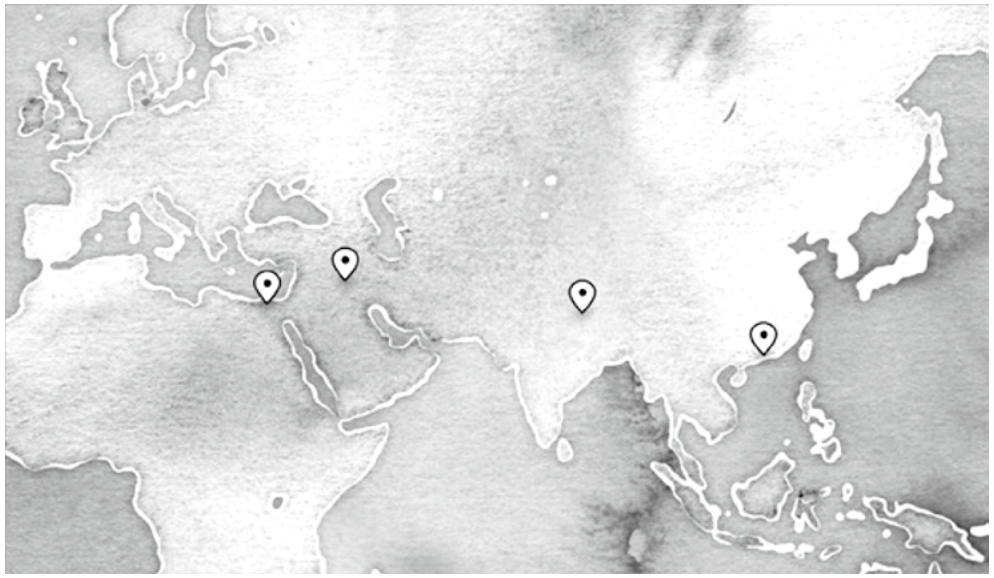
三、喜马拉雅山…… 18

四、穆罕默德的结局…… 30

五、印度…… 33

六 、巴比伦古城 …… 63

七、埃及 · 最后之战 …… 85



寻宝地图

一、香港

香港，一个奇妙的城市。世界各地的习俗与文化都交会于这个令人瞩目的大都市，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现在就住在香港。前几年我从内地搬来住时，就被香港这独特的文化所吸引。我喜欢尝试新的东西，体验不同的文化，所以，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居住之地。

最近，我开始研究古埃及的文化。埃及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的地方，那里土著的历史虽然没有中国历史长，但却比中国的历史早几千年。埃及也是我一直想要去的一个国家。奇怪的是，当我开始研究古埃及文化时，晚上总是做梦，梦中还经常浮现一个神秘的符号，我很是不解。

某一天，我跟着妈妈去买菜，经过厚和街时，突然发现了一家埃及餐厅。它浓厚的中东气息立刻就把我吸引了。

我对我妈妈说：“我们去尝试一下那家餐厅的食物吧！”

“哦？我可不想去，听说埃及的食物很难吃的。”

虽然妈妈一开始不想去，但经过我的百般劝说，还是跟我一起去了。

埃及餐厅在厚和街一个角落里，门口摆着阿努比斯神像。

“欢迎光临！您们想吃点什么？”门口热心的埃及服务员说。

我开始点菜，点了茄子泥蘸皮塔饼，中东小米饭配塔吉锅炖菜，炸

鹰嘴豆丸子，果仁千层酥，还有两杯洛神花茶。但点完以后，我突然注意到了服务员脖子上的项链。项链上挂着一块石头，上面还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

竟然和我梦中的符号一模一样！

“那是什么？”我问。“你的项链挺独特的！”

服务员没说话。我就没再追问。

“这什么呀，像面粉一样？”妈妈指着中东小米饭说。

“这是中东小米饭。”我说。

“我不会吃的。”妈妈说。

“这位女士，这中东小米饭可是我们精心制做的哦！吃一点吧，很好吃的！”服务员不知道从哪儿又冒出来了，把我们吓了一跳。

我妈妈显得很尴尬，勉强吃了一小口。服务员立刻消失在了一个帘子后面，还朝我眨了下眼。

我突然感到四周气氛有些诡异。“那个服务员到底要干什么？”我想。

我们结了帐，结账时那个服务员还是原来的样子，特别热情。

“可能是我想多了。”我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突然，我妈妈倒在了地上，不动了。服务员立刻抓住了我的手。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朝服务员吼道。

“放松，放松，不要生气，你妈妈一会儿就会醒过来的。我往她的洛神花茶里放了药，避免她泄露我们之间的秘密。”服务员又把我拉进了一个小屋。

屋子的设计很有古埃及的气息，到处都是壁画和古埃及象形文字。墙角摆着一把匕首。在屋子的正中央地板上，画着一只荷鲁斯之眼。

在正中央，有两把古埃及式的椅子。我和服务员一起坐了下来。

“我已经占卜得知我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得长话短说。”服务员严肃地说，“我其实是古埃及法老的后代，我叫艾哈迈德。我找了好久了，终于找到了你这位真正的寻宝者。你能阻止罪恶的暴行。”

“我是寻宝者？什么？”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肯定是！”艾哈迈德坦承到，“不然为什么你能一眼注意到我的项链？！”

还在我纳闷的时候，艾哈迈德把项链剪断，取下了上面的刻着♀符号的石头给我。

“留着它。一定要留着它。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但以后你会明白的。就说到这里吧。”

突然，这个小屋的门翻开了，走进一个凶狠的大胡子阿拉伯人，手

里拿着枪。

“不好！是阿拉法特！快跑！”艾哈迈德提醒我，并拿起了墙角的匕首。我迅速带着那块石头逃离。

“小孩！把石头给我！”阿拉法特开了一枪，把餐厅里的吊灯打得稀烂。

艾哈迈德拿着匕首大吼一声，从肩上叉了阿拉法特一刀。阿拉法特回过头来，艾哈迈德又拿起古埃及椅子，砸中了阿拉法特的后背。与此同时，墙角里另一个没被发现的员工颤抖着报起了警。

“一会儿再收拾你！”阿拉法特咬牙切齿地说，随即便追我去了。

“小孩！放下石头！”阿拉法特又朝我开了一枪，我连忙用门口的阿努比斯神像挡住。枪子打碎了阿努比斯神像的脑袋。我往后退了一步，结果却踩到了店铺旁未干的水泥，拔不出脚来。

“小孩，准备去死吧！”阿拉法特一脸坏笑，举起了手枪，对准了我的心脏，准备用他的最后一颗子弹结束我的生命。

“不要！”艾哈迈德义勇地冲到了我前面，为我挡下了子弹。

“咪郁！举高双手！”香港警察也赶到了现场。阿拉法特被带上了警车。

“进金字塔！进金字塔！别……忘了……我说的话。”地上的艾哈迈德呻吟到，然后合上了眼睛。

艾哈迈德的尸体被抬上了救护车。香港警察帮我从水泥地里抽出脚来。我立刻地返回了乱七八糟的餐厅。

“哦？发生了什么？”妈妈也醒了过来。“哦？你这是怎么了？”

“赶紧走吧，”我严肃地说。“这里杀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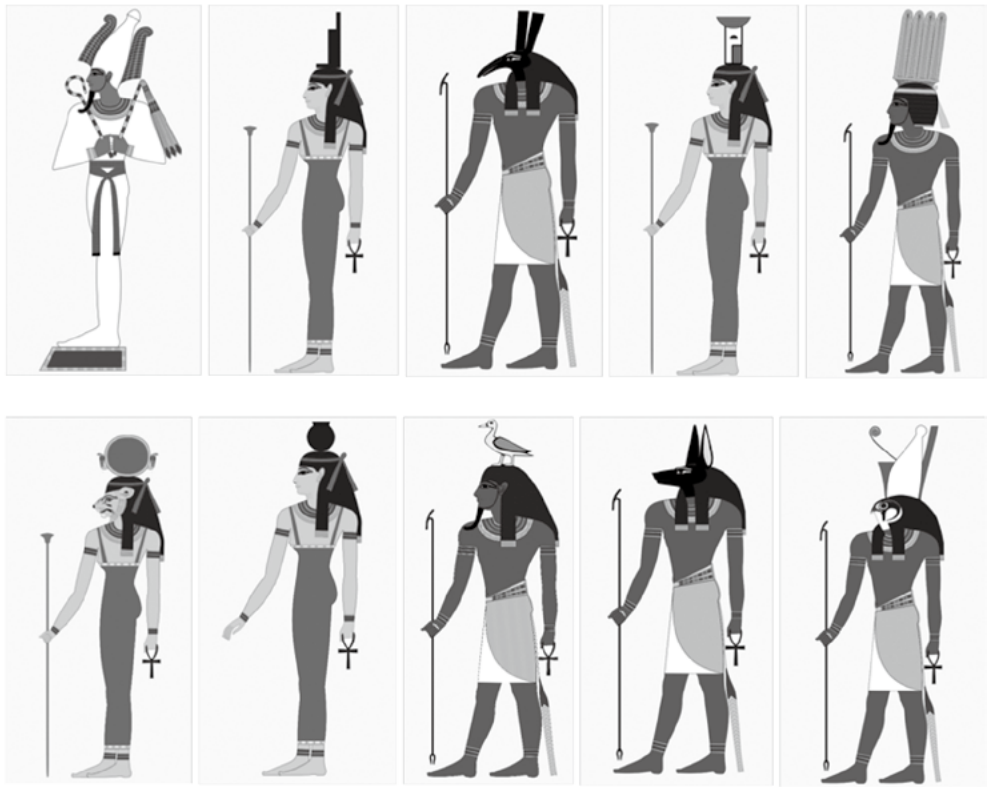
“我就说了不要吃埃及餐吧！好好的吃个饭，差点把命丢了！”妈妈特别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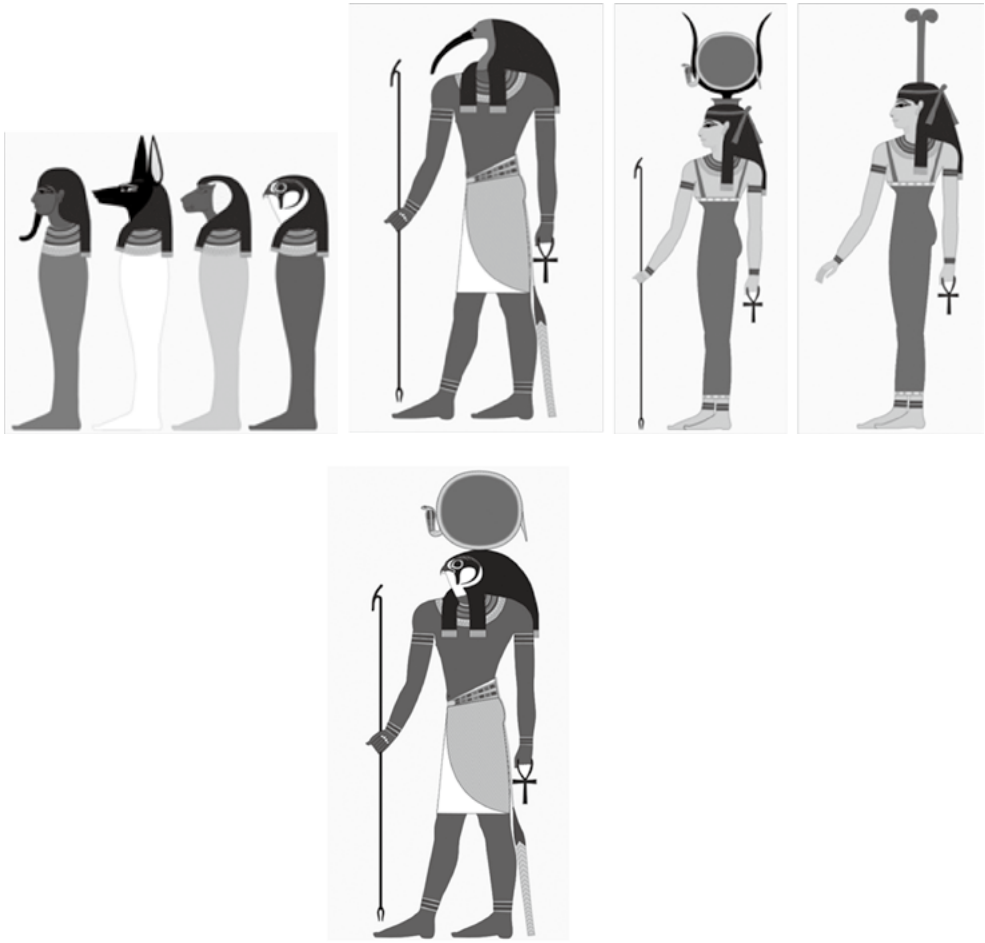
“你先冷静一下。”我劝她，“还有，那个被枪打死的服务员是埃及法老的后代，他交给我一样东西，让我去阻止一个人，我想应该就是那个杀人者。”

我把那块石头给她看了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问她。

“当然不知道，我又不是考古学家。赶快去睡吧，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妈妈说。

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站在一座辉煌的大殿里，埃及众神站立在我两边。左边站着奥西里斯，伊西斯，赛特，奈芙蒂斯，舒，泰芙努特，努特和盖布，右边站着阿努比斯，荷鲁斯和他的四个儿子，托特，哈索尔以及梅斯赫奈特。





“孩子，”他说，“我召集九柱神和冥界诸神欢迎你的到来。”

“在埃及有一份宝藏，等着你去发掘。”赛特说。

“你并不孤独。一路上会有很多人向你伸出援助之手。”荷鲁斯说。

“你需要克服众多困难。而我的责任是往你的脑子里灌输信息和知识。”托特说。

“放心吧，孩子，我们会帮助你的。”拉又说，并把艾哈迈德的石头放在了我的手上……

突然之间，我醒了。

我看了看四周，一切黑暗，没什么特殊的。“并没有什么拉神，也没有宝藏。我就是做了一个怪梦。”我想。

但艾哈迈德和那些众神的话语又响起在我耳边：“你能阻止罪恶的暴行……”

“宝藏……”

昨天晚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已经预示着我要做什么了。“到埃及去。”我想，“到金字塔里，说不定宝藏就在里面。”

“不行！”我又想，“阿拉法特应该是恐怖分子，我惹来杀身之祸怎么办？！”

正当我一时做不出决定时，突然我的手机响了一声。

我赶紧把它打开，发现有人给我发了封邮件：

埃及的寻宝者：

请立刻到拉萨找我。

穆罕默德

“看来我真得走了。”我对自己说。我迅速把一些生活用品都装进了书包，包括那块石头，给妈妈留了一封信，就赶快走了，去拉萨寻找这位叫穆罕默德的人。

二、广西

我正在深圳湾口岸大楼里排队，准备入境。人群特别拥挤，我等了好长时间，才通过海关。

我从口岸的的士站打车，准备去往广西偏远的农村。因为我觉得，去的地方越偏远，阿拉法特越不容易发现我，再加上我曾经去过一次广西，对当地的文化和习俗还比较熟悉。经过了一天一夜，经过了的士和巴士的数次转换，我终于在广西柳州一个小村庄下了车。

已经十点了。我独自走在村庄里的小路上，看着道路两边简陋的房屋。我随便挑选了一家，敲了敲门。

一个老婆婆把门推开了。

“您好，我要去往拉萨，已经坐了一天一夜的车了，能从您这里寄宿几天吗？”

“当然可以！”让我惊讶地是，老婆婆很是热情，“你一定饿坏了，我去给你做点儿东西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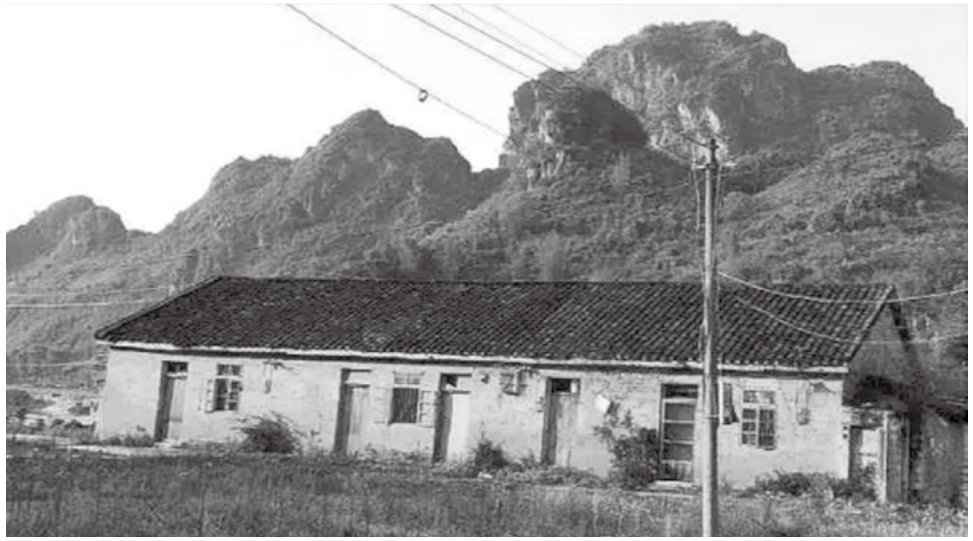
我跟着她进了屋。老婆婆亲手做起了柳州名吃：螺蛳粉。我喝了一大碗。

“您的手艺真不错！”我称赞到。

“过奖了。我们明天再聊，你先睡吧。”

我从卫生间里刷了刷牙。之后我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此后的几天，我一直在这位好心的老婆婆家里住着。我刻意不说有关于寻宝的事情，因为我不想吓到这位老人家，也不想让她担心。



但灾难来得总是很突然。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看到了这么一条新闻：

“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哈桑 · 阿拉法特从香港监狱里逃了出来。”

我惊得一下子跳了起来。“完了，我的噩梦要成真了！”我想。

“怎么了？”老婆婆关心地问，“我看你有点不舒服。”

“没……没有。”我解释道，“我就是有些水土不服。”

今天晚上吃得比较清淡。“我看你一直不太舒服，到底怎么了？”婆婆追问道。我看她这么关心我，只好把事实粗略地告诉了她。“其实，有一个叫阿拉法特的家伙，他准备追杀我，就为了这块石头。”我把石头给她看了一下。“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其实拉萨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地，我

要去的是埃及。我要去寻宝。”

老婆婆听了很震惊，但马上又心平气和地说：

“孩子，不要害怕，你努力去追寻你的梦想吧！去埃及找你的宝藏吧！我会帮助你的，为你抵挡住这个坏人。”

我感到震惊。

“真的？”我问。

“真的。我不骗你。因为帮助别人，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老婆婆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心，这么勇敢的老人。她也使我重新振作起来。

“你先睡吧，放平心态，我时时刻刻都会保护你的。”

我慢慢地进入梦乡……

我又站在了一个埃及式房间里，这次的更小一点。

在房间的正中央，站着一个木乃伊，阿努比斯神正在整理木乃伊身上的布条。

“你好，阿努比斯。”我说。

阿努比斯立马转过头来。

“孩子，我一直在这里，做我该做的职责。”

“这是谁？”我指着木乃伊说。

“艾哈迈德。”阿努比斯说。“还有，我要提醒你一下，明天你就得出发了，阿拉法特已经快到这个村庄了。去寻找你的宝藏吧！孩子，不论路上多么艰难，最终你还是能尝到获得宝藏的喜悦！”

我醒了过来，暗暗感谢古埃及神提醒我。看了看四周，已经天亮了。我给这位勇敢的老婆婆写了封信，就匆忙走了。

我在一条路上走了一会儿，拐了几个弯，来到了一条偏僻的山路。我人生地不熟，再加上这路上几乎没人，所以我越走越胆战心惊了。

“嘿—岭南凉茶要不要欸？”

突然，我听到了一声吆喝，吓了一大跳。

我转头一看，发现这空无一人的地方奇怪地出现了一个凉茶摊位，上面坐着一个老头，裹着头巾，身穿壮族的服饰，白头发，白胡须，体型略胖。我好奇地走过去看看。

老头也看见了我，又好似唱民歌似的又唱了一遍：“嘿—岭南凉茶要不要欸？”

我不知该做什么好了，只好拿了一杯凉茶。

虽然这凉茶摊位招待客人的方式很奇异，但我口实在是太渴了，就

喝了一杯，顿时感觉提神了。

我付钱走后，听到老头还在唱歌，试图吸引更多客人。

不要再担忧了，这个摊位没什么不正常的，我对自己说。

悠扬的歌声接着变成了邪恶的大笑，我接着感觉天旋地转，浑身无力，什么都不知道了。

老头飞快地跑向了昏迷不醒的我，把我装进了一个麻袋里，然后摘下了他的假发和假胡子。

“又逮住一个。”他笑了笑，把我背着走了。

我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捆在一张凳子上，旁边站着一个满身纹身的彪形大汉，拿着一根鞭子。

“你是谁？快给我松绑！”我大喊道。那人抽了我一鞭。我顿时疼得说不出话来。

“小孩儿，嘴挺硬啊！还问我是谁，老子是龙哥！整个广西听到我的名字就能吓破胆！”

这个人贩子拿出刀，戳了一下我的脖子。

“你长得还不错，可以卖好多钱呢！明天我就把你打残废，让你上街乞讨，要是给我要不来五百块钱，我就把你的心肝挖出来泡酒！哈哈哈哈哈！”这个可恶的人贩子猖狂大笑起来。

“快放开我！！快放开我！！”我有点害怕了。人贩子抽了我一巴掌。

“你要是再发出声音，我就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油煎了吃！”人贩子说完，就把我的嘴用胶带粘住了。

与此同时，老婆婆正拿着亡夫的照片。

“唉。”她感慨道。“我没有几个认识的活人了。这里有个凶残的人贩子，

真希望那个孩子路上不会遇到什么意外。”

她跑出门去，准备查看一下我的行踪。

外面下起了小雨，路上有些泥泞，但我留下的脚印依然清晰可见。

老婆婆沿着我的脚印一直走，走到我被龙哥捉起来的地方。老婆婆立刻看到了路上一杯打翻的凉茶，和丢在地上的假发和假胡子。

“不好，是龙哥！”她惊慌失措，“我得想个办法救他！”

我被这个人贩子龙哥用皮带拴住了，和其他被拐来的孩子拴在一起。

“厨师！过来，给我端烤羊排和啤酒！”

一个罗锅厨师给龙哥端来了羊排和啤酒。端的时候不小心把啤酒洒在了他身上。

“大胆！怎么洒了！”龙哥把啤酒杯子扔到了厨师脸上。

“龙哥，真对不起！我该死！”可怜的厨师跪在地上求饶。

“滚！”龙哥懒得理他。

厨师又给我们端来了一碗清汤寡水的烂面条。

“这根本都不能吃啊！”我抱怨道。“连筷子都没有。”

“嗯？？你说什么？？”龙哥发怒了，走到我的面前。“这就是给你的饭，我不管能不能吃，不吃就饿死！没有筷子就用手抓！”龙哥怒吼，又朝我吐了口唾沫，走了。

“我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习惯了就好了。有些饭都馊了，我们也得吃。”一个被拐来的，穿着蓝衣服的友善孩子告诉我。

我生气地把碗踢开了。“唉，我怎么落得这般下场！我就是去寻个宝，招谁惹谁了？！”

就在我为处境而发愁时，突然又感到一阵眩晕。

我睁开了眼睛，发现托特神就站在前面。

“对不起，我不能寻宝了。”我说。

“孩子，没关系，这也不怪你。”托特说，“只要以后留心这些欺骗者，就行了。”

他凑得更近了。

“还有，我要告诉你，其实希望总是会有的。”

我又感觉一阵眩晕，再睁开眼睛时托特已经不见了。

龙哥大口大口地喝酒，吃肉，不一会儿就醉了。

“欸……厨师人呢？陪我喝酒！”他嚷嚷道。

这时，一个戴着面具的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瓶好酒。

“把酒给我！”龙哥吼到。

戴着面具的人开始跳起舞来。

“哈哈哈！”龙哥开怀大笑。

戴着面具的人跳着舞跑掉了。龙哥赶紧去追那个人。

他们一直跑到悬崖边上。龙哥醉醺醺的，都不太会走路了。

“呵呵！你……真…好笑…”他迷迷糊糊地说，结果下一秒就被戴面具的人踹下了悬崖。

戴面具的人缓缓摘下了面具。原来是老婆婆！

老婆婆走进了龙哥的屋子。“孩子们，你们现在自由了！”老婆婆拿出一把刀，把皮带全割断了。孩子们欢呼雀跃。

“我就知道你会救我！”我冲向老婆婆。

“看见没？我说了我会保护你的。啊！！！！”

老婆婆一声惨叫，倒在了地上。

“老婆婆，你怎么了？”我惊恐万分，往地上一看，老婆婆已经死了，胸口上插着一把刀，刀柄上写着“عرافات”。

“哦不！射偏了！”门外一个男人叫到，跑进了屋里。正是阿拉法特！

“快跑！”我提醒那些孩子们。没想到阿拉法特拿出手枪，四处乱射，孩子们也向各个地方逃走，有些顺利逃跑，有些则惨死与阿拉法特的毒手。不一会儿，就剩我和那个穿着蓝衣服的小孩。

“你为什么滥杀无辜？！”我对阿拉法特吼道。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管得着吗？快把石头给我，否则你就别想活着离开这里。”

“你休想！快跟我走！”我抓住蓝衣服小孩的胳膊，翻窗逃走了。就在我们逃走的那一瞬间，阿拉法特把手里的另一把刀子扔了出去，正中小孩的心脏。

“不要！”我摇了摇那个小孩，但他已经不动了。

“哈哈哈！现在你已经孤立无援了！快把石头交出来吧！”

“我……”我还没说完话，就被脚下的一颗石头绊倒，从山上滚到山下。

“终于醒了，你都昏迷了七天了。”一个人的声音说。

“……哦？”我睁开了眼睛，发现我躺在一辆皮卡车上，已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了。

我尝试着动一下胳膊和腿，结果发现根本动不了。

“你不要动。你的右胳膊和右腿有些骨折，我带你去看了医生，给你打了石膏。”开车的司机说，“我经过广西时在一个山下发现了你，当时你摔的满身是泥，我还以为你死了呢。结果发现你还有气息，我就把你抬到了车上。还有，我在你旁边发现了这个。”他拿出了那块石头。

“哦！这个很重要！请把它给我。”我喊道。司机把这块石头给了我，我表示了感谢，把它小心翼翼地装进了口袋。

“我们在哪儿？”我问到。

“香格里拉。我要去西藏，从这里歇歇脚。你家住哪儿？我把你送回去。”

“正好我也去西藏。”我说。

突然，我想起来前几天阿拉法特的大屠杀。

“请快一点，”我惊慌地说，“越快越好，把我送到拉萨。我的父母应该担心我了！”

“好的！”司机启动引擎，带着我飞快地赶往拉萨。

三、喜马拉雅山

几天以后，我终于站在了拉萨的布达拉宫脚下。布达拉宫及八廓街这一带有着浓浓的藏族和佛教气息。挂着经幡的八廓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藏族小店和各地游客。我准备先不去找那个叫穆罕默德的人，而是在这个街区歇歇脚。

我进入了金顶黑墙的大昭寺。整个寺庙笼罩在香烟中，喇嘛们跪在大佛面前，虔诚地念经。我借用了一个喇嘛的转经筒，在大佛面前摇着它，心中祈祷佛祖能保佑我顺利去到埃及。

出来以后，我准备从八廓街上找一份暂时的工作，因为我随身携带的钱已经用完了。我随便找了一家牛骨饰品店，走了进去。

这家店的老板就坐在柜台前面，看着藏文报纸。他穿着藏族传统的服饰，看样子是个藏族人。

“早上好老板，我是个大学生，正在打工，能不能从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我半撒谎地问到。

老板这才把他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

“你想帮我做什么？清洁吗？还有，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好缺人。”他说。

“清洁就行了。”我说。

“哦，好吧，每星期付给你 1000 元，行吧？”

“好的。”

“拿着这瓶清洁剂，和一块抹布，去清洁这些饰品吧。”老板给我了一些清洁用具，“还有，如果我发现你把这些饰品偷了卖钱，我决不轻饶！”老板严厉地说，随即又看起了藏文报纸。

虽然老板的态度不太好，但至少我挣到钱了。两个星期后，我已经挣到了足够的钱。

但在第三个星期星期五的晚上，我在店里休息时，突然被物品打碎的声音吵醒了。我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一个小偷在偷骨质饰品。

“嘿！你在干什么？”我大喊一声，小偷立刻转过头来，并拿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小鬼，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现在敢叫人，我立马杀了你！”他威胁到。

我手里没有任何反击武器，只好答应了他。小偷把我捆在一张椅子上，偷完东西以后就走了。

“嘿，店里怎么这么乱，玻璃柜子都碎了！”老板一大早就嚷嚷，“哦，

天哪！！我的饰品！！怎么都不见了？”

老板欲哭无泪。他看向墙角被捆住的我。他若无其事地剪开捆我的绳子，随即凶狠地揪住我的领口。

“说！是不是你干的？！”

“没有。”我说，“昨天我看到了一个小偷，他在偷东西，捆住了我，还差点把我杀掉！现在报警吧！”

“就是你！就是你干的！我的店都开了三年了，从来没有丢过东西，怎么你一来，就出现了贼？！”老板更加暴躁了。

“不是我！！”我辩解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说！”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要到埃及寻宝，走到拉萨时没有钱了，就从你这里挣了些钱。”我一不小心把我真正的意愿说漏了嘴。

老板怪笑起来。

“哈哈哈！还去埃及寻宝，就凭你？做梦去吧你！为了实现你那个愚蠢的梦想，就跑到我店里偷东西卖钱，今天我就把你这个该死的小偷送进警察局，还没收所有你的工资！”说罢，他就掏光了我所有的钱。

“还有……”

一股愤怒感涌上我的心头。

我控制不住自己，握紧拳头，照着老板的脸打了下去。

突然，我感觉时间倒流了，老板先是哇了一声，又攥紧了我的领口，接着手中的钱又飞回到我的口袋里。老板开始倒着说话，倒着笑了三声，然后停住了。

我又注意到外面的时间也停住了。汽车不动了，外面的人也如雕像

一样。

“我出现幻觉了吗？”我说。

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声音。“不，你没出现幻觉。还有，我在门外。”

我往门外看了看，发现了一个全身包裹的严严实实，戴着奇怪的面具的人。

我接着走出了门，站在了那个人前面。

“终于找到你了。”那人开始说话，“本人是穆罕默德，胡夫法老王的后代，变种人，拥有超能力。顺便说一下，世界上也有其他像我一样的神人，都是小时候就展现了神力。很荣幸见到你。”他鞠了一躬。“我们现在要去喜马拉雅山。攥紧我的手。”

我抓住了他的手，接着我感觉风在我耳边呼啸而过，然后我站在了另一个城市里。

“还没到呢。”他说，“现在我们在日喀则，先让我喝口水。”他从手心里喷出一个水柱，射进了嘴里。“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我又感觉风在我耳边呼啸而过，接着我们站在了一个小屋子里。

小屋应该就是穆罕默德的家了。屋里摆放着一些穆罕默德自己的奇怪的收藏品，还有一些看起来被施了魔法或诅咒的东西。

“现在，我们在中印边境的喜马拉雅山！”穆罕默德说。

“你就是给我发邮件的那一个人！谢谢你救我！”我兴奋地说。

“我们一会儿再探讨，先让你看看外面的风景。还有，我已经把你的肺调成了‘不缺氧模式’。”穆罕默德说，接着我就站在了小屋外面，这才发现我站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上，只不过天上下的雪还是静止不动的。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穆罕默德的声音又出现在脑子里，然后我坐在了小屋里的沙发上。

“我刚才注意到时间还是静止的。”我提醒了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打了一下响指，窗外的雪又开始下了。

穆罕默德摘下了他的斗篷和面具。没错，他也是典型的北非人长相，但他的棕色眼睛比阿拉法特更温和一些，头上披着一条白色的头巾，身穿一条黑色的长袍。

“要不要喝酥油茶？”穆罕默德问。

“好的。”我说到。

穆罕默德直接用手从外面一头牦牛的乳头里抽出了奶，用另一只手把它在空中浓缩成酥油，接着不知道从哪里抽出一些茶叶，把它和酥油放在空中停留。最后，他从水桶里抽过来一点水，从空中把酥油，茶叶和水融为一体，并从手心里喷出火把它们加热。他打了一个响指，茶叶立刻消失了，酥油茶直接落进了我的杯子里。杯子里又飞进来一小撮盐。

我不禁鼓起了掌。

“哈哈哈，没必要这样。”穆罕默德善意地笑了起来。“现在，我来告诉你关于这个宝藏和阿拉法特的更多信息。真可惜艾哈迈德没有告诉你这些。”

“很抱歉他死了。阿拉法特已经越狱了，我在去往拉萨的路上还见到过他，他差点要了我的命。”我说，并喝了一口茶。“你和艾哈迈德是兄弟吗？”

“准确来说是亲戚，还是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古埃及胡夫法老王的后代。你要寻的宝藏，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祖先的。”穆罕默德说，“我和艾哈迈德，都曾是‘皇室珍宝保卫队’的一员。”

“那是什么？”我问。

“这个‘皇室珍宝保卫队’的队员们都是胡夫的后代。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保护着珍宝不被阿拉法特抢去。我以前就负责看护你的那块石头，后来我搬家到西藏，就把它转交给艾哈迈德保管。孩子，你应该还不知道这个哈桑·阿拉法特是谁吧？”

“我只知道他想得到这块石头。”

“看来你是不知道的，那我要给你讲一讲这块石头和阿拉法特的故事。几千年以前，一个小偷得罪了胡夫法老，也就是我的祖先。法老把那个小偷百般折磨，最后把他折磨成了疯子。他的儿子怀恨在心，立下毒誓要让自己的后代把法老的后代一个接一个的杀掉，并抢夺法老留下的财宝。法老死后留下一大堆财宝，交给自己的儿子们，并让他们老了后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再传给他们的儿子……但只有一件东西，也就是你要寻的宝，被埋藏在金字塔深处。不幸的是，法老的遗嘱在历史长河中

不知为何被丢失了，我们法老后代只知道法老死前告诉了他的儿子们宝藏是一瓶药水，宝藏被存放在哪个位置也无从考证，所以宝藏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但幸运地是，法老把一块石头，也就是你手上的石头，交给了他的一个儿子，告诉他这就是能找到那个宝藏的钥匙，并且告诉他：“寻找有缘人。”几千年终于过去了，那个小偷的后代，也就是阿拉法特，牢记着他祖先的使命，去世界各地杀法老的后代，并抢夺法老的财宝。后来，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个宝藏和钥匙的故事，于是准备去香港找艾哈迈德要石头，接着准备去寻找那份宝藏。艾哈迈德通过占卜，终于找到了命中注定拥有那神秘宝藏的的人。”

“就是我！”我说到。

“对，就是你。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这些事。阿拉法特已经杀光了所有的法老后代，现在只剩我一个天生拥有神力的后代。所以，你的任务就是竭尽全力到达埃及，想办法阻止阿拉法特，然后拥有那个宝藏。”

“顺便提醒你一下。”穆罕默德说，“阿拉法特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黑帮老大之一，尤其以甩飞刀出名，人称‘飞刀杀人魔’，他的背后有一整个团队，主要做些调查工作。他杀人的方法神出鬼没，让人难以琢磨，我虽至今还没有和他交过手，但恐怕我的超能力也难敌他甩飞刀的功夫。只要挡他道的，不论男女老少都杀，除了警察，因为他认为频繁地进监狱，再频繁逃出来，警察才能见识到他的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这时，我突然想起来我去往拉萨发生的种种惊险的事情，以及那个无理的老板说的话。

“对不起，我虽然想去寻宝，但我实在做不到。”我对穆罕默德说，“路上说不定会遇上恶劣天气，和种种难以预料的情况。还有，阿拉法特也

去往埃及，他还有这么强的功夫，万一我还没去到埃及就被阿拉法特杀了怎么办？”

“孩子，那你有没有听说过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问我。

“什么意思？”我说。“你不就是穆罕默德吗？”

“不，我说的是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我的同名者。”

“没有。我不是伊斯兰教信徒。”

“穆罕默德奉真主的旨意去人间散播基本信息，经历了无数困难和迫害，才征服了阿拉伯，创立伊斯兰教的！孩子，没有困难和挑战的旅程是毫无意义的，正是这些困难，才能让你成为更坚强的人。所以，只要坚定目标，尽力向前冲，不怕一切困难，才是这个旅程真正的意义。”

听了穆罕默德这番话，寻宝似乎成了我的使命，不再是之前的半被迫状态。我的意愿也更加坚定。

“该吃饭了。”穆罕默德声音响起了。

我这时才发现我已经坐在了小屋的餐桌前，餐桌上摆着烤羊肉，青稞面粉，奶渣和酥油茶。

“烤羊肉直接吃就好，青稞面粉和奶渣要和酥油茶拌在一起捏成团吃，叫做糌粑。”餐桌那头的穆罕默德提醒到。

我吃了口羊肉，又吃了口糌粑，感觉唇齿间飘着酥油的香味。

晚上睡觉时，我做梦又来到了埃及众神居住的地方。

这一次，我来到了一间讲堂，智慧之神托特拿着莎草纸和芦苇笔，站在一面刻满象形文字的墙边。

“谢谢你的到来。”托特说，“孩子，请看一下这面墙。你看到了什么？”

“象形文字。”我说。

“没错，这面墙上刻的就是所有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和你们中国的古文字一样，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块石头上的‘安卡’。”

他把石头递给了我，指着上面的‘♀’说：“这就是‘安卡’。这是古埃及最神圣的符号之一，也是一个象形文字。它象征着生命，健康和力量。在参与重大的仪式时，众神都会手握‘安卡’，因为我们掌管循环在世间的生命之力。”

托特把他的左手举了起来。我可以看到他手里也握着一个“安卡”。

“我想穆罕默德已经告诉你石头的用途了吧？”

“是的。这块石头是一把能找到宝藏的钥匙。”

“既然石头上刻着‘安卡’，那宝藏就是关于生命的东西。”

“穆罕默德告诉我，他只知道宝藏是一瓶药水，和生命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把这两个词汇结合在一起，会怎么样呢？”

我恍然大悟。

“睡得还好吗？”脑子里的穆罕默德声音又说话了。接着穆罕默德瞬间出现在了我的床边。

“我昨天晚上梦见托特神给我讲课，说宝藏可能是一瓶永生药水。”

穆罕默德吃了一惊，拿起艾哈迈德的石头仔细看了一下。

“‘安卡’！”他叫到，“我怎么没想到？！宝藏真的可能是一瓶永生药水！你得赶紧走了，尽量赶在阿拉法特前面拿到那瓶药水！”

穆罕默德伸出手来，把一杯水用手给吸了过来，又喝了一口。“我最多只能让你再待三天。还有，去往埃及时，你会经过很多地方，我得提醒你，除了巴比伦古城，其他地点尽量不要停留。巴比伦古城有我的一个好朋友阿里娅，是考古学家，她或许能给你些帮助。”

穆罕默德突然就不动了，也不说话了。

几秒钟以后，他才把头转向我。

“刚才我通过我的神识向阿里娅转告你要去巴比伦古城的消息。这是我经常运用的超能力之一。”

“我们现在要干什么？”我问。

“去金字塔内部寻宝，必须熟悉内部的结构。”穆罕默德念念有词，“现在，我要把你置入金字塔的幻像，好让你熟悉金字塔的结构，方便以后寻宝。”

他把我拉到木屋的正中央。

“现在，请配合我，把眼睛睁大。”

我立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穆罕默德用食指和中指缓缓地按住我的双眼。我顿时感觉头晕目眩，再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已经在胡夫金字塔的入口处了。

“别被你眼前的幻象给骗了，你还在小木屋里，只是我现在施的法术有一点像现代的高科技 VR 罢了。”穆罕默德说。“这是金字塔的新入口，原本的入口已经被石头封住了。你可以往前走了。”

我往前走了几步，接着来到金字塔内部通道的一个三岔口。

“注意啦，这里是重点。你右手边往上走的通道是通往胡夫法老和王后的墓室的，宝藏很有可能藏在那里。如果你再往前走的话，就会来到法老废弃的地下墓室。现在，我希望你往上走。”

我朝着我右手边刚迈了一步，就直接被传送到上方的另一个三岔口。

“这里也是重点！你左手边横向的小通道是通往王后墓室的，宝藏应该不会在那里。现在，我希望你走往上斜的那个大甬道，是通往胡夫法老的墓室的。”

最后，我顺着大甬道往上走，终于来到了胡夫法老的墓室。

“现在，我需要你把法老的墓室全面检查一遍，看看四周有没有什么线索，或者一些暗门之类的。”

我上上下下都仔细地检查了一边。可是，除了法老的空棺材和一些无关的铭文以外，并没有什么线索。

“穆罕默德，”我问，“为什么法老的棺材是空的？”

“没人知道法老的遗体在哪里。”穆罕默德说，“这仍然是个谜。好了，既然你没找到任何线索，那只好等你自己到了埃及再寻找吧！我们该回去了。”

我又感觉头晕目眩。但在我退出“VR 游戏”的那一瞬间，我似乎看到了法老废弃的地下墓室墙上，有一个不显眼的锤子的符号。

“那是什么？”我问，但穆罕默德没有回答我，我就又站在小木屋里了。

几天之后，穆罕默德和我站在了西藏阿里地区，一个荒芜，无人的野外。

“这里就是中印边境。过去吧，孩子。”

穆罕默德打了一个响指。我瞬间站在了印度的土地上。

“走吧，孩子。这就是印度了，你自己能应付得了，印度人会说英文的。”

“穆罕默德，”我说，“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传送到埃及呢？”

“孩子，你可别忘了我前几天说的话。”穆罕默德说，“看看那块石头，想想它的意义。你的任务不能由别人帮你完成，宝藏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再见了。”

说完，他就消失了。

我看了看手里的石头，开始朝着埃及的方向前行。

四、穆罕默德的结局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穆罕默德正在他的小屋里休息。

突然，他听见有人敲门。他用念力把门打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穿着蓝衣服的小孩。由于外面黑暗，穆罕默德看不清他的脸。

“小朋友，你需要帮忙吗？”他问。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小孩一字一顿回答道。

“那你敲我的门干什么？”

“你－是－不－是－穆－罕－默－德？”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穆罕默德有点恐慌了。

“主－人，他－在－这－里。”

小孩像殭尸一样走了进来。他的身体是被缝在一起的，他的眼睛和头发已经被去除，看起来特别诡异。他的脖子上戴着残余的皮带，胸口上插着一把刀。

“要不是我的助手检测出这个小屋里有变种人类居住，我还不知道你住在这里呢。”男孩身后走进来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

“你们到底是谁？”穆罕默德虽然有点害怕，但语气还是很硬。

黑衣人摘下了斗篷，露出了阿拉法特的头。

“惊不惊喜？”阿拉法特嘲讽地说。

“是你！”穆罕默德惊叫，“这个像殭尸一样的孩子又是谁？”

“这是我在广西杀的一个小孩，我找人把他做成了智能机器人。我看你天生有神力，就放你一条生路，但你得先告诉我，那个男孩去哪里了？”

“我死也不会告诉你的！”穆罕默德说。

“那，准备受死吧！”阿拉法特大叫一声，把刀子从男孩身上抽出来，扔向了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用手开启了一对传送门。刀子飞进了传送门里，又从另一个传送门里飞了出去，但阿拉法特用手直接把刀子抓住了，然后拿刀冲向他。穆罕默德在刀子刺穿他的一瞬间试图把阿拉法特传送到其他地方去，但由于阿拉法特的速度实在太快，没能把他传送到其他地方，反而传送到了小屋外面。阿拉法特戳死了一头牦牛。

“啊啊啊啊啊！气死我了！”阿拉法特在小屋外面大喊。

接着他眯起一只眼，好像要瞄准什么似的，就以这个姿势这样站了三秒后，把手中的刀子扔了出去。

刀子正好打中了穆罕默德窗口的铃铛，被反弹进小屋，又戳爆了屋里挂的羊皮囊，被爆炸的冲击力反弹。刀子被弹上了房顶，刺穿了房顶上的吊灯。吊灯转了几圈，刀尖指向了穆罕默德的角度。

吊灯从房顶落了下来，摔得不成样子。冲击力又把刀子弹了出去，刺穿了屋里穆罕默德的心脏。

外面的阿拉法特听到惨叫声，就进屋查看。

穆罕默德坐在墙脚，嘴里开始流血。

“哈哈！你是永远打不过我的！”阿拉法特得意地说。“我终于把所有

的埃及法老后代都杀死了！现在我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取药水了！哈哈哈！先让我喝口酒庆祝一下！”

阿拉法特喝了一口酒壶里的酒，接着用耳朵上的对讲机联系他的手下。

“你不会……得逞的！”墙脚的穆罕默德呻吟道。

“嘻嘻！那个小孩能把我怎么样？最终他的下场也是跟你一样的！”

“你绝不会……得逞的！”

“闭嘴！”阿拉法特抡起一把大斧头，照着穆罕默德的脖子砍了下去。

鲜血溅了一墙。穆罕默德的头颅滚到了地板上。

“这家伙终于住嘴了。收拾东西，走人！”阿拉法特把刀子从穆罕默德的尸体上抽出来，又插进了机器人男孩的胸口。他们接着走出了鲜血淋淋的小屋，去往埃及。

五、印度

我走在印度北部的山间小路上。由于没有了穆罕默德的帮助，我开始缺氧。

“谁来救救我！”我呻吟到。四周都空无一人，只有皑皑的白雪。

我实在走不动了，直接趴在了地上。

突然，我看到前方有一个小光点。小光点越来越近，变成了一辆三轮车。骑着三轮车的是一位印度老伯。老伯终于看见了我，他连忙停下三轮车。

“救……救……我。”我在地上呻吟到。

老伯直接把我抬上了车。

“你怎么了？”他问。

“我……缺氧。”我说。

“那我们就走下坡的路，好不好？”

“好的。你……要去往……哪里？”我问。

“德里。”他说。

“我要去拉贾斯坦。但我可以……在德里待一会。”

几天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印度首都德里。

德里真是一个奇妙的城市。新城区和旧城区只有一个印度门之隔，

一半很繁华，一半却破败不堪。

“我没有太多钱，只好住在旧德里城区。希望你不会太嫌弃。”老伯说。

“没事的。”我回答。

我们穿过了满是污水的街道，进了一栋狭窄的建筑物。爬了两层楼后，老伯在一个小木门前面停下了。他推开了门。房间很小，就两间屋子，一间卧室，只有一张床，一间是厨房和餐厅。

“亲爱的，饭做好了吗？”老伯问。

“啊，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一位老妇人探出了头，“这位是谁？”她指了指我。

“这位是我在北阿坎德发现的要去拉贾斯坦的少年。他暂时寄宿在我们家。”

“哦，欢迎你的到来！”老妇人热情地说，“我们终于不寂寞了！来，孩子请坐，我给你做了咖喱。”

吃完饭后，老妇人还特意叮嘱了我一件事。

“明天我们要去印度门前看‘德里神人’表演，你要不要去？”

“‘德里神人’是谁？”

“最近出现的。他是个老人，具有神力，为人也很幽默，电视台播了他好几天呢！”

“挺有意思！”我说，“明天我就跟你们一起去看。”

一大早我就起来，跟印度夫妇去看这个“德里神人”的表演。

印度门前早就挤满了“德里神人”的跟随者，跪拜在他的脚下。起先我没看见“德里神人”到底在哪儿，后来我才看到天空中飘着一个双手合十，闭着眼睛，盘腿坐着的老人。我想他应该就是“德里神人”了。

“我的信徒们！把手中的钱给我吧，我会用它们做好事的！”

信徒们纷纷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钱，放在地上。

硬币和钞票接着飞到了天上，落在了神人的手里。

信徒们见到这一景象，开始叩头。

“其实，”我对印度夫妇说，“我在西藏也见过这样的人。”

“真的？”老伯吓了一跳。

“真的。”我说，“我其实还挺羡慕这些有神力的人。对了，他小时候就展现了神力吗？”

“昨天他接受采访时说他晚年才展现出神力。”老妇人说。

“不对，”我喃喃自语，“穆罕默德不是说，有神力者一般从孩童时期就会展现出神力呀？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是例外。”

“不要想多了。”老妇人说，“说不定他就是一个例外。不论什么，我依然是他的追随者！”

老妇人掏出了钱，往空中一抛，“德里神人”看都没看就用手把它吸走了。

在天上坐了一个小时后，“德里神人”终于睁开了眼睛。他慢慢从天上降了下来。

“好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信徒们这才站起来，各忙各的去了。

我们回到印度夫妇的家里，讨论起这个“德里神人”来。

“我觉得他应该是魔术师，不是真的有神力。”我说。

“但魔术师这个解释也行不通啊！我觉得没有一个魔术师能做出他这样的魔术！再说你不是也见过一个天生有神力的人吗？这也证明了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的。”老妇人说。

“但他是晚年才显现出神力啊！这样的神人几乎没有。说不定他就是一个打着神人的幌子骗钱的人！”我说。

“你竟敢这么说我的偶像！”老妇人有点生气了。

突然，楼上传来了争吵的声音。

“嘘！”我说，“听听楼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不能再跟你合作了！我好难受！我想死！”楼上一个人的声音叫到。

“你真是个败类！再注射一点，不就好受了？！”另一个人的声音说。

“这玩意像毒品一样！一旦没了它，我就生不如死！我真的不想跟你合作了！”

“如果你不想跟我合作了，那你就准备去死吧！”

“杀了我吧！！”

“好的！我早就不想用你了，你这个懦夫！”

楼上传来了几声枪响，紧接着印度夫妇的窗户震动了一小下。

我拉开了窗帘，被眼前的一幕吓着了：

“德里神人”被吊了起来，尸体毫无力气地垂在印度夫妇的窗前。他已经被枪射成了“马蜂窝”，眼睛还睁的大大的。

“我的妈呀。”在我身后的老妇人叫了一声，然后昏倒在了地板上。

我们第二天就报了案，“德里神人”被枪射死的新闻传遍了整个德里。

我们专程去了一趟印度门。印度门前照常跪满了他的信徒，在那里痛哭流涕。

老妇人还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朵白玫瑰。她把它摆在了地上。

这时，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很高的人，穿着钻石钮扣的西装和一双闪亮的皮鞋。他往前走了几步，走到了信徒们的中间。

“你们好！”他说，“我是辛格博士！最近‘德里神人’的死让我很难过，因为我曾是他的好朋友。但幸运的是，我以前提取了他的血。昨天晚上我把他的血样本找了出来，加上化学品做成了‘无敌血清’。”

他拿出了一个试管，里面有蓝色的液体。

“就是这个试管里的液体！只要往身体里注射，就会拥有像他一样的神力！”

信徒们纷纷站了起来。“真的吗？”他们问。

“当然是真的！”辛格博士道。“你们中想注射的，把手举起来，因为血清有限。不花你们一分钱，还能让你们获得神力，岂不是一举两得？

信徒们实在难以相信这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纷纷举手。

“好的，现在，我来给大家编号。”

他拿出了一些有数字的小牌子。

“来！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

十号……”他一边喊着一边给举手的信徒们编号，一共编了五十多号。

“好了！你们手中握的牌子就是你们的编号了。今天晚上你们的编号牌一响，你们就到这里集合！我会在这里等你们的！咱们不见不散！”

“辛格博士！”我拦住了他，“你应该是研究变种人的吧？”

“是的！你真聪明！”他说。

“我曾经也认识一个像‘德里神人’一样的人。我对变种人研究这一方面很感兴趣。我能不能去你家，向您请教变种人的事。”

“当然可以！我找了全印度，也没找到像你这样对变种人这么感兴趣的小孩！”辛格博士感叹道。“就在明天吧！”

他给了我一张有住址的名片，就走了。

第二天，我拜访了辛格博士。

辛格博士住在新德里城区一个私人别墅里。我摁了一下门铃，立刻有人给我开了门。是一个老管家。

“我要见辛格博士。”我拿出博士给我的名片。

“好的。博士在那间屋。”他指了指走廊那头的屋子。

我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廊里摆放着辛格博士获得的奖，还有实验样本。快走到那间屋的时候，我才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比如，辛格博士获得的奖状看起来都很假，橱柜里的书籍更多的是对普通人类的研究。最奇怪的是，辛格博士的家里竟然挂着一张有关世界毁灭的海报。

我瞬间觉得辛格博士有什么阴谋。但马上又停止了胡思乱想。

“请进！”门里面传出了辛格博士的声音。

辛格博士坐在一张木椅子上。

“你终于来了！”他接着站了起来。他实在太高了。

当他伸出手来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他眼睛的一个细节。他的一只眼睛是黑色的，另一只却是棕色的。“真奇怪！”我想，但还是和他握了握手。

“你有什么想跟我讨论的话题？”我们都坐下后，辛格博士说。

“我现在一直不明白，一般变种人都是在幼年展现能力的，那为什么你的好朋友‘德里神人’到晚年才展现了他的能力啊？”我把困惑了我好长时间的问题终于说了出来。

“哦！”辛格博士思考了一会儿。在他思考的时候，我似乎感觉到他有点紧张。

“怎么了？”我问。

“哦，没什么。孩子，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变种人吧？”

“知道。其实我是看 X 战警知道的。”我笑了笑。

“变种人就是基因突变而获得超能力的人，对不对？这种突变可以在人生长的任何时期。所以‘德里神人’案例是很正常的。”辛格博士提醒到。

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也很对。

“真的谢谢你啊！”我说，“辛格博士，你到底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是从事变种人研究与研发工作的！我在巴基斯坦有一个基地，所有想得到超能力的人都要去那里注射‘无敌血清’。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明天我就可以带你去那里看一下！到时候，你就能看到众多变种人：有口吐尖刺的，有力大如牛的，有能操控水的，有能穿越时空的，还有念力人！他可厉害了，用一滴水就能杀人呢！”

“哇！我太想去那里了！”我说，“但我明天就要离开德里了。”

“去哪儿？”

“拉贾斯坦。”

“哦！太好了，就在巴基斯坦的边境！我可以在焦特布尔等你！”热心的辛格博士说，并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

“好极了！”我兴奋地说。

这时，有两个人抬着一个玻璃棺材走到了楼下。

“不好意思，失陪了。”辛格博士说。接着开始给那两个人发号施令。

“把他抬到花园里去！”他说。

“有坑吗？”其中一个人问道。

“有坑！把他埋了就行了。”辛格博士说。

“那是谁？”我问。

“哦，是我的一位亲戚，他很早以前就死了，尸体停在阁楼没人发现，今天上午我才发现他。”

我往玻璃棺材里瞅了瞅。躺在棺材里的瘦弱的身躯看起来怎么这么熟悉？特别是他的白胡子……

“德里神人！”我大喊一声。

“呵呵呵，那真的不是‘德里神人’，你可能是太追随他了吧，呵呵。”辛格博士明显有些紧张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我还有事呢，再会！”

他仓促地把我打发了。但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忘记了我原先的使命与穆罕默德说的话，一心只想着变种人的那些事了。

印度西北部有些干燥，气候比较炎热。去往拉贾斯坦的路上有一辆三轮车，车上除了我，还有印度夫妇。

“什么时候才能到焦特布尔？”我探出头问。我昨天已经告诉了他们

辛格博士的计划，所以他们准备把我送到焦特布尔，让我去参观辛格博士的变种人基地。

“得几天以后了。但幸亏我有个朋友在斋浦尔附近的地方居住，我们可以先从他那里住几天。他住在村里。”老伯说。

车开了五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把车停在了一个小村庄里。

老伯领着我和老妇人，走到一间简陋的小屋面前，敲了敲门。

“谁啊？”一位中年男子开了门，然后叫了一声，“哦！拉杰希！”

“阿米尔！”老伯也叫了一声，两人抱在了一起。

“快进屋吧！”中年人说。

虽然外面很热，屋里却很凉快。“你们怎么来了？”阿米尔问。

“我发现了这位要去拉贾斯坦的男孩，他让我们把他送到焦特布尔。”

“哦！是这样啊！那就不用急了，在我这里住几天吧！”阿米尔说。

晚饭很丰盛。阿米尔给我们做了各种丰富的印度美食。我和老妇人吃得津津有味，老伯则和阿米尔边喝酒边聊起了天。

他们聊的大部分都是家常。我一开始没注意到他们在聊什么，后来我才听到阿米尔在讲一个很奇怪的故事。

“……前天夜里我去附近河边打水时，在垃圾桶旁碰上了一个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他穿着斗篷，拿着一个大黑垃圾袋，里面似乎装着一些像死鸡一样的东西。你可知道，这个农村小区是归我管的，所以我不允许任何非住户随意来这里。我喊了一下那个人，让他解释一下为何来这里，并加以证明。他跟没听见我说话似的，把垃圾一倒就鬼鬼祟祟地走了。”

“我有点好奇了，他长什么样？”老伯问。

“我没看见，只知道他很高！”阿米尔说。

我突然有些慌了。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人是阿拉法特，或者是某一个很高的人。这种预感在一瞬间又使我思考起我的使命来，但很快我的脑子又开始想别的事了。

“莫非，是辛格博士？”我想，但又觉得我想的很不对，辛格博士应该不会来农村。

为了使我不再胡思乱想了，我提议早点睡觉。

睡梦中，我又来到了埃及神域。

这一次，我再次站在了托特的讲堂里。

“你好久没跟我说话了。”我对托特说。

“是的。但不幸的是，这次讲话我们要讲的短一点。”托特说。“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他问。

“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阿拉法特在赶往印度的路上遭遇了自然灾害，他应该追不上你的。”

“那坏消息呢？”我问。

“坏消息就是，穆罕默德被阿拉法特杀了。”

“什么？”我大吃一惊。

“你这几天没看新闻吗？由于穆罕默德死的太悲惨了，西藏的无线网络信号被他残余的脑意识所干扰，搞得居民好几天都不能用手机。科学家们用了三个星期才探测出干扰信号的源头，也就是穆罕默德的家。现在穆罕默德的尸体已经被拿去解剖并研究了。”

“唉，没想到一个有神力的人竟然死在了一个普通人手里！”我叹了

一口气。

“孩子，你看，穆罕默德为了你的使命都付出了自己的性命，千万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啊！”

“什么意思？”我问。

“好了，就是这些！”托特突然说。

我突然感觉我一直往下降。

“不要啊！”我喊道，“让我再待一会吧！”

我醒了。

“唉，为什么就让我待这么一小会儿？”我抱怨道。

“啊，你醒了！”印度夫妇和阿米尔进了我的屋子。“正好今天集市都开门了，我们去赶集吧！”

我吃了个简单的早饭，就跟着他们去赶集了。

外出途中我们正好走到了那个大垃圾桶旁。出于好奇，我往垃圾桶里看了看。

垃圾桶里果然有那个黑色垃圾袋。我拿根木棍挑了挑。

我感觉到了一些外面软绵绵，内部硬邦邦的东西。吓得我赶紧把棍子抽了出来。棍子上沾满了鸡毛。

“还真是死鸡。”我对阿米尔说。

“你这么好奇干什么？！”阿米尔说。

我把棍子丢掉，接着继续跟随阿米尔。

集市上特别热闹。各种菜，香料和手工艺品摆在店铺前，还有一些艺人表演，例如魔术和弄蛇术。除此之外，集市上还有几家餐馆。印度夫妇和阿米尔去买香料，我则去看弄蛇术。

“嘿,你在这里停留着干什么?”过了两个小时候,印度夫妇找到了我。“走，我们去吃午饭！”

我被他们拉走了。

我吃饭的时候又想起了阿米尔讲的故事。

“昨天晚上托特告诉我阿拉法特不会追上我的。”我想，“那人不会是阿拉法特。到底是谁呢?”

我们回去的时候又经过了那个垃圾桶。

这次，由于我越来越好奇了，我又把棍子伸了进去。

还是一些外面软绵绵，里面硬邦邦的东西，但这一次，我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我把棍子抽了出来。上面除了鸡毛以外,还黏着一个写着“5”的牌子。

“我好像从哪里见过这块牌子。”我想。

“嘿，你怎么又在翻垃圾桶?”老伯朝我喊道。

我又被印度夫妇拉走了。

“这孩子今天有些不正常，老是翻垃圾桶。”晚上，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印度夫妇聊天。阿米尔已经去打水了。我无聊地翻起了手机信息。

过了一会儿，我看了看表。已经九点了。

我往窗外看了看，紧接着被吓到了。

就像故事里说得一样，一个高大的黑衣人提着另一个垃圾袋，走向了垃圾桶。外面的阿米尔也看见了他，并喊了他一下。他跟没听见似的，鬼鬼祟祟地倒掉垃圾以后,往后看了一眼。我终于看到了他的脸的一部分。他的两只眼睛看起来都是黑的。但他再一转身时，我又看到他的一只眼睛闪过一丝棕色的光芒。我想到了辛格博士。

“不会吧！”我叫道。

黑衣人立马走了。这时，阿米尔也冲进了屋子。

“我又看到那个人了！”他叫道。

“建议你报警吧！”印度夫妇说。

“再等等吧。”阿米尔说。

“不对不对。”我一边嘟囔着，一边走进房间。“如果是辛格博士，那他为什么要来这里丢弃死鸡?”

我一直躺在床上想这件事。我本来准备把它想通的，结果不幸地是我睡着了。

“这孩子好像神魂颠倒了，今天老是把自己锁在屋子里。”

自从我见到了黑衣人的一部分面貌后，我就在我的屋子里不出来了。不是因为我害怕，而是因为我想在停留在村子里的最后一天想清楚这件事。

我拿出了纸和笔，画起了思维导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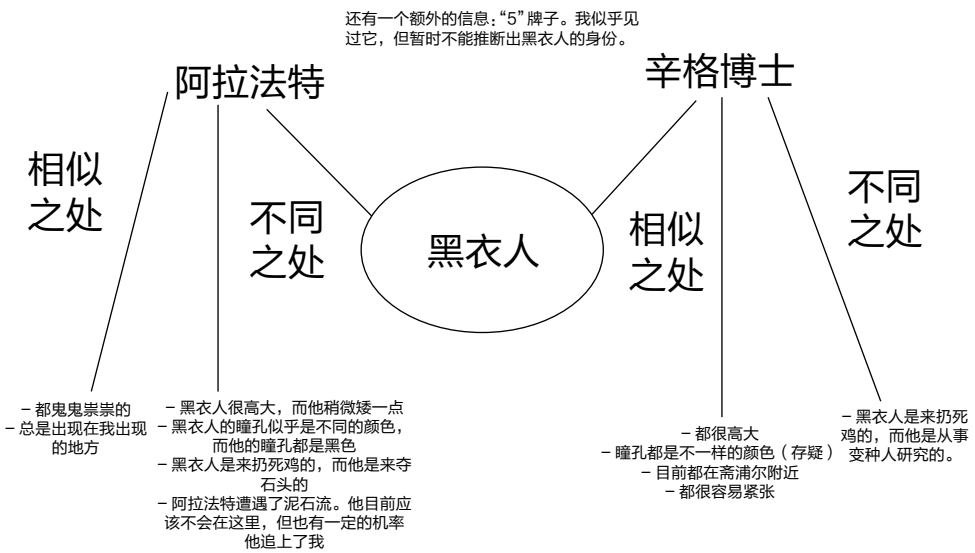
“关键词：阿拉法特，辛格博士，死鸡，熟悉的‘5’牌子。”我喃喃自语道。

“……职业是变种人研究……”

“……死鸡是什么意思呢?”

“……牌子，牌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画好了思维导图。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

"辛格博士和黑衣人更相近一点。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自言自语道。"我今天一定要摸清楚黑衣人的身份。"

我趁印度夫妇和阿米尔不注意，拿起一把水果刀，用作防身，翻窗子溜走了，赶往集市。

集市上还是这么热闹。"看来今天也是赶集的最佳时期。"我想。

我随便找了一个买菜的老奶奶。"您好,这个集市里有铁匠吗？"我问。

"哦，有！有一个！他的店在这条街的最南端！"她说。

"好的！谢谢您！"我一边狂奔一边说。

这集市可真大。我用了五分钟，才跑到最南头。

南头几乎没有什么人。我望了望四周,发现了一个招牌,写着"刀具"。"应该就是这里了。"我想。

我推开了门。结果立马被打铁的声音吓了一跳。四周全都是打铁的

铁匠，火星窜的到处都是。

其中一个铁匠看了我一眼。"有什么需要？"他问。

"我需要一把剑，越锋利越好！"我说，并把一把钞票塞在他手里。

"好的！"铁匠答应着,不一会儿就把一把闪着银光的剑放到了我手里。

走之前，我又买了两块门口的铁皮。

我连忙回到家，打开了我的背包，拿了两套衣服。

把其中一件纵向剪开，然后截取了一块布料。

我又拿起了针和线，把布料缝到另外一件衣服的前面，做成一个大口袋。最后，我把从铁匠铺里买来的铁皮放进口袋里，然后把口袋开的口缝合。一套简易防弹衣做好了。

我脱下了我身上的衣服，穿上了防弹衣。我又用剩下的一块铁皮做了一个简易头盔。

这时，已经是九点了。外面的印度夫妇也睡觉了。我拿起了我的剑，戴上了我的头盔，把艾哈迈德的石头塞进口袋。我接着跳出窗子，藏在垃圾桶旁的灌木丛里，决定揭开黑衣人的神秘面纱。

九点十五分，那个黑衣人来了。

在他倒垃圾的过程中，我悄悄地走到了他的身后。

"你到底是谁？"我大叫一声，银白色的剑已经指向了他。

那人吓了一跳，转过身来。正如我所料，辛格博士。

"早就知道是你了！辛格博士，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已经追踪了你好几天了！"我喊道。

"那……那你在这里干什么？"辛格博士紧张了。

"我在去焦特布尔的途中累了，就在这里歇歇脚。"我说。

我把吃惊的辛格博士推到一边，来到垃圾桶前。我翻开垃圾带一看，然后被吓到了。

里面全都是人的尸体，手中都握着一个有编号的牌子。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

“哦。我知道了。你原来是搞人体实验的，这些都是失败的实验品，对不对？”

我一转头，发现辛格博士已经掏出了手枪，然后开始朝我射击。幸运的是我穿了铁皮，而且躲过了这些子弹。

“可恶！”辛格博士大吼一声，然后向我冲过来。

我没丝毫防备，就被他脱下了防弹衣。辛格博士又夺了我的剑，然后一剑刺穿了我的心脏。

“你……你……”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头盔也从我头上滑落。辛格博士又把剑抽了出来。我吐了一口血，然后倒在了地上。

辛格博士把我摔得满身是泥的身体装进了一个盛有绿色液体的袋子里。

“再抓两个人。”他嘟囔着。

他站在房子周围，然后选中了阿米尔家。

他走到房子前，敲了敲门。

“来了！谁呀？”里面有个声音说。

辛格博士接着朝着门连射了二十多枪，然后一脚踹开了门。

阿米尔已被射得不成人形。

辛格博士直接进了卧室，把正在熟睡的印度夫妇也装进了袋子里，然后就悄然走了，走之前还不忘一把火烧了阿米尔的尸体。

“早上好，一号变种人！”

我醒了。发现我在一个塑料房间里，被捆绑在一个椅子上，嘴上粘了胶布，不能说话。

“你可能以为你死了，但那天我把你的尸体泡在了我研发的再生素里，你还剩最后一口气时，你的细胞就开始修复了，血液又开始循环了。”我的对面坐着辛格博士。

我只能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

“你现在在巴基斯坦的辛格变种人研究所。和你一起被关进来的还有两个老年人。”

我想到了印度夫妇。

“你一会儿就会被注射上‘超级血清’，成为第七代的第一号变种人。你得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如果你没有传染性疾病的抗体的话，那你就会死的！你死了我还会找其他人，直到制造出一号变种人为止。”

我害怕地哼哼起来。

“怎么？怕了？怕了也没用！只要被我抓住，就得注射‘超级血清’！如果实验成功的话，你就会被贴上我研究的失忆贴，失去记忆，让你变成我的手下！哈哈哈哈哈！”辛格博士狂笑起来。“在你死或失忆之前，看在你好奇的份上，我打算让你死个明白。”

他打开了一旁的投影机。

我可以看到，第一页幻灯片上有一个男孩的照片，长着双色瞳孔。

“这是我小时候！”辛格博士说，“我有四个姐姐，三个弟弟，他们的瞳孔都是黑的，只有我天生就长着变色的且迷人的瞳孔。我很喜欢它们，但我父母把我当成异类来看，觉得我很丑陋。在我四岁生日那天，他们

这对没人性的父母给我的生日礼物竟然是把我淹死在井里！幸亏我命大，从井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了上来，从此开启了我悲惨的前半生。”

第二张幻灯片是青年时期的辛格博士。

“我后来逃亡到了美国，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迈克尔”，成为了一名银行员工。我不怎么会说英文，再加上我是印度人，所以那里的所有人都歧视我。吃饭的时候，其他员工吃着汉堡和薯条，喝着“胡椒博士”，我只能蹲在角落里吃着已经凉了的，黏糊糊的芝士通心粉。我后来看上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大美妞，曾经三番五次的和她约会。她人挺好的，就喜欢我这种憨厚老实的人，我们俩也结了婚。结果有一天我发现她和一个美国佬上了床。那天晚上是最难熬的，我的眼泪都可以装满一个马克杯了。我觉得整个世界上并没有爱，所以第二天我就拿着手枪，找到了美妞和她的新情人，把他们杀了。接着我又去了银行，杀了所有嘲笑过我的员工，取了一大箱钞票，然后发誓要毁灭全世界。”

第三张幻灯片是现在的辛格博士。

“杀了那些人以后，我又去了一趟非洲，在多个国家之间辗转，和我的合作伙伴研究致命的病毒，像埃博拉病毒，登革热病毒等。我也研发了一些化学品，像失忆贴和再生素等等。有一天我发现，如果把得了这些病毒的人的血液融合在一起的话,就会变成一种蓝色的液体,也就是‘无敌血清’。我用三只小白鼠做实验，两只都死了，最后一只突然变异，力气大的像恐龙一样，把我揍了个半死。那时，我才知道，这种血清在不同体质的生物身上会有不同的反应，可以致死，但也可以让它们获得超能力。我把一群非洲人哄骗到一个地方，然后下了迷药把他们搞昏迷了，接着给他们注射‘无敌血清’。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也就是火人。火人

失忆后成为了我的手下。这时,我有了用我的变种人手下毁灭世界的念头。我暂时还没制造出最强变种人，所以我先我带着火人到处杀人，杀以前嘲笑过我的人的后代，把他们的房子烧成灰烬。”

我觉得有些恐怖了，从椅子上挣扎起来。

第四张幻灯片是辛格变种人研究基地的图片。

“我带着火人回了印度，接着用我偷来的钱建造了现在的研究基地，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假装自己是‘博士’。现在你应该知道我的博士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吧？哈哈哈！”辛格博士狂笑起来。“接着我在印度大量收集想获得超能力的愚昧无知的人，把他们带到基地，给他们注射‘无敌血清’。是的，正如你所料，大部分人都死了，都是因为抵抗不了病毒。有些人正常死了，有些人化成了一滩血水，甚至有人死前身上都开始长动物的毛发。他们的尸体都会被丢进焚化炉里，焚化炉坏掉时就丢弃在附近村里的垃圾桶，反正也没人知道是他们是被谁杀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垃圾袋里有鸡毛。”我想。

“但我的第一,二,三代变种人手下也随之诞生了，除火人之外，被制造出的还有水人，时空人等等，还有我的秘密武器：念力人。他足以毁灭全世界，但我先不准备用他，因为这些变种人合作才能毁灭世界呢！后来，我为了收集更多人，就准备造一个‘代言人’。我找来了一个老头做实验。庆幸的是,实验成功了,他也变成了我曾经的‘品牌代言人’——德里神人。”

第五张幻灯片就是老妇人已故的偶像“德里神人”。

“‘德里神人’的超能力也是念力，只不过他的要比念力人的更弱一些。我没有给他贴上失忆贴，因为他只是我的代言人而已，一个老头也

不会对我造成多大威胁。我强迫他在印度门前作法，吸引信徒，顺便收取他们的钱财。德里神人作法的最后一天，他就会推广‘无敌血清’了。但可恶的是，‘德里神人’的身体自从注射了‘无敌血清’以后，就开始出现一种怪现象：隔三岔五他的身体就到处疼，疼的生不如死，但只要再注射一管‘无敌血清’，他就会恢复正常。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好几次了。他这个败类曾经说过‘无敌血清’对他来说就像毒品一样，没了‘无敌血清’，他就难受。就在推广日的前一天，我到他家看望他时，发现他站在窗边，一脸痛苦。他表示已经不想跟我合作了。我就威胁他，让他继续注射，否则我就杀了他。没想到这个老不死的家伙竟然想让我杀他，然后我就亲手送他下了地狱，把他的尸体挂在了窗台上。”

我颤抖了一下，脑海里浮现出那天晚上楼上的吵架和德里神人的尸体。原来德里神人果真是被辛格博士杀死的。

第六张幻灯片竟然是我。我真的不知道辛格博士怎么搞到了我的照片。

“没了这个‘德里神人’，还得我亲自出马。我在最终推广日时出现在信徒们面前。我谎称‘无敌血清’是‘德里神人’的血液，然后编造了一大堆鬼话。最终这些信徒们，都成了我的实验品，有一些就成了第四，五代变种人。推广结束后，我就认识了你。我发现你对变种人很感兴趣，就准备把你引到变种人基地里，然后把你也制造成变种人。在你去往斋浦尔的途中，我又制造出了第六代变种人，并且正式启动了以你为主的第七代变种人的计划。然后，就发生了后来的这些事。”

辛格博士关掉了幻灯片。

“啊！”他嘲讽的作了一首小诗，“第七代第一号变种人，你是最年轻

的变种人！马上要帮我毁灭世界，多么荣幸！”

他朝我眨了下眼。我感到又害怕又愤怒。

“你就要被注射上‘无敌血清’，成为我的得力助手，我真心希望，你不会死！哈哈哈哈哈！”辛格博士又大笑起来。

他走到我面前，撕掉的我嘴上的胶布。“有没有遗言？”他问。

此时的我垂下了头，心中充满悔恨。我终于明白了托特说的“不要忘记”是什么意思：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而现在艾哈迈德，穆罕默德相继为了我丧命，我却沈迷于各种关于变种人的幻想中不可自拔，最终被骗到了这个可怕的地方。想到这里，心中泛起一阵阵酸楚。

“是没有遗言吗？”辛格博士露出一个邪恶的微笑。“来人，把他抬出去，给他注射上‘无敌血清’！”

我真正意识到我快要死或者失忆的时候，我才开始剧烈挣扎，但把我抬走的那两个壮汉实在太有劲了，我无法挣脱出来。他们把我摁倒在一个床上，然后摁住了我的四肢。其中一个壮汉取来了一个针管，里面

盛着无敌血清。

我闭上了眼睛，准备好去死或者失忆了。

针管插进我的血管的时候，我感觉我看到了托特的脸。

“孩子，你又被迷惑了，下次可不能这样子了……”隐隐约约有个声音说。

“对不起。”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道歉。

“一定有希望的……一定有希望的……一定有希望的……一定有希望的……一定有希望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但希望到底在哪里呢？”我问自己。

突然，我想起了我的裤子口袋里还有一把水果刀。

想到这里，我突然有了一股力量。

我猛的从两个壮汉的手里挣脱出来，然后把水果刀插在了给我注射血清的那个的手上。

那人疼得嗷嗷叫。另一个人开始朝我射击，但我躲在了注射血清的人的背后，结果他被射死了。在射击的那个人还没反应过来时，我把水果刀又拔了出来，紧接着插死了他。

我从他们的尸体下面爬出来，接着拾起了地上的两把狙击枪。

我走出了塑料屋子，看到有一排拿着枪的护卫都在站岗。

“下一个要被注射的好像是一对老年印度人。”一个护卫交头接耳道。

“这就是为什么派这么多人来站岗。隔壁那个小孩只需要两个人就行了。”另一个说。

我又想起了印度夫妇。不管什么，我一定要救他们出来。

我嗷地叫了一声，紧接着扣动了板机。护卫们也看到了我，纷纷拿

起手枪，但还没开枪就都被我射死了。我有些震惊，我怎么会开枪？

我冲进了另一个塑料屋子，射死了里面的两个刚要注射血清的护卫。我的目光接着转向了被捆绑在两个凳子上的人。正是印度夫妇，还在昏迷状态。

我解开绑他们的皮带。“醒醒！醒醒！”我在他们耳边说。

他们醒了。“这是在哪里？”老伯问。

与此同时，辛格博士进了给我注射血清的屋子，准备查看一下我的状况。

他刚进了屋，就目瞪口呆了。两个手下已死，我已经不见了。他刚开始还以为我获得了什么强大的超能力并逃走了。但他后来又看到了地上破碎的针管，和我的水果刀。

他骂了一句脏话。“快来人，把七代一号变种人给阻止了！”

我突然听到了警铃。辛格博士要来抓我了。

“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们，现在赶紧躲在旁边的柜子里面。”我对印度夫妇说，他们照办了。

我又拿起了另外两个护卫的枪，走到了外面。

突然，对面走廊里射出了尖刺，差一点把我刺穿。我定睛一看，发现走廊里有一个口吐尖刺的变种人正朝我冲过来。

我拔腿就跑，身后的尖刺不停向我射过来，我只好一直躲躲闪闪。跑到另一个走廊时，发现火人和水人又朝我冲过来，把我前面的路用火和水堵起来了。我已经无路可逃了。

我有些慌了，很快我就冷静了下来，定睛一看，三人的脖子上都有一个隐蔽的微型芯片，想必这就是失忆贴。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举起了一支枪，挡在我前面，然后冲向了尖刺人，尖刺人吐出的尖刺都被枪挡住了。有了枪当护盾，我终于来到了尖刺人面前，成功撕掉了他的失忆贴。

“我已经被改造成变种人了？口吐尖刺？”恢复记忆的尖刺人似乎有些迷茫。

“对对对，你要帮我阻止一下水人。”我吩咐到。

“好的。”他说，并吐给我一根尖刺。

水人发怒了，制造了大浪潮，彻底把我淹没了。还好我学过游泳，憋着气在水里游。但好景不长，水人又制造了更复杂的水域，各种漩涡把我冲的晕头转向。我开始严重呛水，马上就要淹死在水里了。我微微睁开眼睛，看到了水人的手。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朝他的手游去，然后把尖刺狠狠地插在了他的手上。水人的手受了重伤，他制造出的水也消失了。我接着也撕掉了他的失忆贴。

“唉唷！疼死我了！”恢复记忆的水人说。

“你现在是水人了，帮我对付一下火人。”

水人点了点头。

火人刚射出火的时候，水人立刻用水把火浇灭了。我撕掉了火人的失忆贴。

三人刚恢复记忆时都迷迷糊糊的。

“你们醒来了？你们都被改造了，忘记了你们的过去。那个要改造你们的辛格博士是个有阴谋的人，他制造变种人的目的是想毁灭世界。他们把我抓来，也是想改造我，你们的任务就是抓我。你们的失忆贴已经被我撕掉了，等会还会来更多的变种人，我们得把他们的失忆贴都撕掉，

然后杀了辛格博士。”我给他们解释道。“失忆贴就是使你们失忆的芯片，被贴在脖子上，很难发现，你们要擦亮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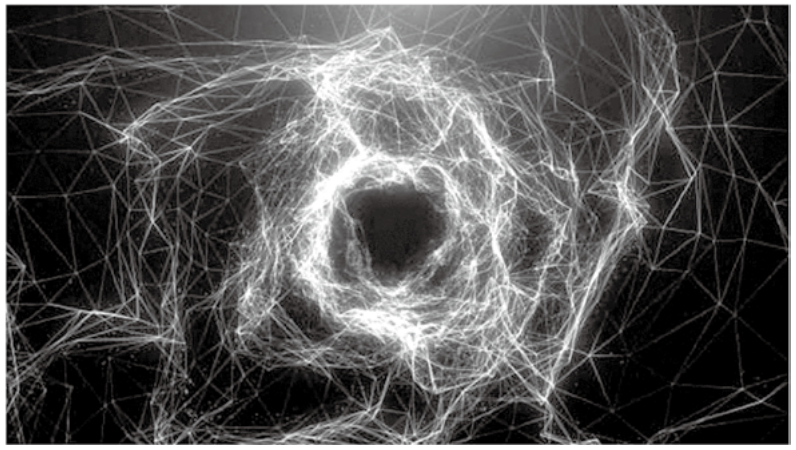
三人点了点头。我给水人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

走廊里突然传出一阵高分贝尖叫，很明显，这不是普通人的尖叫，而是超声波，足以把人的耳膜震碎。我大喝一声：“捂住耳朵！”但我们四人仍招架不住，纷纷捂着耳朵倒在地上。

“尖叫人！”水人呻吟道。

果真，一个变种人一边尖叫着一边走了过来。和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变种人，戴着特制的耳塞。只见他双手合住，然后打开，一个时空隧道显现出来。接着，尖叫人把趴在地上无能为力的我踢了进去。

“不要！”火人忍着耳膜的刺痛勉强站了起来。在时空隧道闭前的一刻，他也跳了进去。



我发现我回到了一小时前，我站在注射屋里，旁边还有被我弄死的两个壮汉。

“完了。”我说。“那人一定就是时间人了。我回到了一小时前。”

我在脑海中迅速搜寻一小时前的情景。我记得印度夫妇就在隔壁，有一排护卫守着，我当时解决了这批护卫，救出了印度夫妇。想到这，我赶紧拾起地上的枪，冲向隔壁的房间。不想辛格博士和两个护卫把我截住了。两个护卫立刻把我手上的枪抢了过来。

我立马意识到辛格博士也是穿越回来的。他露出了狡猾的笑容。

“没想到吧，我也回来了！今天你可逃不了了！”辛格博士又命令道：“给他注射‘无敌血清’！”

我被他们摁在了床上。辛格胸有成竹地笑了笑，离开了。一个护卫拿出装有血清的针管，朝我的手臂注射。我闭上眼睛，心想：“这次真的完了。”

“唉！”我叹了一口气，任凭他们摆布。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有火光射进了屋里。我睁开眼睛，发现另外两个壮汉被烧成了灰烬。

“我来救你了！”火人冲进了屋子，把我拉下了床。

“你也来了？”我很吃惊。

火人笑着点了点头。“是的。还有，你看！”

火人指了指走廊那头的变种人士兵休息室。水人，尖刺人和一个我第一次见到，超能力应该是力大无穷的士兵，就称他为大力人吧，等变种人士兵都站在门口。他们的眼神不再呆滞，显然，火人撕掉了他们失忆贴。

“我也给他们解释来龙去脉了！”火人说。我露出满意的笑容。

突然，我想到了印度夫妇。

“这里还有我认识的两个人呐！我们得赶紧救他们去！”

我立刻跑向印度夫妇所在的房间，火人也召集了所有变种人士兵跟在后面。

大力人几记重拳就锤死了门外那一排交头接耳的护卫。我们直接冲进房间，两个护卫正要给印度夫妇注射血清。尖刺人从口中喷出尖刺，他们立刻倒下。我接着叫醒了印度夫妇。

“我们这是在哪儿？你没事吧？”老妇人问。

“没事。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变种人研究基地，这个基地就是你们认识的辛格博士建造的。他其实是个坏人，想制造出变种人毁灭世界。我们差一点都被改造成他的手下。我们得去杀死这个作恶多端的人。”

我转向了其他人，问：“还有其他变种人吗？”

“有一个。他不好对付。”水人回答道。

我仔细想了想辛格博士曾对我说的话。

“不好，是念力人。”我说。

辛格博士坐在监控室里，瞄着监控。

“所有房间一切正常。”他自言自语，“抓那个小孩的变种人也该回来了。”

他把监控调到我所在的走廊。

当他看到我领着印度夫妇和变种人的画面时，他简直要气疯了。

“念力人！！出来！！！”他吼道。

突然，我们所在的走廊来了个乾坤大挪移，地面成了房顶，房顶成了地面。

我们都落在了房顶上。“我的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老伯叫道。

“哈哈哈！！！”一阵狂笑传来，我顺着声音扭过头，看见现在的地面

上走来一个人。

“念力人。”火人说。

“好，现在再给你们转过来！！”念力人吼道，打了一个响指，我们立马掉了下来。

念力人一挥手，印度夫妇被定在了墙上。我想冲过去救他们，念力人只一指，窗台上的花瓶瞬间化成两把锋利的小刀，悬在印度夫妇的脖子上。

我不敢动了。念力人又一握拳，尖叫人被迫大叫着。整个房间里都回荡着尖叫人的超声波，我们所有人都捂着耳朵，痛苦万分。

我忍着剧痛摇晃着站起来，只见眼前的念力人慢慢变成了阿拉法特，手里拿着艾哈迈德的石头。

“没事，这只是念力人的幻象而已，不用怕。”我提醒自己，但我还是很害怕，因为目前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阿拉法特拿到石头。

“哈哈哈！石头，还是被我拿到了吧！”眼前的阿拉法特笑起来，并朝我连开了数枪。

“不要！”不知道艾哈迈德从哪里冒了出来，然后为我挡下了子弹。

我惊恐地看着地上艾哈迈德的尸体。

“看见没？就是因为你，他才会死的。”阿拉法特说。

“这是幻觉，这是幻觉，这是幻觉！”我一遍一遍地提醒自己，但还是恐慌极了。

阿拉法特又拿起斧头，往我脖子上砍，但掉下的却是穆罕默德的头。

“他也是因为你而死的！啊哈哈哈哈！”阿拉法特继续狂笑着。

我渐渐地有些分不清现实还是幻觉。

我猛地一掐自己的手，一阵疼痛感传来。我瞬间清醒过来。

只见阿拉法特又变回了念力人。但没几分钟又变成了阿拉法特。

“啊哈！”我叫道，冲向了阿拉法特，揪着他的头发。在撕打当中，他脖子上的失忆贴被我无意中揪了下来。念力人瞬间恢复了记忆，一切回归正常。

辛格博士正走在吊桥上，准备迎接胜利的局面。

“哈哈哈，这下这个小孩可跑不了了！”他想。

他正高兴着，只见水人和火人在吊桥的前头等着他。

“我的天啊！”辛格博士叫道，刚想往回跑，右边走廊里射出了尖刺，刺穿了辛格博士的肩膀。

辛格博士痛苦万分，靠在吊桥栅栏上。尖刺人缓缓地走了过来。

“念力人！念力人呢？快来救我！”辛格博士大喊。

没人响应，他只好忍着剧痛把尖刺拔了出来，挣扎着想继续往回跑。

不想大力人又在前方等着，辛格博士无处可逃。

我领着时间人和印度夫妇走向他。辛格博士大喊着：“念力人！念力人！”他又朝我大吼：“你别过来，我会杀了你！”他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我在铁匠那里铸造的那把剑，指向一步步逼近的我。

他手里的剑像气球一样飘了起来，然后落在了我的手里。念力人现身了。

“哦，不！”辛格博士尖叫道。

“你会杀我吗？”辛格博士问道。

我没说话，掏出了一大管无敌血清。辛格博士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逼得更近了。“不要，不要！”辛格博士恐惧地叫到。我没有丝毫犹豫，

把针管插进了他的胳膊。

辛格博士的身体发生了剧烈变异，他的头发和皮肤先是白了，像一个白化症患者一样，然后嘴里又开始吐出黄色的酸水。他的脸上接着长了好多脓包，鼻子里又开始流着绿色的酸水。最后，他慢慢变得僵硬起来，变成了一尊丑陋的石像，慢慢地化成了一堆灰烬。

这时，尖叫人和时间人才匆忙赶过来。

“我们错过了什么吗？”他们问。

已经是黄昏了。我们把关押在基地的变种人一一放了出来，带领他们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变种人基地。

“要分别了。”印度夫妇对我感激地说，“谢谢你。”

我把那把从从辛格博士那拿回的剑送给了印度夫妇。

“留着它吧，当个纪念。”我说。

我告别了印度夫妇，走向遥远的伊拉克。

这时，一个胸口插着刀的机器人男孩出现，领着一个黑衣人。

“主人－他－往－那边去－了！”他指了指我走的路线。

“阿里娅……”黑衣人喃喃自语道。

六、巴比伦古城

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一片干旱地带，屹立着巴比伦王国都城的遗迹——巴比伦古城。

去往巴比伦古城的路上有一只骆驼在行走着，上面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骆驼夫。

“快到了吗？”我问骆驼夫。

“快了！前面就是！”

我刚告别了穆罕默德，就因为一些违法实验的事差一点死在印度。我穿过了巴基斯坦，阿富汗，在伊朗找到了这位骆驼夫给我领路。在我去往伊拉克的这几天里，穆罕默德已经被阿拉法特杀死了，这是梦里的托特告诉我的。总之，我得找到穆罕默德口中说的阿里娅。

“好，这里就是了！”骆驼停在了一栋古老的都城遗址前面。我从骆驼上跳下来。

“谢谢您！”我说。骆驼夫骑着他的骆驼走了。

我抬头望了望这座古老的建筑物。巴比伦古城虽然已经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但还是给人一种富丽堂皇的感觉。我走向大门，有两个门卫守护着。我向他们打听阿里娅，他们指了指古城旁的小房子。

我走到房子前，敲了敲门，没人应答。我看着门没锁，就推开门进去了。

房子里面的装修很有阿拉伯的风格，到处摆着昂贵的瓷器和一些发掘出来的文物。我正愁着找不到阿里娅时，突然听见书房里传来了抱怨的声音。

“哎呀！书怎么那么重啊！哎呦！好险啊！”

“找到了。”我微笑着打开了书房的门。里面的梯子上站着一个女人，在摆放一些沉重的书。

“阿里娅！”我叫了一声。

“噢！”那女人吓了一跳，然后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我赶紧跑进书房。还没等我去帮她，阿里娅已经从书堆里钻了出来。

这女人行为举止有些奇怪。她有一头杂乱的头发，穿着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

“哦！你好！穆罕默德！”她和我握了握手。

“呃，我不是穆罕默德。”我说。

“哦，对，你当然不是穆罕默德，你是……那个谁来着……哦！对了！

你是穆罕默德那天给我说的孩人！那个要去寻宝的人！”阿里娅似乎反应过来。“热烈欢迎你！我得给妳好好说说！”

“你还没吃饭吧？”她去了厨房，接着端来了皮塔饼和鹰嘴豆泥。

我们边吃饭边聊。

“穆罕默德和艾哈迈德，现在怎么样了？”阿里娅问道。

“都死了。”我说。

阿里娅突然大叫了一声，然后发出了一串类似于猫头鹰的叫声。

“啊呀，我好伤心啊！”她捂着胸说。

“你寻找的东西，想必穆罕默德已经告诉你了吧？”阿里娅又恢复了正常。

“嗯，对。”

“我特别喜欢考古，研究古文化。穆罕默德是法老的后代，我能跟他做朋友真是太幸运了，他也告诉了我一些法老的秘密。穆罕默德应该是叫你来寻求一些帮助吧！但我可能后天才能帮你了，因为明天我得考古。不过既然来了，多呆几天体验一下伊拉克的生活也没事。”阿里娅说，我点了点头。

“你知道这块石头吗？”我把艾哈迈德给我的石头给她看了一下。

阿里娅的眼中透处一丝贪婪。

“啊！我知道！这是通往法老宝藏的钥匙！”她神神叨叨地说，“这神秘的宝藏！啊！这神秘的宝藏！啊！”她开始大吼大叫。

“阿里娅？”我叫了她一声。阿里娅这才反应过来。

“嗯哼！”她清了清嗓子，“但是，我认为，这石头一定有什么玄机在里面。在你去寻宝之前，必须要把这块石头研究透彻！我认为，一个合

格的考古学家或者是寻宝者，必须要有很强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这样子会节省很多的时间，我认为……”

“今天就到这里吧，我有点困了。”我实在有些无法忍受这么多的我认为。

“吼吼吼！”阿里娅发出一段奇怪的笑声。“哈哈，我这人就这样，一开口就没完没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咦？你怎么走了？”

我没等阿里娅给我铺床，就睡在了沙发上，因为我不想再听这个女人叨叨了。

睡到半夜，我突然被人叫醒。

“穆罕默德？”我惊讶地看着客厅里站着的男人。“你没死？”

穆罕默德对我笑了笑。

我战战兢兢上前想要摸他。他消失了。

“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我突然醒了过来。

我看了看四周。没有什么穆罕默德。

“原来是梦。”我说。

“但你可把我吓惨了！”我接着看到了坐在客厅里写文件，被泼了一身茶水的阿里娅。“我刚要喝茶，你就叫了一嗓子，然后我就成这样了！”

阿里娅又走到我面前。“梦到穆罕默德了？”她问。

“嗯，对，对。”我满头大汗地说，我看见他了。”

“你是太想他了，赶紧睡觉吧。”阿里娅又回到她的办公桌前。

第二天，我和阿里娅都早早地起了床。

“今天你愿意跟我一起去一趟巴比伦古城空中花园吗？”阿里娅问。

“嗯，当然愿意。”我说。

“现在我们走行吗？”

“嗯，可以。”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阿里娅突然喊了一嗓子，把我吓了一跳。“你还没有了解巴比伦王国呢！你只有了解了巴比伦王国，考古的时候才有意思！”

我有些莫名其妙。

她不知道从哪里抓来一个遥控器，然后用幻灯片放起一些图片来。

“公元前 23 世纪，一个虽然诞生得比较晚，但有着辉煌的历史的国家诞生了，”她用一种戏剧的语气说，“那就是巴比伦王国！”

她又按了一下遥控器。

“巴比伦王国经历了很多次重要的转折，曾经被亚述化，希腊化，也诞生了许多著名的国王，像古巴比伦时期的汉穆拉比，新巴比伦迦勒底帝国时期的尼布甲尼撒二世。”

最后一张幻灯片上是一个古代花园的遗址。

“巴比伦的国王们建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像通天塔，以及我们今天要去考古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现在我们就走吧！”阿里娅关掉幻灯片，戏剧性地结束了她似乎有些短的演讲。

我们前往空中花园遗址。

“有人说，今天我们所说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不是真正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但我觉得是！”阿里娅继续着她的絮叨，“它简直太美了……啊！我们到了！”

我看着我面前这栋宏伟的建筑。虽然空中花园已经是残垣断壁，但还能让人感受到它曾经的辉煌。

阿里娅和我走向花园的入口。门口两个守卫把我拦住了。阿里娅和门卫低语了几句，门卫让我进去了。

到了空中花园，阿里娅掏出了一些考古用的装备。

“我前几天挖出来一些石板，它们是用作记事的，上面的文字对于推测空中花园的用途极其重要，我们还得继续挖掘，看能不能再找出一些石板来。”阿里娅边说边给了我一些小刀，刷子之类的东西。

阿里娅跪在一个墙角，而我跪在另一个墙角。说实话，对于挖掘这种活，我确实不太擅长，也没那个耐心。我拿着小刀在地上挖了一会儿，什么石板都没见到，就有些不耐烦了。我直起身，跺了跺脚，似乎发现地面有一种空空的感觉。

“阿里娅，快过来，这里有些奇怪！”我冲着阿里娅喊道。

阿里娅过来，我给她说了说我的感觉。她也跺了跺脚，也发现有些异样。

“赶紧拿铲子来！”我递给她铲子，她开始小心翼翼地挖起来。

挖了大约五十公分深。露出一个洞来，黑咕隆咚的。

她掏出了手电。

“石头！是一块石头！”她叫到。

“我知道底下有石头。”我对阿里娅说，“还有别的发现吗？”

“不，我说的石头不是一般的石头！是一块和你的那块石头长得一模一样的石头！”

我吃了一惊。“天哪，埃及的石头怎么会出现在伊拉克？”

阿里娅掏出一副长夹子，把石头夹了出来。果真，石头长得和艾哈迈德给我的石头一模一样，只是没有生命符号，还有四行字，看着像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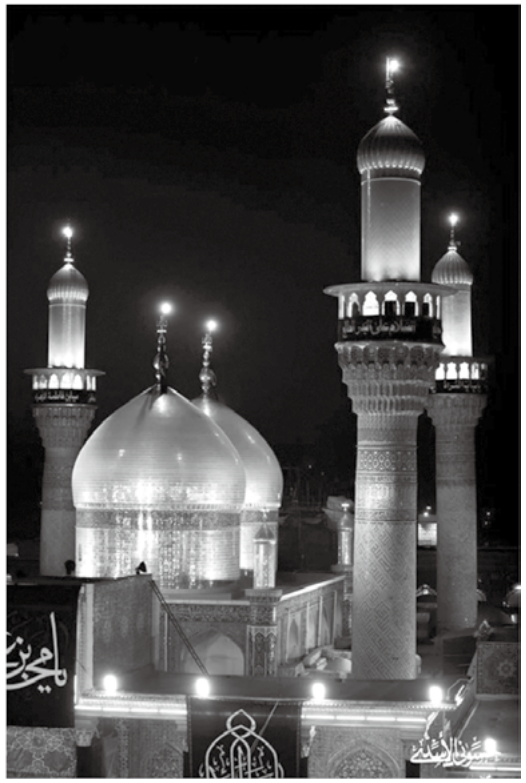
古埃及文字。“你能看懂吗？”我问阿里娅。

“不，我看不懂！但我敢肯定，这一定与那宝藏有关！巴比伦和古埃及一定有什么联系！啊！天哪！我们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这回我在心里没有嘲笑阿里娅大喊大叫了。因为我同样也很震惊。

“你知道能破译古埃及文字的人吗？”我问。

“我当然知道，但我暂时不想见他，因为他正处于情绪低谷期。”阿里娅说，“但为了方便你寻宝，我们只好到巴格达城区去一趟了！”



晚上的巴格达夜景很美。清真寺的蓝色圆顶在月光下显得很闪耀。清真寺一旁的小街里，我和阿里娅正要去拜访能破译古埃及文字的人。阿里娅穿着一身黑色的罩袍，戴着头巾和面纱，只露出眼睛。她称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

我们走到一座小屋前。屋子很简陋，门口挂着一个牌子，用阿拉伯文写着“古文字破译”。

“这家店从 1990 年就已经开了。但现在已经冷冷清清。”阿里娅说。

我们推开了小木门。屋里摆放着一些亮闪闪的装饰品，和一些书。到处都弥漫着香料的味道。在屋子的尽头，有一张躺椅，上面有一个男

人在睡觉。

“易卜拉欣？”阿里娅问。那人没有答应。

“哇！”阿里娅大喊了一声，那个人被吓醒了。“吓死我了！是谁呀！”他不耐烦地喊道。

“是我，你的朋友阿里娅！”

“哦！是你呀。”易卜拉欣说。“我上一次见穆罕默德和艾哈迈德的时候，他们还提起过你呢！”

“那你来干什么？”易卜拉欣喝了一口浓茶。“你来肯定是报告什么坏消息的吧！”

“我理解你的心情！”阿里娅说，“自从那次意外发生后……”

还没等她说完，易卜拉欣就揪住了她的衣领。

“不许你说！那样只会使我的心情更糟糕！”

“自从你爸妈被阿拉法特当成胡夫法老的后代杀了以后。”阿里娅立刻捂住嘴，因为她不知为何又说漏了嘴。

易卜拉欣顿时发起疯来，把屋里的一些装饰品都砸了个稀巴烂，然后又开始踢柜子。

“易卜拉欣！冷静下来！”阿里娅急忙劝阻，把易卜拉欣又拉回了躺椅上。

“唉！”易卜拉欣叹了一口气。“自从我爸妈被误杀后，我店里的生意就变得很冷清，一年的收入都不到 1000 第纳尔，房主又催着我交房租！我怎么这么惨呀！”

“听着。”阿里娅说，“你的店马上就不冷清了。我在考古的时候，发现了一块有古埃及文字的石头。只要你能给我们破译，我把我这个月的

工资都给你。”

易卜拉欣一下子坐起来。“好耶！”他欢呼道。他一边跳着一种舞蹈，一边走向对面的墙，按了一下其中一块砖头。墙上的暗门立刻打开了。里面有一张圆桌，上面摆着本破旧的字典似的书。

我们都走进去后，阿里娅才谈起正事来。

“易卜拉欣，你知不知道那个‘胡夫法老的宝藏’的故事？”

“哦，知道，虽然我是另一个法老的后代，但穆罕默德跟我讲过。那位命中注定的人找到了没有？”

“找到了，近在眼前。”她指了指我。

“哦，很荣幸见到你！”易卜拉欣和我握了握手。

“我刚发现了一块石头，应该与宝藏有关，上面有些字，好像是古埃及文。”我把新找到的那块石头交给易卜拉欣。

易卜拉欣拿起一旁的放大镜。“哦，这应该是很古老的埃及文吧！让我再看看。”

他翻起了那本破旧的字典，仔细查看上面每一个符号，嘴里不知道在嘟囔着什么。

“往左，不对，往右，转三圈……”

“财宝，宝藏的秘密……”

“在外面，在中间，在……里面。”

等了大约十五分钟，易卜拉欣突然跳起来，说：“这应该是一首小诗：

往左转四圈，

往右转三圈，

宝藏的秘密，

就在这里面。

“这首诗听起来毫无异义！你是不是翻译错了？”阿里娅有些生气。

“等一下，他可能没错！”我凑着灯光使劲地观察这块石头，终于，我在石头中部发现了一条极为微小的裂痕。我一阵惊喜，左手握住它的一半，右手握住它的另一半试着拧动，没想到石头沿着缝隙真的能拧动起来。我把石头往左拧了四圈，往右又拧了三圈。只听“啪！”的一声，石头分为两半，一把腐朽的很厉害的木头钥匙掉了出来，阿里娅小心翼翼地将它收好。原来它是空心的。里面有一片莎草纸，边角有些腐烂。

易卜拉欣把它拿了出来。上面写满了僧侣体的古埃及文。

“哦，这么长，我可不想翻译！”易卜拉欣有些不耐烦了，手伸到桌子底下，拿出了一个像手机一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发明家研发出来送给我的古埃及文翻译器！”易卜拉欣按下开启键。“手机”屏幕上出现两个方块，一个写着“圣书体”，一个写着“僧侣体”。易卜拉欣选择了“僧侣体”，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扫描方框。

“只需轻轻一扫！”易卜拉欣扫描了莎草纸。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大堆翻译后的文字。

“寻宝者，”易卜拉欣读到，“你现在将要揭晓宝藏的秘密。请到你发现石头的洞口，继续往下挖，你会发现一个洞，洞里有着秘密，每次只能进一个人。”

“所有人注意！”阿里娅突然说话，“明天一早，我们每个人都得去空中花园。”她又看向我：“带上你的石头。是时候揭开古埃及和巴比伦之间的秘密了。”

第二天，我们三人如约而至。

阿里娅还是穿着那身罩袍，拿着笔和记录本，而易卜拉欣则拿着古埃及文翻译器，手电筒和一把铁锹。巴比伦空中花园里的洞还在。

“易卜拉欣，往下挖吧。”我说。

易卜拉欣点了点头。这里的土质真的很松软，不一会就被易卜拉欣挖开了。差不多挖了十来分钟，洞里的沙土开始往下流，慢慢地，一个看不见底的洞展现了。

“哇，我好激动哦！”阿里娅说道，又往洞里看了看。“呃，这好深啊！我们该怎么下去呢？”她紧张地颤抖了起来。

“你先下去吧！”站在旁边的易卜拉欣做了个恶作剧，直接把阿里娅推了进去。“哇啊啊啊啊啊啊！”洞里回响着阿里娅的尖叫。我心想，完了。我朝着洞口大喊：“阿里娅，阿里娅！”过了一会儿，听见阿里娅的声音：“我还好，没事！你们下来吧！”

易卜拉欣做了个滑稽的表情。“我也该下去了。”他接着跳进了洞，“呜呼！”

我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但最后还是吸了一口气跳了下去。大约一分钟后，我落在了一张满是灰的软床上。我揉了揉眼，往四周望了望，发现周围全是金银财宝。我又往左边看了看，结果被吓了一跳：旁边的床上躺着一具干骷髅，手里拿着一张莎草纸。我顾不上金银财宝，只想着骷髅手中的莎草纸。

我跳下床，胆怯地碰了碰纸，骷髅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吓得我又把手收了回去。什么事也没发生。骷髅的下颌骨掉了。

我正要去拿那张纸，易卜拉欣阻止了我，说：“上面没有什么，只写了‘出门’。”

我四处张望，找到了一扇小木门。打开门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石窟。西边摆着一些残缺不全的石像。东边则是一个池塘，被被灌满了水。池塘里也有一个站台，站台上有一个 U 形轨道，轨道的转弯处和一头分别刻着两个古埃及文词汇，易卜拉欣告诉我，它们是“夜晚”和“清晨”。轨道的另一头则立着一枝铁制的，象征生命轮回的莲花。阿里娅正站在站台上。

“哇，我们发现了空中花园地下的密室！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巧妙的机关！”阿里娅感叹道。一旁的易卜拉欣正拿着翻译器翻译石墙上的古埃及文。

“啊，你终于来了！”阿里娅对我叫道。“易卜拉欣刚才告诉我，墙上的古埃及文说，要让我们进到那里面跑。”她指了指站台旁边一个我还没注意到的像巨型仓鼠滚轮的装置。“你就站在那里吧，我们俩要进去跑了，你帮忙看看周围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点头示意。阿里娅和易卜拉欣进到了滚轮里面，然后像两只小仓鼠一样在里面拼命地跑。我往四周看了看。什么也没发生。

“怎么什么也没发生啊？”滚轮里跑步的阿里娅气喘吁吁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你们可能需要跑快一点。”我猜测道。

阿里娅和易卜拉欣跑得更快了。他们加速后，我立刻就注意到铁制莲花开始缓慢移动到轨道标着“夜晚”的转弯处，到达转弯处后，它的花瓣就折迭起来，主干也弯曲成九十度，不动了。

我把情况告诉了阿里娅。“怎么回事，莲花不动了？”当阿里娅和易卜拉欣下了滚轮，正要查看，铁制莲花又开始往回移动了。

“快上滚轮！莲花又往回走了！”我大喊，阿里娅和易卜拉欣赶紧进了滚轮，以平生最快的速度跑了起来。铁制莲花又移动到了转弯处。

“看来我们得一直跑，才能使莲花固定在转弯处。”易卜拉欣说。

“我认为莲花可能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阿里娅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赶紧去池塘那里看看！”

我狂奔到了东边的池塘。虽然里面都注满了水，但我透过水可以看见，最东边池塘壁上有一个开关之类的东西。

我正想跳进去，忽然注意到一只老鼠爬到岸边，似乎想要喝水。只见它探下头，嘴刚碰到水，立即化为一滩血水。

“好厉害的毒！”我大惊失色。

应该有解决的办法，快，找线索！我想。

我回头看了看那头的阿里娅。她已经跑了将近十分钟了，累得脸色惨白。

我急忙四处奔跑找线索，但由于石窟内的光线黑暗，我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开始着急了，又围着石窟跑了三圈，同样什么也没有找到。

“你，放松，下来。”阿里娅连说话都困难了，“你，想想，有什么，找线索，的，办法，想一想……”

我只好坐在地上仔细想。突然，那天我考古的时候挖掘画面浮现在我脑海里。我跪下来，开始用手指挖掉整个池塘边上的灰，结果还真的找到了一些线索。池塘边上的灰被我蹭掉了，露出了底下的古埃及文字。

“易卜拉欣，快，把翻译器扔给我！”我喊道，同样累得满头大汗的易卜拉欣艰难地把翻译器扔给我。翻译出来后，我发现这是一首小诗：

太阳神拉乘坐的太阳船，

带领他穿行于天地之间。

而你马上要发现的船，

则会带着你渡过难关。

诗的旁边还有一个箭头的符号。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我开始朝着箭头的方向一直走，最后走到了石窟北面的尽头。那里有一面石墙，上面只有一个小孔，和一个头骨的符号。我一开始还不懂什么意思，后来想起了小木屋里的骷髅。

“你们再坚持一会儿！”我冲着快要虚脱的阿里娅和易卜拉欣喊道。

我飞奔进小木屋。除了无数的金银财宝，那具没了下颌骨的骷髅还在床上。我立刻冲向它，然后把它的整个头都拧了下来。

我晃动着骷髅的头，里面发出喀啦喀啦的声音。没错，里面有东西。我拿起骷髅头，朝石墙砸去，一把镶了装饰的埃及匕首掉了出来。

我又迅速跑到石墙那里，把匕首投进了小孔里。我首先听到的是匕首下落的声音，接着随着绳子被斩断的声音，石墙下面开了一扇门，诗里所说的一艘小木船伴随着一只桨滑了出来。

我欣喜若狂，把小木船放进池塘里，飞快地划向东面，用桨把开关一拨。正如我所料，铁制莲花缓缓地移动到了另一头，花瓣展开，主干也重新直了起来。这时，西边的阴暗角落发出了声响，一扇石门慢慢展现出来。我赶紧划船返回岸上，直奔那扇门。只见门中央有一个圆盘，圆盘中有一个钥匙孔，孔的形状很像我在花园墙角得到的那把木钥匙。我一阵兴奋，赶紧掏出钥匙，试着插进钥匙孔，完全吻合！我用力向右一拧。“嘭”的一声，门开了，原本就要腐烂的木钥匙也断了。

我正要告诉阿里娅和易卜拉欣好消息时，却发现他们已经倒下了，昏迷不醒。我只好拖着他们到小木屋里，把那具骷髅扔下床，然后把他

们两人抬上去。不一会，他们两人醒了，我给他们喂了阿里娅放在包里的水，两人气色明显好多了。

“我只是看见西边开了一扇门，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易卜拉欣说。

突然，阿里娅的手机响了，是一个叫哈桑的男人打来的。

“阿拉法特？”我潜意识地来了一句。阿里娅哈哈大笑。“你说那个正在追你的杀人狂魔？”

“嗯，对，他可是我的恶梦！”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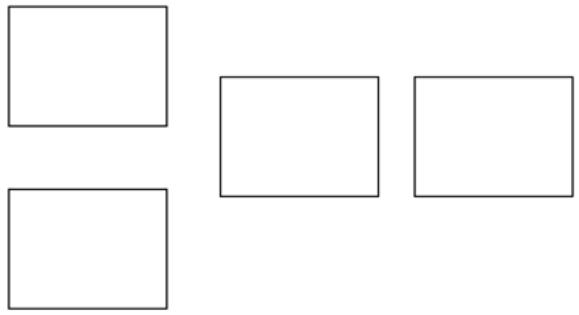
“呵呵呵，这肯定不是他咯，哈桑在阿拉伯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阿里娅似乎有些紧张，她跳下床，走出屋子，接电话了。

不一会儿，阿里娅回来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那扇打开的门。”我提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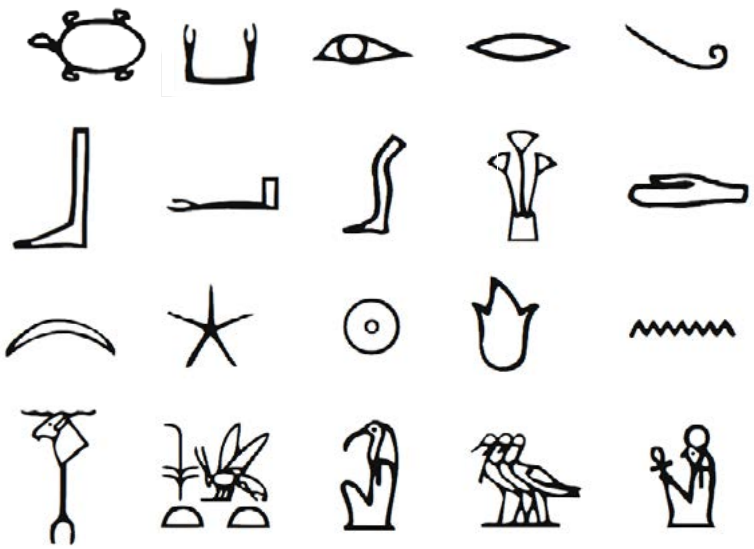
我领着他们走进那扇门。只见一条长长的走廊不知通向何处。走廊里摆放着一些缺胳膊少腿的人像和神像，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极为恐怖。走廊的尽头又是一道石门。

“这门上也有机关！”易卜拉欣说。果然，门上有四个方形的凹槽：



门的旁边有一个圆形的石桌，上面有二十个凹槽，每个凹槽都有一

块活动的，有着图案的小石板，大体是这样的：



“看，这是托特！”我指着其中一块石板说。

“这些石板和凹槽一样大……”易卜拉欣盯着这些石板嘀咕道。

阿里娅却关注者门上的把手。她试着拉把手，天花板的一角移动了，一缕阳光照了进来。

“我知道了！”易卜拉欣突然灵光一现，嘴里嘟囔起一些古埃及文。“阳光……不行，太阳……”

易卜拉欣又看了看这些石板，接着注意到了最后一块刻着太阳神拉的石板。“哦！拼成‘拉’可以！”

易卜拉欣拿起 石板，嵌进左上方的凹槽。

他又拿起 石板，嵌入左下方的凹槽。

最后他拿起 石板和 石板，嵌入右侧的两个凹槽中。

一声巨响，这扇门向右侧划开了。阿里娅不禁兴奋地叫了起来。

我们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从石门进去。我本以为里面藏着一些壁画、文物之类的东西，结果进去后只是一个普通的房间，房间正中有一个用稻草编的箱子。但箱子的右边是一个画满了古埃及文字的拱门，拱门中有一股暗物质一般的神秘力量，似一团黑雾，又像水一样起着涟漪。

“哇，好神奇的门呀！”阿里娅叫到。

阿里娅把箱子打开，里面又有一些莎草纸。易卜拉欣把它们拿出来读，口中念念有词。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他说出了一个连穆罕默德都不知道的秘密。

原来，这些莎草纸上写的是：胡夫的一位祭司，秘密地为胡夫调制永生药水。不幸药水还没调好，胡夫就要死了。胡夫死的前一晚命令祭司把永生药水和他一起埋藏在金字塔深处。而祭司通过占卜得知，药水要传给一位“有缘人”，否则将会被未来的仇人盗走并服用。胡夫将死，非常看重药水的存亡，虽一心想独占药水，却也欣然同意。祭司又造了一块有“安卡”的石头，石头可以选中未来的“有缘人”，法老临死前叮嘱孩子们“寻找有缘人”，并把石头传下去。祭司死后，他的儿子将寻找宝藏需要的第二个道具埋藏在埃及境外的地下，并建造了这座机关重重的地下石窟，地下石窟里的考验也在静静地等待着“有缘人”。

原来空中花园跟这个宝藏并没有什么关系，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只是巧合地建在了这座石窟上面。

“虽然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但这也是一个重要发现！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把我的亲身经历告诉考古界！”

“阿里娅！”我警示到，“这事还是不要说出去了吧！我们要替这些法老的后代保守秘密！”

“但是莎草纸上写的道具在哪里呢？”易卜拉欣问。

我的目光突然转移到右边的神秘拱门，发现拱门上的一个 符号似乎在闪光。我出于好奇，试着摸了一下它，一把长柄从拱门中间显现出来。我抓住长柄往外一拉，发现了一把轻巧的锤子。

“啊哈！”阿里娅大叫一声，“你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你获得的石头肯定有什么玄机，现在我们发现了一把锤子，所以，你可以试试……用它来砸石头。”

我先是想了想，然后点了点头，掏出艾哈迈德给我的石头，放在地上，抡起刚刚发现的锤子狠狠地朝石头砸去。什么事也没发生。

“尴尬了。”阿里娅开玩笑似地说。“既然没有把石头砸开，但我想这锤子一定也有用处。”她又加入了研究莎草纸的易卜拉欣队伍中。

我又把头转向右边的拱门，感觉它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突然我发现了 符号， 符号我以前见过，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它。只见暗物质中间鼓了起来，慢慢形成了一个鹭的头。是古埃及神托特，我在梦中见过。

“好久不见。”托特说。

“为什么这段时间你没有给我联系呢？”我问。

“因为我发现你已经吸取了以前的教训，不再胆小，不再被迷惑，变得睿智多了。”托特解释道，“我要提醒你，时间不多了，阿拉法特马上会赶来。是时候前往埃及了。再会。”托特消失了。

“我看见了托特。他提醒我阿拉法特马上会赶过来。我们得赶紧走了。”我向还在研究莎草纸的阿里娅和易卜拉欣说。他们脸上对莎草纸内容的惊奇立刻消失了。

“快，阿里娅，我们得赶紧走了。”易卜拉欣沉着冷静，连忙把还在

研究莎草纸的阿里娅拉起来。

阿里娅似乎有些慌张。“既然我们要离开了，这座石窟的出口在哪里呢？”

我又在拱门上看到了一个代表门的 符号，摸了一下。暗物质里立刻现出巴比伦空中花园的景象。“我们应该可以从这里出去。”我指着拱门说。

易卜拉欣赶忙收起莎草纸，递给阿里娅，接着我们三人一同跑进了拱门里，被神奇地传送到了地面上。

我低头一看，地上被我们挖开的入口还在。为了保守秘密，我和易卜拉欣就用沙土把洞填平了，看起来跟原本的地面一模一样。

我们快步跑出巴比伦古城遗址。我意识到已经是分别的时候了，就说：“我很高兴认识你们，阿里娅和易卜拉欣。”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祝你一切顺利。”易卜拉欣和我握了握手。

我示意他们回去时，阿里娅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再待几天好不好，我不想让你离开呀！”她苦苦哀求到。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说，“但我真的得走了。”

“我求求你了！你是一个聪明，活泼的男孩，你留下来吧！我很喜欢你！”

“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得走了，不然阿拉法特会抓到我的！”

我想离开，但阿里娅仍然把我的手攥得紧紧的。我用力把我的手挣脱出来，说了声对不起，就只好眼睁睁看着阿里娅失落地离去。

阿里娅和易卜拉欣返回了阿里娅的小屋。阿里娅不禁啜泣了起来。

“你真有那么喜欢他么？”易卜拉欣问。“还有，我感觉你跟以前我见过的阿里娅不太一样了。当时我们几人分别时，你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变得多愁善感了。”

“不！不是！”阿里娅哭得更厉害了，“我没有完成我的任务！我让他跑了！”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咦？你怎么说话方式也变了？”易卜拉欣一脸迷茫。“我们不是帮助那个男孩了吗！他很快就会寻找到属于他的宝藏！”

阿里娅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易卜拉欣只好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她，又替她整理整理有些凌乱的罩袍。这时，突然发现她的罩袍领口的里侧绣着一行字样。易卜拉欣凑近一看。

عرفات

“阿……拉……法……特。”易卜拉欣满脸惊讶。“你原来跟阿拉法特是一伙的！”他吃惊且愤怒地说。

“是！我是！”阿里娅喊道，“我是阿拉法特的手下！我误杀了你的父母！对不起。”

易卜拉欣不可置信地看着阿里娅好一会儿，他才敢确定阿里娅说的是真的，脸色变得昏沈。

“我不敢相信，阿里娅，我亲爱的朋友，”他用低沈的声音说，“虽然你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必须这么做……”

随即立刻抓起他背包里的一把小刀，向阿里娅的心脏刺去。阿里娅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一声枪响，随即是小刀落地的声音。阿里娅睁开眼，发现易卜拉欣

的头已被子弹打穿，汩汩地冒血。他接着无力地倒在了地上，手里的古埃及文翻译器掉在地板上，屏幕被摔得粉碎。

阿里娅转头一看，一个黑衣人和一个机器人男孩出现在她旁边，黑衣人的枪口还冒着烟。

“好久不见，阿里娅。”阿拉法特摘下了斗篷的帽子。“怎么样，那个小孩在哪儿？”

阿里娅胡乱地把罩袍扯了下来，跪在阿拉法特面前。

“对不起，哈桑！”她哽咽着说，“那个男孩……没留住……跑了！”

“没用的废物！！！”阿拉法特给了阿里娅一巴掌，“当初让你和穆罕默德交朋友，顺便杀他，他有超能力，让你谨慎处事，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最后杀穆罕默德还有那个艾哈迈德时，你却误杀了易卜拉欣的父母，你真是蠢到极点啊！”他又给了她一巴掌。

阿拉法特越说越气，直接把阿里娅踹倒在地上，“你一直在巴格达侦查情况，好不容易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你又把它白白浪费了！你口口声声说你永远支持我，永远是我的手下，但我一直在想，我是神经病吗？为什么我要庇护你这一个没用的家伙？还不如把你杀了算了！”

阿拉法特抽出了机器人男孩胸口的刀，准备把阿里娅的头颅刺穿。阿里娅赶紧爬起来，给阿拉法特磕起了头。

“哈桑！我求求你了！你就再原谅我这一次吧！我已经找到了有用的信息！我会追踪那个男孩的！我也会做计划！你就再相信我这一次吧！”

“你这烂人已经不值得相信了！”阿拉法特已经把刀向她挥去了。

“我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阿里娅也不知说什么好了，就一直啊啊啊地叫喊，她的前额

已经鲜血淋漓了。

“别叫了！”阿拉法特气得跳脚，把刀子一扔。“你这样一直啊啊啊的，我头都快炸了啊！”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阿里娅还磕着头。

“但是……”阿拉法特从背后抽出一把大斧子。“把小指头伸出来！快点！”

阿里娅战战兢兢地把小指伸出来。阿拉法特抡起斧子，把她的小指头砍断了。阿里娅疼得昏了过去。

“那小孩往哪里走了？”阿拉法特问机器人男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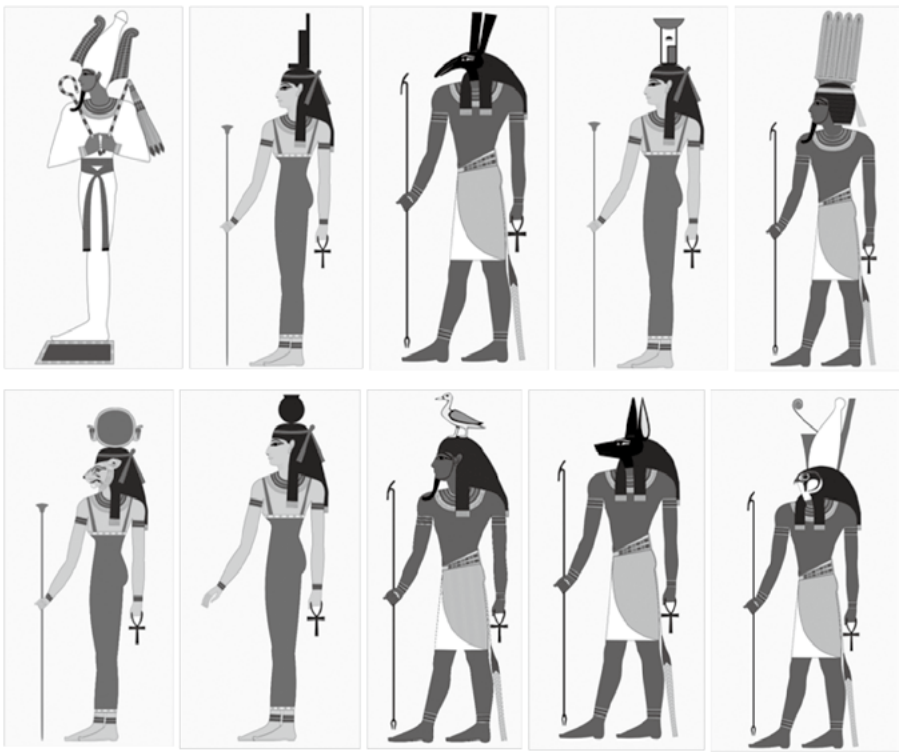
“电 -- 量不 ---- 足，我 - 无 ---- 法侦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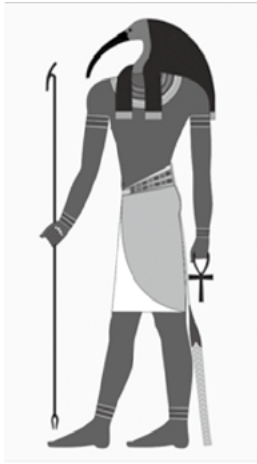
阿拉法特把手伸进包里，发现里面的充电器消失了，有可能落在了沙漠。他失望地叹了口气，一股愤怒涌上心头。从背包里拿出斧头，暴怒地把机器人男孩胸前的电力设备砍烂了。

“阿布，巴 -- ！系统故障！系统故障！阿 - 巴 --- 阿布拉 - 阿 --- 系统故障！”机器人男孩浑身冒火花。随着全身着火的机器人男孩最后一次发出声响，阿拉法特仰着头无奈地狂笑起来。

七、埃及 · 最后之战

我梦里又来到了埃及神们的大殿里。跟第一次的情景一样，左边站着奥西里斯，伊西斯，赛特，奈芙蒂斯，舒，泰芙努特，努特和盖布，右边站着阿努比斯，荷鲁斯和他的四个儿子，托特，哈索尔以及梅斯赫奈特。





太阳神拉缓缓地从大殿的台阶上走了下来。

“孩子，”他沉着地说，“好久不见。但我相信你和托特应该已经见过好多次面了，在广西时也短暂地和阿努比斯见过。”

站在一旁的托特和阿努比斯向我眨了一下眼。

“嗯，是的。”我回答。

“这将是我们埃及众神最后一次和你相聚。今天，我将会有很多事情

向你交代。所有挑战必须由你来完成。”

“好的，我会认真听的。”我说。

“你已身处以色列。前方不远处就是埃及。我希望你能为接下来面临的最后挑战做好准备。天气，对金字塔内部结构的熟悉程度，你的心态，这些都是能影响成败的因素，阿拉法特也马上要追上你了，你生死就在一念之间。”

我不禁起了一身冷汗。

“你的最终试题与埃及文化有关。我个人认为，说一些长篇大论的指示有时没有作用，所以，我只能简单明了地和你说：‘沉着冷静，巧妙思考。’留意你身边的人和事。记住我说的话，孩子！记住我说的话。”

拉示意我离开，并又加了一句：“我们会帮你的，一定会。”

我醒来了。我现在正躺在以色列沙漠中的一个小帐篷里。我看了一下手机，凌晨五点。锤子在我的身旁躺着，它是我在巴比伦古城找到的，虽然我不知道它有什么用，但想着先把它带上。

我翻来覆去，难以再入睡。自从与拉的最后一次会议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最终挑战终于开始了，离阿拉法特越来越近了，我必须想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来得到宝藏。我突然想起了阿里娅,不知道这个“怪朋友”在巴比伦古城会怎么样。我的思绪最终被六点钟闯进来的骆驼夫给打断。

“你，你，你……”他操着蹩脚的英语，“你，我，要，走！”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赶路了。“为什么这么早？！”

“你，我，九点，开始！”他接着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你，我，不，我的意思是，需要，真的……”

我有点疑惑，虽然没搞清楚他在说什么，但还是简单收拾一下，把

帐篷一合，跟他继续赶路了。

与此同时，一个黑衣人和一个穿着罩袍的女人也在这片沙漠偏远的一角。

“阿里娅，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脱下罩袍呢？”阿拉法特问。

“我现在时刻做好杀戮的准备！”阿里娅一脸认真地说。

“哼？杀戮的准备？那个小孩在哪儿都不知道！”阿拉法特愤怒地大吼，“你都侦查了三天了，怎么现在都没找到那个小孩？！你还想再失去一根指头吗？还是……”

阿里娅吓得又给阿拉法特跪下了，“哈桑，我发誓！下个星期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踪迹的！”她接着恐惧地看了看残缺的小指头。

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奔波，我跨越以色列，西奈半岛，终于到了我朝思暮想的地方——埃及。在一个路边长椅子上睡了一夜后，第二天我就坐巴士前往吉萨。吉萨的市场和我想象中的一样，各种卖香料，珠宝的摊位，小贩们用阿拉伯语吆喝着，一些拱门上还系着绳子，精美的羊毛毯挂在上面。我向路人打听离金字塔最近的酒店。路人给我推荐了“埃及金字塔酒店”。我又坐巴士赶往这个酒店，但

我知道我不能入住，一是口袋中的钱不多了，二是也担心阿拉法特找到我。我在酒店附近的小巷中转悠，寻找住处，但寻找无果。我接着开始想我前几天定下来的计划，准备先去金字塔看看。

我顺着一条小街一直走，走到尽头时一下子就看到对面沙土色的平地上那日日夜夜都盼望的三个大金字塔，人头狮身的司芬克斯若隐若现。我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就冲向我的最终目的地。走近了才看见，金字塔被一道铁栅栏包围着，男男女女都排成一长队，等待着从入口进入。我差点忘了还要买票了。

我赶紧把手伸进口袋中摸了摸，结果发现我在坐巴士时花光了所有的钱，所以什么都没准备，我开始慌乱。我首先想到的是打工，但我不能再把时间浪费在打工上了，不然宝还没有寻到就要被阿拉法特抓走。

现在，我和我的目的地只隔着一道门，金字塔却变得遥不可及。我只好坐在一个石台阶上，用手捂着头，不知所措。

我忽然感觉有人在拍我的头。我抬头一看，竟然发现托特站在我面前。

“艾哈迈德。”他说，然后消失了。

托特的忽然出现及忽然消失使我有了新的想法。我开始琢磨他说“艾哈迈德”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他要说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已经死了呀……难道我的新名字叫艾哈迈德？不，这不可能……

我继续细想。我想起了我在以色列沙漠里的那几天，拉说“留意你身边的人和事”，这和艾哈迈德有什么关系呢……

可能他们之间并没有关系，拉只是叫我“留意身边的人和事”……

我照着拉的指示去做了。我开始深呼吸，让心情平静下来，然后认真聆听我身边的人互相交谈。

“妈妈，我想吃冰淇凌！”一个小女孩说。

“对不起了宝贝，这里没有卖的……”

不行，没有什么用。我继续聆听。

我听见两个人在用奇怪的语言交流。不行，根本听不懂。

“这家店是关门了吗？”一个男人问，指着我旁边的餐厅。

“对，我可喜欢这个餐厅了，几年前经常在这里吃饭。”他的导游说，“据说是叫艾哈迈德的人开的……”

我好像被电了一下似的，打了一个激灵。我想都没想就站了起来，直接奔往我旁边的餐厅。餐厅门锁着，我有些着急，突然发现大门前也有和香港埃及餐厅一样的阿努比斯神像，我绕着神像看了一圈又一圈，似乎发现神像微微张开的嘴里有着什么。我把手伸进神像的嘴里，摸出了一把钥匙，心头一喜，趁没人注意用钥匙开了门，进去了。

我顿时感觉回到了在香港埃及餐厅遇见艾哈迈德的那天晚上。餐厅

内无人管理，但收拾得井井有条。墙上相框的照片中，有我认识的艾哈迈德！

艾哈迈德肯定在这里留了什么线索，我想，接着跑进了后厨房附近的房间里。

房间也跟香港的那个一样，都是古埃及风格，地上有荷鲁斯之眼，房间中央有两张椅子。其中一张椅子上放着一张特别古旧，布满灰尘的日记。

我把它拾起来。日记上有小孩歪歪扭扭用铅笔写的“艾哈迈德”，看起来这本日记在艾哈迈德小时候就存在了。我把它翻开，里面全都是阿拉伯文。我看不懂，只好拿起翻译器拍照翻译。

“1988 年 6 月 12 日。我和我那个很酷的会魔法的堂哥穆罕默德在院子里玩。”我读道，“他手里喷出水来，做了很多冰雕。我们回家时，爸爸给了穆罕默德一块石头……”

暂时没用。我已经知道那石头是干什么用的了。

“1999 年 10 月 3 日及 4 日。我在店里工作，前几天去巴比伦古城考察的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回来了，带回来一个少女，他们说那是他们结识的考古学家朋友阿里娅。穆罕默德有一种预感，巴比伦古城里可能藏着什么与宝藏有关连的信息，阿里娅侦查过了，但都一无所获。第二天，易卜拉欣发现他的父母死在床上，两人胸口上都插着阿拉法特的专属银刀。他们并不是胡夫法老的后代，应该是被阿拉法特当成我和穆罕默德误杀了。我和穆罕默德都很震惊。我意识到了阿拉法特已经开始追踪我们了，所以我让穆罕默德和阿里娅暂时住在我这里。易卜拉欣抱着他父母的尸体哭了一整夜，默默地把他们埋了后，就不告而别，回伊拉克打

理他的店去了……”

还是暂时没用，我大概知道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里娅和易卜拉欣之间的关系。

“2003 年 4 月 13 日。我下午在整理店铺时，顺便又用穆罕默德给我留的一些魔法物品占卜了一次。幸运的是，我获得了更多关于那位寻宝者的信息。突然，我的店里传来枪响，我一回头，发现玻璃炸裂，鲜血飞溅，顾客们之间一片混乱，他们有些逃离了我的店，有些则当场被乱枪打死。开枪的人是一个黑衣人，我立刻认出他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也认出了我，就不管那些顾客们了，立刻冲向了吃惊的我，向我扔了一个飞刀。我马上一闪身子，但刀还是穿了我的肩膀。我痛得倒在地上，浑身无力。阿拉法特抽出了一把大斧头，准备把我的头给砍下来。就在这时，又是一声枪响，我看见阿拉法特先是眼睛瞪圆，接着似乎思考了一下，背后喷出了血，然后他倒在了地上。原来是不知哪个员工报了警，警察把他击毙了。我被救护车上的人抬上担架，正庆幸阿拉法特终于死了时，我突然感觉溅在身上的血不太对劲，我仔细看了才发现假血。原来阿拉法特只是假死，他还会卷土重来的……”

真是惊心动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家店关门了吧。

日记的主要内容在这里就结束了。我又往后翻了一页，惊讶地发现了一大摞钞票，和一封用英文写给寻宝者的信。

寻宝者，

我虽然还不知道你具体长什么样子，但我已经通过占卜得出你会在 2007 年的 5 月出生，你性别是男，你是亚洲人，你热爱各地的文化。我

根据你的特性已经知道了你就是那个寻宝者，你完全有能力阻止阿拉法特和他那邪恶的团队。不管你以后将会出生在哪里，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封信，我要告诉你，你代表的正义终究会战胜阿拉法特的邪恶。这些钞票是给你用的，你用它做什么都可以，但我希望是做有意义的事情。不要恐惧即将来临的恶魔，大胆去击败他吧！

我默默把钞票收起来，脸上又露出了笑容。我知道该用它们做什么了。

刚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发现墙角里摆着一个我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的盒子。

我好奇地走了过去，仔细端详。盒子上装饰线条很多，还有很多星座图案，旁边标注着拉丁文。我把盒子打开，发现里面摆着一个有很多鎏金铁片组成的，错综复杂的金球。金球是和盒子镶在一起的，所以里面应该还有东西。我注意到金球右侧有一个小旋钮，我把它一拧，金球立刻被打开了，里面摆着一枚镶金的镜片，镜片闪出幽幽的蓝光。跟镜片同时摆在金球里的，是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我把它展开，发现它似乎是穆罕默德写给艾哈迈德的信。

艾哈迈德，

这是一个“窥视镜”。一个荷兰的男巫制作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镜片，我也收藏了两三个。它可以让你看到你肉眼看不到的东西。请合理使用它。

穆罕默德。

我小心翼翼地把镜片取出来。“真有这么神奇吗？”我问。

我把镜片的夹子夹在上衣的口袋上，然后把镜片卡在右眼眶里。透过镜片看到的东西只是蓝色的而已，但我马上发现了一些异样：我竟然

可以透过墙壁，看到墙后面的一个密室，和墙上的一个隐密开关。

我疑惑地走近那面墙，然后用手按了一下那个开关。

墙从中间裂了一个大缝，露出了里面的密室。

“果真管用！”我摘下了镜片，把它放进我的口袋里，接着走进了密室。

密室里罗列着各种魔法物品或一些被诅咒的物品，且旁边都有穆罕默德的标示卡片。

我一件一件仔细观察着这些令人大开眼界的物品，并读着穆罕默德的标语。

“在德国一处森林里发现的鼠王尸体，可能是人为的。此物为瘟疫的不详之兆。”

“在一个摩洛哥市场古董店发现的绿宝石雕刻的护身符，戴上此物百鬼不侵。”

“在加拿大努纳武特地区友人送我的魔脸皮，戴上此物并集中精力想着一个人的外貌，脸就会被重新塑形成那人的脸，声音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可以用这个魔脸皮把我的脸重新塑形，我想。我把这张用海豹皮裁成的面具从抽屉里拿出来，并贴在脸上。奇怪的是，虽然没有用来套头的皮筋，魔脸皮却在我的脸上贴得紧紧的。

我出了密室，又坐在古埃及式椅子上，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地试着给我自己的脸塑形，脑中同时想着一个老头的外貌。当我再次睁开眼，瞄了一眼旁边的镜子时，我发现我的鼻子变成了鹰钩鼻，脸上布满了皱纹，和我的未成年人的身子配在一起看起来十分不协调。我试着说了一句话，一个老年男人的声音出现了。我把魔脸皮撕下来，我的脸又变回了原来

的样子。

太好了！不费吹灰之力我就发现了这么多有用的器具，有了魔脸皮，阿拉法特再也发现不了我了，我想。我再次进入密室继续寻找我可以利用的东西。在一个桌脚上，我发现了一个工具箱。打开以后，发现了一些假发，还有一些伪造名片，伪造身分证等。这些应该是以前艾哈迈德去做关于宝藏的调查时，用来隐藏身份的，我把它们装进包里。

我又在墙角发现了一个大木柜子，里面有很多与名片的身分配对的服装，我也拿了几套。我最后在架子顶层找到了一个箱子，上面写着“药剂”。我打开箱子，里面都是各式各样的试管，还有一些烧杯，注射器之类的。其中在三个试管的旁边摆着一份说明书，写着“强力麻醉剂，一人剂量，可加入食物中，药效一天，与油不相溶。”

其他的试管旁边的说明书，写着“吐真剂，一人剂量，可加入食物中，药效一小时，与油不相溶。”虽然他们对我来说暂时没有用，但我还是取了几支麻醉剂，几支吐真剂，以及注射器。

一切都准备好后，我准备换一个身份去金字塔内部考察。由于我不会说阿拉伯语，我只能选外国游客的身分。我从众多身分证中翻找，最终选择了一个二十多岁的男游客的身份，接着戴上魔脸皮，再睁开眼睛时我的脸已经变成了年轻小伙子的样子。我又选了一个合适的假发戴上。

我对着镜子笑了笑，接着走出艾哈迈德的店，把门锁上。

于此同时，黑衣人和一个穿着罩袍的女人还在沙漠中苦苦寻找着什么。

阿拉法特脸上全是愤怒。他攥紧拳头，接着赏了阿里娅一巴掌。

“你这个谎话连篇的废物！！！我们又寻找了一星期，还是没有找到！！！”

“哈桑，对不起，我……”

“闭嘴，你这个臭女人！”阿拉法特又给了她一巴掌。“我真的再也不能相信你了！！！给我跪下！”

阿里娅乖乖地跪在阿拉法特面前。

阿拉法特接着拿出了一把大斧子，准备把阿里娅的头砍下来。泪水流下了阿里娅的脸颊，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突然，沙漠里的狂风把一张废纸刮了过来，贴在了阿里娅的脸上。

阿拉法特把目光聚焦在了那张纸上。

阿里娅把纸从脸上揭下来。“一，藏在小巷里，不要让阿拉法特发现。不行，这个主意烂透了。”她读到。“哈桑，这好像是与你有关的。”她把纸交给阿拉法特。

阿拉法特读了读。“那小孩的愚蠢计划。”他嘀咕到，接着把那张纸一撕两半，然后突然转向阿里娅，激动地说：“这张纸是哪里刮过来的？”

“东，东南。”阿里娅说。

“太好了！”阿拉法特拉着阿里娅的手，朝着东南方跑去。

傍晚，骆驼夫在帐篷里烧茶。

突然，一颗子弹射穿了帐篷的门帘，一下子就把茶壶给打烂了。

滚烫的茶水溅到了骆驼夫的手上。他大叫一声，脸上满是惊恐。

“这枪还挺好用的。”门帘后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到。接着门帘打开了，阿拉法特和阿里娅走了进来，手上的枪还冒着青烟。

“待在那里别动。我不会杀你的。我只需要一个答案。”阿拉法特平淡地说。

“你想干什么？！”骆驼夫愤怒地冲向了阿拉法特，但马上被阿拉法

特掐住脖子摁在了墙上。

“我不许任何人对我无礼。”阿拉法特严肃地说。“说，你在前两个星期内有没有载过一个小男孩？走的是哪条道，嗯？！”阿拉法特恫吓地吼道。

“我不说！”骆驼夫勉强挤出几个字。

“好！”阿拉法特气得发抖，“阿里娅，拿挖眼刀给我！”

阿里娅敏捷地递给了阿拉法特自创的像冰淇凌勺一样的刑具，阿拉法特接着狠狠地把挖眼刀刺向了骆驼夫的眼眶。一声惨叫，接着骆驼夫的右眼球滚到了地板上。

骆驼夫满脸是血，疼得在地上打滚。“我载过一个男孩，走的是正东往埃及方向。”他终于不堪折磨，虚弱地说。

“谢谢你。”阿拉法特一脸坏笑，“阿里娅，我们走。”他说，“还有，为了避免他报警，我们该怎么办来着？”他问阿里娅。

在一旁的阿里娅拿出手枪，砰的一声，骆驼夫不动了。

阿拉法特鼓起了掌。“我差点忘了你曾经是个残暴的杀手！”

“现在也是！”阿里娅说。

大金字塔并不是那个最大的金字塔，我知道。它是那个位置居中的。

我出示了假身份证，用艾哈迈德留给我的钞票付了钱，就激动地快速冲向了胡夫的大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的门口排满了人。我大约在燥热的人群中等了半个小时，才终于钻进了金字塔的狭小的洞口。

由于穆罕默德还在世的时候用他的超能力让我了解了金字塔内部的结构，所以我在金字塔里探索时毫不费力。“大甬道。”我喃喃自语。“可

能大走廊里有个暗门之类的，通往我要寻的宝藏。”

我随着人群登上了大甬道，注视着墙上的壁画，尝试着去寻找“安卡”或任何其他的线索。但大甬道的墙上没有一丁点的图案，我只好趁人不注意把手放在那些单调的白石块上面按了按。任何事都没有发生。

我站在甬道一旁，仔细回忆那天我和穆罕默德做的练习。

突然，一个幻象从我脑中一闪而过。那天做练习时，我隐约看到地下墓室的墙上有锤子的图案。

锤子的图案……

锤子……

我想都没想就朝着人群的反方向奔跑，跑出大甬道后就急忙右转，无意间和一个戴着类似保安帽子的男人相撞了。

“你跑这么快干什么？”男人生气地抱怨道。

“对不起。”我连忙道歉。“我想要参观法老的地下墓室。”

“抱歉，地下墓室暂时关闭，请参观金字塔其他部分。”男人指了指他旁边的告示牌。

我阅读了上面的文字，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地下墓室暂时封闭。”

我又望了望通往地下墓室的走廊，发现里面有着工作人员和考古学家。这名男子也戴着工作人员执照。一股恐惧感笼罩心头。

考古学家马上要发现胡夫的宝藏了。

我不能为法老后代保守秘密了。

我最终会被发怒的阿拉法特杀死。

“怎么办？”这三个字一直在我脑子里回荡着，我苦思冥想，仔细回

忆我在去往埃及前的生活，和一路上的种种经历，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我也会把握住的。

我还真的想出一个似乎有些愚蠢和幼稚的解决方案。我可以合理利用穆罕默德留下的用来隐藏身份的物品。我不知道这个方案行不行得通，但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旅程的我早已不再像以前一样胆小，决定放手一搏。

“你还好吗？”工作人员在我眼前挥了挥手。我这才回过神来。

“哦，没事！”我笑着说，接着瞟了一眼他的工作人员执照。他叫贾马尔·阿勒－哈达德。是考古队请来的挖掘工。

我花了三秒记住了他的名字和长相，然后就离开了金字塔，留下后面一脸疑惑的贾马尔。

晚上十点，工作人员贾马尔下班了。

他走进金字塔旁的小街，经过一家餐厅，就转弯走了，丝毫没有发现餐厅里的一名男子诡异地看了他一眼。

“现在，跟上去！”我自言自语，立刻走出餐厅，沿着贾马尔走过的路线跟踪他。我自从离开金字塔后，就又伪装成一名本地男子坐在附近的餐厅里等他。我计划的第一步是在不被他发现的情况下跟踪他，这样可以寻到他的地址。

当我转过街角时，贾马尔又出现了，我跟着他来到了一条叫阿勒－哈拉姆路的主路。贾马尔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不再转弯了，想必他家应该就在这条路上吧。

阿勒－哈拉姆路特别长，这其实对我不利，因为贾马尔随时都可能发现我在跟踪他。跟我预想的一样，我们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后，贾马尔似乎已经注意到异样了。他时不时转头看我，脸上露出怀疑的表情，脚

步也慢了下来。我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了一条头巾和一条肥大的裙子，脸上的魔脸皮也开始显现出皱纹。

贾马尔突然一转头，男人已经不见了，路边则坐着一个老太婆，看起来好像精神失常。

贾马尔继续往前走。

我舒了一口气。差一点就被发现了，我想。

我把头巾和裙子脱下来，又悄悄跟踪了他一分钟。终于，贾马尔进了一座矮矮的居民楼，我接着又假装这个楼的住户，和他一起上了电梯。等贾马尔下了电梯后，我才敢下，走到他家门前，并记下了他的门牌号码和楼层地址。

第一步计划完成！我想。

我走出居民楼，准备以年轻小伙的假身份去入住“埃及金字塔酒店”，那个酒店挺便宜的，并且有了魔脸皮，阿拉法特也不会发现我的。虽然我是这么想的，但闷热的天气还是让我脱掉了魔脸皮。

我穿过一个又一个黑暗的街区。夜晚的埃及街巷空荡荡的，蝙蝠飞来飞去，垃圾桶里有流浪猫犀利的眼睛盯着我，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窗口前正在剁鸡的主妇看起来就像杀人魔，配合另一家里的醉汉们打牌的狂笑，显得格外诡异。我有点踌躇不前了。

正当我站在那里发愣时，在我左边一个穿着罩袍的黑影一闪而过。我吓得往左看了看,穿着罩袍的黑影却在我身后出现了。我又往后看了看，只见层层迭迭的黑布里，伸出一支瘦骨嶙峋，断了小指的手，伴随着一个熟悉的女人声音说：“你逃不掉了。”

“啊啊啊啊啊！”我吓得尖叫起来。尖叫了一分钟后，我这才发现那

个罩袍黑影变成了刚才在楼上剁鸡的主妇。

“有……有鬼。”我指着刚才罩袍黑影出现的地方说。

她用阿拉伯语抱怨了几句，然后跺着脚上了楼。

我目瞪口呆了一会儿，确保没有任何妖魔鬼怪再出现后，就当我是这几天太过劳累出现幻觉，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戴上魔脸皮，套了一个外套，疑惑地继续走了。

来到酒店，我戴上假发，又变成了那个年轻游客，登记后，我就入住了一间还不错的房间。

我没有立即入睡，而是继续想着我的计划。

“既然我已经有他的地址了，下一步该如何接近他呢？”我自问道。这几天我准备试图接近他，用吐真剂使他说出一些关于他的信息后，就伪装成他进入地下墓室。

我接着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加薪……”我自言自语。

但我马上眉头一皱。“怎么下药呢……”我嘟囔道。我把包打开，拿出一支吐真剂。突然，我想到了吐真剂“可加入食物中”的特性。

我露出一丝笑容。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第二天，我以那个小伙子的身份出了酒店后，就把昨天晚上写好的一封信寄到贾马尔的地址。接着我转了一个弯,开始走向一条陌生的街道。

昨天晚上我用浏览器搜到了吉萨最近西餐厅的地址，那里正好招聘服务员，因为我想到我可以利用服务员的身份去给贾马尔下药。当然，我本可以去埃及餐厅的，可惜我不会说阿拉伯语。

我找到了西餐厅，立刻进去表明了自己的意图。很快，服务员就把餐厅老板找来了。所幸，老板英文很流利。经过一番商谈后，我成功成

为了一名服务员，并配备了一套制服。我谢过老板后，就兴高采烈地回去继续准备明天的计划了。

晚上十点，贾马尔回到家，立刻就注意到门口的一封信。

他把信拾起来，进屋后拆开信封，信纸上用阿拉伯语写着：

贾马尔，

我是你上级的朋友。最近我们聊天时聊到了你，他说你是个吃苦耐劳的挖掘工，非常优秀，想给你加薪。他这几天比较忙，派我去转告你这件事。明天是星期六，如果你有空的话，请中午到“左岸西餐厅”来找我，我们详细探讨一下这件事，我会把结果汇报给你上级。如果你明天另有别的安排，请立即寄信至“埃及金字塔酒店”通知我。谢谢。

祝好，

安东尼·诺顿

（再启：我不会说阿拉伯语，这是我从翻译软件上抄下来的）

贾马尔读完信后半信半疑，因为自己从来没有从他上级那里听说过这个叫安东尼·诺顿的人。但想到加薪，再想想这人信中正式的文笔，决定明天还是去“左岸西餐厅”看一下。

第二天，我穿好服务员制服，从艾哈迈德的店里拿出的衣服里挑了一身考究的服装放进背包里备用，背上背包，带好魔脸皮，然后以小伙子的身份出了酒店，赶往“左岸西餐厅”。我昨天以贾马尔上级朋友的身份寄给贾马尔的信里说到了他上级希望给他加薪，目的就是为了引诱他来到西餐厅，吃下被我下了药的食物。昨天一晚上贾马尔都没有回信告

诉我他有别的安排，说明他很有可能今天有空。我到餐厅后，就开始耐心地给客人们上菜，顺便等待着贾马尔。大约服务了一个小时后，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说要上个厕所，把手中的菜交给另一个服务员，就匆忙离开了。

在厕所里，我脱掉了服务员制服，换上了一身黑色西装，穿上一双黑皮鞋，化身成贾马尔上司的朋友“安东尼·诺顿”，走出来坐进双人座位。

不一会儿，贾马尔就来了。我立刻站起来，走向他，进行自我介绍后，我们握了握手。

“很高兴认识你，贾马尔。你懂英文吧？”我问。

“嗯，是的，一点点。”贾马尔用英文说。

“好的，那我们就开始吧。”我说。

贾马尔似乎想问我一些问题，但话到嘴边又忘记怎么用英文说了。

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困难，借助翻译器后，我才得知他想问的是我是怎么认识他上级的，于是编造说，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虽然语言不通，但借助翻译仍然聊得很开心，从此以后我和他上级成了最好的朋友。

听到这里，贾马尔才完完全全放下戒心。

“诺顿先生，”他说，“你昨天提到的加薪，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请你来餐厅商谈。”

我示意服务员拿出菜单。

“我们在详细商谈前，先来点菜吧。我喜欢边吃饭边聊天，这样会使气氛显得轻松愉快。”我说，“贾马尔，请开始吧。”

贾马尔点了洋葱汤和其他的一些食物，我也随便点了一些。我看计

划的第一部分进行的很顺利，就假装要去洗手间。

我一边在附近的洗手间里换衣服，一边回味着刚才自己的表现。

从洗手间走出来后，我又变成了那个服务员走进餐厅，带着一脸歉意。

“对不起啊，我这几天肠胃不舒服。”我道歉道。那些服务员听不懂我说的话，看都不看就把更多盘菜递给我了。

上完菜后，贾马尔的洋葱汤也做好了。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下药的好机会，就摆了一个“让我来”的手势，把洋葱汤接了过去。

现在，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我找了一个人少，又是监控盲区的地方，接着掏出藏在口袋里的吐真剂，单手拧开试管的盖子并快速加进洋葱汤里面。所幸，经过在酒店里的练习，整个动作是一气呵成的，没人发现。我给贾马尔上了洋葱汤后，就又赶去洗手间换装了。

下药的经历让我心惊胆颤，我再一次回到洗手间时，发现服务员戴的帽子都让汗水打湿了。

不过吐真剂是成功被加进贾马尔点的汤了，我想，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并再次假扮成“安东尼·诺顿”，出了洗手间。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边走向贾马尔边说。

“没关系。”贾马尔说。

“啊！你的洋葱汤已经做好了！”我假装惊讶，“贾马尔，请吃吧！”

贾马尔开始喝洋葱汤，而我继续聊着那个从来都不存在的加薪计划。

“贾马尔，如果把你的薪水增加两倍，你乐意吗……”

“对不起，我没听懂你刚才说的英文……”

我用翻译器艰难地和他聊这个计划时，我故意说了些像“别光说话呀，请品尝洋葱汤”，“他家的汤熬得可好了，再喝一点吧”之类的话，引诱

他来喝被我下了药的洋葱汤。终于，当我们商定好时，洋葱汤也被他喝得一乾二净。贾马尔立刻目光呆滞，望着天花板。

我先是慌了一下，然后才知道是药效发作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为了检测药效，胆怯地问了一句。

“贾马尔·阿勒－哈达德。”他说。看来药效真的发作了。

“别目光呆滞的啊，看着我。”我尽力把我的语气放轻松。

“嗯，好……的。”贾马尔正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只能对人言听计从。

我们点的其他菜也上来了。我让贾马尔赶紧把它们吃光，就结账了。

我搀扶着还迷迷糊糊的贾马尔一路走到了他家。

“你不觉得应该开门吗？好让我进去。”我在我们到贾马尔的家门口时说。

“嗯，好……”贾马尔翻找出钥匙，开了门。

进屋后，我立刻将贾马尔安置在沙发上。

接着的半个小时，我都在翻译器的帮助下（这样答案可能会准确一些）审问贾马尔，比如说关于他到底在金字塔里做什么工作，他的朋友有哪些及他们的个人信息，他自己的一些个人信息及他进金字塔时穿的衣服。我甚至操控贾马尔让他把他的朋友和上级的头像画了下来，好方便明天认出他们。我审问完贾马尔后，掏出盛满了足够让他睡到明天下午的麻醉剂的注射器。贾马尔瞬间陷入昏睡之中。

把贾马尔安置在床上后，我抓起他画的那些头像，我的笔记，从他的衣柜里拿了一套工作服，就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逃走了。

已经是夜里十二点了，外面路灯的光芒已经消失了。

而在我的房间里，我还没有睡觉，因为我知道，明天将会是我最终

得到宝藏的一天，这想想就激动。我不敢说金字塔藏宝藏的密室里没有机关，所以我手中托着计算机，膝盖上摊开一本关于古埃及文化的书，像备考一样复习着关于古埃及的所有知识。我也用翻译软件把明天假扮成贾马尔的台词翻译成阿拉伯语并背熟。

我的旁边还放着这几天一直没拿出来，但明天终于要派上用场的石头。它是我路上唯一的旅伴，然而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真有些不舍，一晚上我都把它握在手心。那个我在巴比伦古城发现的锤子还摆在墙角，它明天也有用处。

我就这样复习了一遍又一遍，等待着明天最终的挑战，直到天快亮了才睡着。

我感觉我刚入睡没多久，闹钟就响了。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看了看表，发现已经是上午六点了。我要去寻宝了。

想到这里，我又激动又紧张，连忙在我自己的衣服外面套上了贾马尔的工作服，拿出了魔脸皮，变成贾马尔的样子。我装好石头，又把锤子提上。我又望向了桌子上这几天一直没用的窥视镜，觉得它应该能帮到我，于是也把它带上了。

我喝了口水，连早饭都没吃，匆忙跑出了房间。

我现在成了贾马尔，所以通过安检时比普通人员要容易的多，我出示工作执照时，保安就让我进去了。

钻进金字塔窄小的入口后，我径直走向法老的地下墓室。

通道口还站着一名保安。我出示了证件后，他就让我进去了。

我简单和所有考古学家和工作人员打了招呼。但他们立刻就注意到

我手中的锤子。

“那是什么？贾马尔？”一个考古学家问。

“哦，这是用来移除大石块的。”我撒谎道。

“贾马尔，我觉得我们暂时不需要它。你先把它放在墙角吧。”

在墙角放下锤子后，我终于进入了法老的地下墓室。地下墓室中有一部分是不规则的大石块，是地下墓室修建到一半遗留下来的。我一眼就看到墙上不容易发现的锤子符号，也证实了我那天和穆罕默德模拟金字塔内部环境时看到的一切细节都是真实的。

我接着按照考古队的指挥，和其他挖掘工人一起把一些坚硬的小石头砸掉，正好这又苦又单调的工作让我可以保持清醒。不知不觉，就到中午了。

考古队离开去吃午餐了，我趁人不注意留了下来。

我脱下了工作服，撕下魔脸皮装进口袋，拿起放在墙角的锤子，寻找着可以打开暗门的线索。我发现锤子符号连着一条长长的裂口，一直通到地板上的一个角落。似乎经过几个世纪的挖掘，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仍没有对这个不起眼的符号和裂口产生注意，但我觉得它们似乎对找到暗门有帮助。

我想起在巴比伦空中花园时的那次无意中的跺脚让我发现了地下石窟，赶紧用脚把那个角落踩了踩，但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接着又看了一眼锤子，发现锤柄的末端呈倒三角形，像一个锥子。我又有了一个想法。

我举起锤子，然后用锤柄狠狠地刺进那个角落。顿时，随着一声巨响，众多大石块碎裂，地面被砸出一个大洞。而锤子的锤柄也开始剥落，锤

头裂成两块，露出里面的带尖铁芯。

原来锤子是这么用的！我把我暂时不知道怎么用的铁芯抽出来，接着走到那个刚被创造出来的大洞前面。我想，这就是密室的入口吧。

我深吸一口气，迈进了深不见底的洞中。

我瞬间感觉腿凉凉的。很快，我落进了齐腰深的水里。

我赶紧把窥视镜摸索出来戴上。发现我落进的是密室入口前的积水洞。

我又看向四周，窥视镜立刻标出了岸上一扇门的轮廓，想必那才是密室真正的入口。我立即走向了它的方向，才发现门被被沙土给堵住了。我试图挖开沙土，但在沙土后面的只是一面白石墙。

“真奇怪！”我感叹道。我又注意到沙土堆上还陈列着一块风化严重的石板。我把头转过去，发现我的窥视镜只辨认出上面“……王权……凯布山纳夫之……”的字样。

我开始思考石板上字样的意思。石板应该是在描述什么东西，上面还出现了一个名字“凯布山纳夫”，他是谁呢……

一开始我还以为“凯布山纳夫”是某位法老的名字，但我脑中突然闪过昨天晚上复习的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过程。我立刻就想到了用来装死人肠子的卡诺皮克罐代表的神，他就是荷鲁斯四子之一——“凯布山纳夫”！

得到关键线索后，我立刻又把思绪转移到荷鲁斯上面。石板上也出现了“王权”两个字，而荷鲁斯就是王权之神，又是“凯布山纳夫”的父亲。石板上到底在描述什么的答案呼之欲出……

“荷鲁斯！”我大叫一声。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被我挖开的沙

土自动又聚在一起，然后沙土上渐渐显现出代表荷鲁斯的鹰隼符号。接着沙土炸开，后面原本什么也没有的白墙上竟然出现了一道门！

我激动地走上前，把门拉开，走了进去。

没想到我刚走进去，门就关上了，接着传来一阵沙沙的声音，我知道外面的沙土又聚在一起了。

而迎接我的，是前方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我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我走着走着，就撞在了一张桌子上。桌子上有一个打火装置。我摸到了它，生火后，火苗把一根长长的导火线点着了。

我于是顺着导火线上燃烧的火前进。火苗把我带到了一个屋子里后，导火线开始分岔，分别点着了屋里的两盆木炭。一瞬间，整个屋子灯火通明。

我这时才发现屋子的天花板上有一个类似转盘的装置，上面画着古埃及人能观测到的所有星座，还有一个古埃及词语，是“五月”的意思。

我一开始还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但看到墙两边的壁画时，我就明白了：天空之神努特用整个身体笼罩着一片应该是埃及的土地，周围是满天的繁星，她的身体下方还有两艘太阳船，太阳神拉乘坐着其中一辆在天地之间航行。

我突然看到壁画上的努特朝我笑了笑。我吓了一跳，揉揉眼，努特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根据壁画的内容，我要完成的任务应该是观星，然后纪录下各种星座所在的位置，并绘制一张天体图。

我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发现转盘移动了一些，“五月”也变成了“六月”

的字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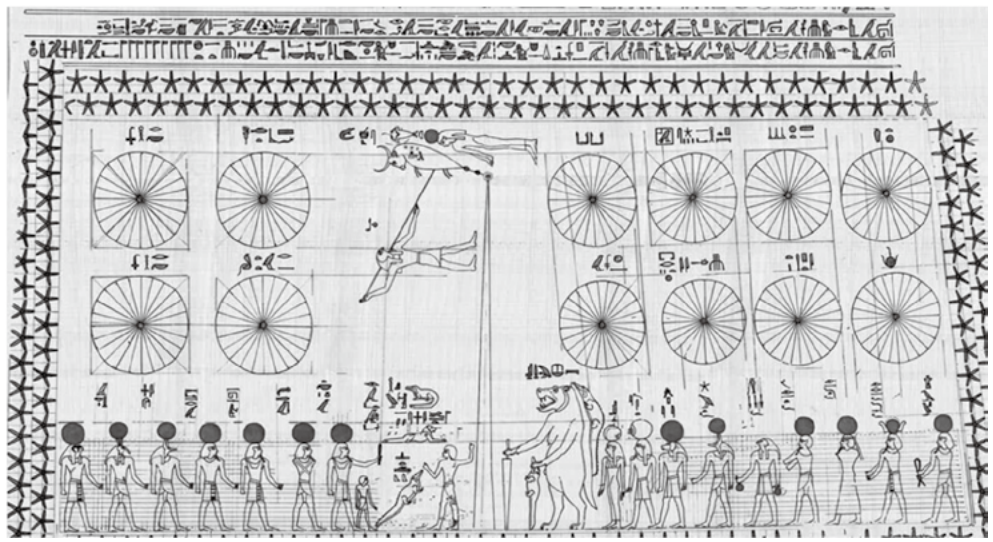
我接着看了一眼我旁边，发现有一个小凳子，上面摆放着一个古埃及观星瞄准器，还有标着子午线的莎草纸和芦苇笔以及墨水。

看来，我这趟旅程接触过的一些古埃及知识，终于要派上用场了。我拿起了瞄准器，把它举到眼前，接着像一个古埃及祭司一样认真地观起星来。

这对于对计时学几乎一无所知的我有些艰难，但窥视镜使这项艰巨的任务变得轻松了一些。瞄准器是一个中间开裂的木板，上面有一根系着重物的绳子，用来确定垂直方向。每当有一颗星移动到裂缝中间时，我就拿起芦苇笔，蘸了墨水以后在莎草纸上根据对应的子午线位置把它标出来。标完了北面的星后，我又转去标南面的星。六月的星标完后，转盘就移动到七月了。

就这样观了一会儿星后，我成功地把一至十二月所有肉眼可见的星都标在了一张张莎草纸上。为了防止我错标或漏标了某颗星，我又观了一会儿星，并画上了一些我漏标的星，顺便欣赏一下星座的美丽。最后，确保所有星都标正确了以后，我就拿着标好的星图走到了屋子的尽头。

屋子的尽头有十二个标有横纵坐标的铁质星图，每一个上面都有对应月份的星星，只不过位置不对。上面用宝石镶嵌着的星连接着铁丝，可以移动，我按照我标好的星的位置来调整星图。调整好后，整面墙就裂开了一个大缝，我也如它所愿地走了进去。



我又来到了一个房间。房间里的整面墙上都是刻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按钮。房间另一头的壁画上，托特的一个化身，书写之神塞莎特正在拿着笔做纪录。我走到壁画前面，发现她手中的笔其实是一个把手。我拉了一下，塞莎特突然神奇地向我眨了一下眼，然后左面的一面墙被打开了，一个流水的装置滑了出来。这个装置由两个圆盘组成，水从天花板上的一个小壶流出来，流到大圆盘里再从盘底的孔洞漏进小盘中，最后，从小盘的缺口处再流进地板的一个大盆里。

很显然，这个房间的挑战是关于我对古埃及文明最喜爱的部分：象形文字。而这个流水的装置是干什么用的呢？它的形状使我想到了一个古埃及计时仪器。难道，我需要在水都流完之前完成某个关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任务？

想到这里，我就赶快四处寻找线索。我在壁画上找到了三个古埃及文字，旁边还分别标着“一，二”，并且很快发现了它们分别是表音符号，表意符号。

我又望向了那一墙的按钮。这段话的意思难道是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种类决定按按钮的次数？我想。

第一个按钮上是一个水波的符号，这是水的意思，属于表意符号。我把它按了两下，符号发出了光芒。看来，如果按照指示去按按钮，如果按对了，上面的符号就会发出光芒。

于是，我继续根据规则按其他的按钮。这项任务一开始还比较简单，但按完第一排的按钮后，一些我不太熟悉的符号陆续进入了我的视线。我思考就浪费了很多时间，再加上有时会按错，不但符号不会发光，计时用的流水装置的水流速度还会加快，必须等我重新按按钮并且对了时，符号才会发光，水流的流速才会减小。很快的，水已经没有多少了，而我还有两排按钮要按！

我又慌张了起来，但想到拉前一个月对我的忠告，我开始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而不是像之前遇到困难一样继续慌张。我坐下来，闭上眼睛，脑中接着浮现出一张象形文字列表。第六排第一个按钮也在其中。我想象着把那个象形文字单独挑出来，把其他的去掉。

现在，我脑中只剩下这个象形文字了。乍一看，这个象形文字外型是猫头鹰，可它又表示的是“m”音，所以根据这个信息，我推测出了这个符号是表音符号。我睁开眼，把相应的按钮只按了一下，还真的对了。

就这样，我按照这个逻辑分析的方法，终于赶在最后一滴水滴进盆里前把所有按钮都按完了。当所有符号都亮起来时，对面的壁画中间就裂了一道缝，刚好能容下一个人。

我明白怎么做了。我把身子蜷缩起来，挤进了裂缝中……

地下墓室里的保安还坐在一张塑料椅子上守门。考古队此时都已回

来，惊讶地看着地面上贾马尔的衣服和被我打开的大洞。

突然，一个蒙面人和一个穿着罩袍的女人出现在保安的面前。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他还没说完，就被那人一刀子刺穿了眼睛。他接着倒在地上颤抖着死了。

“没用的家伙，哈！”蒙面人一声冷笑，摘下了面罩。“阿里娅，准备行动！”他命令道。

两人接着迈开步奔向地下墓室。阿拉法特手抛银刀，阿里娅则拿枪朝着考古学家和工作人员疯射。等到最后一个考古学家被阿拉法特的银刀刺穿后，走廊里已经血流成河，到处都是人的残缺的尸体，惨不忍睹。

阿拉法特一眼就注意到了那个被我开启后的大洞。“我就猜到了！宝藏肯定就在这里！阿里娅，我们走！”

他们一齐跳进了大洞当中，落进了水里。

“哈桑，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啊！”阿里娅问道。

“你个傻子，当过考古学家都不知道。这里是地下啊！要是能看见就有鬼了！”阿拉法特抱怨道。“幸亏我带了火把！”阿拉法特掏出背包里的火把，把它点燃了。

“阿里娅，相信你现在应该看得见了吧。”

他们顺着火苗的光找到了那个被沙土堵起来的暗门。阿里娅也注意到了那块风化的石板。

“王权……如果代表的是王权之神……不是拉就是荷鲁斯。”她说道。

话音刚落，沙土机关就被触发，暗门也显现了出来。

“胡夫的烦人的把戏……气死我了！”暴脾气的阿拉法特一脚就把那块石板踹碎，踢落水中。他随即看了看那扇暗门。“小孩肯定就在里面……

时间不多了，我们走！”他命令道。

我从墙壁的缝隙里钻出来后，就来到一个长走廊里。走廊里摆了一些简陋的木制木乃伊棺材，身份不明。

这里似乎没有任何复杂的机关，只有一些神像。我想，这就是最后一关了。

想到这里，我拿出了还被我放在口袋里的石头，这当初选中了我的

通往宝藏的钥匙，马上就要派上用场了。我内心五味杂陈，又激动，又恐惧。

走廊里的壁画描绘着祭司如何熬制药水，法老临死，石头被代代相传等场景。我一边欣赏壁画一边顺着它走。我在走廊中部发现了一个跟巴比伦古城地下的那个石窟一样的拱门，只不过这个的上面只有□符号，中间的那股神秘力量也映出金字塔的场景，看来这是密室的出口。我最终惊讶地发现最后一幅壁画上画着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场景：一个孩子拿着一根铁制的工具，准备把它刺进石头里。

我一开始很疑惑，但看了看手里一直攥着的带尖铁芯和石头后，我才明白，画中的孩子是我。

我仔细检查了一下石头。上面并没有出现我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只是“安卡”圆环和十字交叉的地方有一个仔细看才能看见的小圆孔。

但说不定这个小圆孔也发挥著作用呢！

我下一步知道怎么操作了。原来这个石头需要被打开，而打开方式不是像在巴比伦古城时阿里娅所说的那样用锤子砸开，而是……

我把带尖铁芯刺进了这个孔里。虽然我有些舍不得，但艾哈迈德给我的石头还是在我手中裂成了碎块。我张开手，发现一直藏在石头里的一个黄金安卡形小饰品已经在我手心里了。我想它就是穆罕默德曾经说过的钥匙了。

我望向走廊尽头的门。门上画着一只圣甲虫，托着一轮初生的太阳。圣甲虫在古埃及文化中是日出之神凯布利的化身，也代表着新生。圣甲虫的下面，画着处理木乃伊，“开嘴”仪式，死者接受阿努比斯的审判，死者冥界闯关等关于古埃及人对于生死认知的壁画。壁画上有一个空缺，

我把黄金饰品拼上去，门就开了。

怀着激动的心情，我进入了前面的房间。房间里陈列着一具几个世纪来考古学家都没有发现的石制木乃伊棺材，棺材如多数旧王朝时期的棺材一样，为简单的长方体。棺材上刻有一段铭文，可惜风化到了窥视镜都不能辨认的程度。根据旁边陈列的各种祭司用的药物和像杰德柱，荷鲁斯之眼等护身符来看，这具木乃伊应该是那位祭司的。紧贴着木乃伊的是一个小木盒子，里面摆着四个卡诺皮克罐，装着祭司的胃，肠，肺和肝，以及一两个制作粗糙的石制人头，可能为乌沙布提俑的前身。墙角摆着一根瓦斯权杖，有着古埃及神话生物塞特兽的头和尾，象征着王权。房间的墙壁上刻有死者生前的日常用品。墙角还摆着一只被制成木乃伊的猫。在古埃及，猫由于会吃毒蛇来保护法老被视为很神圣的动物，这具猫木乃伊应该为祭司生前的宠物。而摆在房间正中央的大理石台子上的，闪着神秘的紫光的是……

那瓶几千年来法老后代一直在守护的永生药水正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我的到来。这次，我没有飞奔过去，而是一步一步地，庄严地走向它。

我在走向它的同时，回想起了我一路上的经历。我逃离过凶残的人贩子和邪恶的变种实验，躲过阿拉法特的追击，见识过广西老婆婆的见义勇为和神奇的穆罕默德，同时又与阿里娅和易卜拉欣在巴比伦古城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都是为了在最终时刻从胡夫法老的金字塔里找到这瓶药水。而现在，我终于赶在杀人魔阿拉法特前面拿到了这瓶药水，完成了埃及众神给我的使命。我把药水从台子上抓下来的那一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欣慰，就好像艾哈迈德终于找到寻宝者的那一刻一样，即使在潮湿狭小的金字塔密室里，也会感到心中舒畅的。

我仔细端详着这瓶美丽的药水。由于当时旧王朝时期还没有烧制玻璃的技术，所以药水的容器应该是用一种透明的矿石打磨而成的。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里面如紫水晶一般的有些黏稠的液体。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想把里面的液体喝个精光的冲动。怀着有些不安的心情，我慢慢地把瓶塞拔掉，把瓶口举到嘴前，然后倾斜瓶颈，任由里面甜美的琼浆玉液滑下来……

“啊哈哈哈哈哈哈！”一阵恶魔般的狂笑把我喝药水的过程打断了。我吓得赶紧后退，把药水的塞子塞上。

“从前，胡夫那个家伙把一个小偷折磨成了疯子。”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话了。“他的后代牢记着复仇的使命，祖先的命令传了一代又一代。”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声音……是阿拉法特的！我要完了！我想。

“孩子，‘复仇是一到凉了才上的菜’这句话你一定听说过吧。而我，就是那个要复仇的人，把胡夫的后代一个一个地杀光，在今天，终于要把那道凉菜丞上：夺走胡夫的最后一件宝物。”

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了。终于，门再一次的被打开，大魔头阿拉法特一脸邪笑走了进来。“哦，哈哈，你的装束好滑稽！哈哈哈！”他对着还戴着窥视镜的我嘲讽道。

“你不要过来！不然我……”我顺手抓起我旁边的护身符，狠狠地丢向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瞬间掏出枪，把迎面而来的护身符打碎了。

“你想杀了我？到底是谁杀谁你心里没数吗？”阿拉法特狡猾地抬了一下眉毛。“孩子，更惊喜的还在后头呢。阿里娅，把他摁墙上！”

“是！”一声答应，接着我被一个跑进来的，穿着罩袍的女人摁在了墙上。

她的罩袍如此熟悉……

“阿里娅？”我不敢相信地问。

“对，是我，我就是那个疯疯癫癫的，考古学家阿里娅。但，我更喜欢被称作‘罩袍杀手’。”女人冷静地回应道。

“不可能！你是站在穆罕默德那边的！你不是考古学家吗？你怎么会投靠阿拉法特？”

“我其实从很久以前就是哈桑的同伙了。再说我是杀手，被安排在穆罕默德身边当间谍好多年了，只是我的演技使你信服我是一个神经质的考古学家罢了。我的权威和金钱都是哈桑给的。还有，易卜拉欣的父母也是我错杀的。在巴比伦古城时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让你走吗？因为你差点就被哈桑抓到了！当时他在赶来的路上，我打给电话的那个叫哈桑的朋友其实也是他。你走后，易卜拉欣也被我们杀了。”

“不可能！”我太惊讶了，“你是穆罕默德他们的朋友，不是吗？”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阿里娅犹豫了一下，然后冷冷地回答道。

“不可能！你还说了很多有用的关于宝藏的话，你还安抚过做恶梦的我！不可能！不可能！不可……”

还没等我说完，阿里娅就掏出一把剑，架在我的脖子上。

“这一切都是我装出来的！现在闭嘴，不然我就切断你的喉管！”

阿拉法特已经开始用对讲机联系他的手下们了，然后掏出酒壶，把一整壶酒都灌进了肚子里。他顿时变得醉醺醺的。“这酒真不错！”他打了一个嗝。

“小孩！”他用一种醉汉腔调说话，“惊不惊喜？阿里娅竟然是我

的得力助手？好了，我现在对她的真实身份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阿里娅这个杀手，在黑帮圈子里都没太有人知道，因为她杀人时总是穿着罩袍，警方都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由于她穿罩袍杀人的方法来无影，去无踪，所以被人称为‘罩袍杀手’。在杀死你这个碍事的家伙前，我先给你一个选择。我看你身子灵活，几次都能逃过我的追杀，是个当杀手的好苗子！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我的团队呢？如果你同意的话，并把宝藏交给我，我们现在就可以成为好朋友！小孩，我想你一定也有很多讨厌的人吧？你如果加入我的团队，我可以给你提供刑具，你就可以在不被警察抓的情况下亲手把他们折磨致死！哈哈哈！爽不爽啊？！”

“你想得美！”我心中的恐惧转变成了气愤，骂了阿拉法特一句，“我才不会加入你的团队呢！我寻到宝是法老的遗嘱和上天的旨意，守护宝藏是我的责任！”

“呵！责任！”阿拉法特冷笑了一声，“那些所谓的什么旨意，什么责任都是骗你的谎言！小孩，你不要相信那些虚伪的人编出的鬼话，什么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其实都是表里不一的骗子！他们法老后代，表面上说自己怎么怎么高尚，纯洁，背地里执行着他们邪恶祖先的计划。说实话，当个黑帮老大真的不容易，我牺牲了很多东西，但如果没有他们，我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阿拉法特，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吼道，“祖先的错误不能被强加于后代身上！虽然胡夫法老犯了错误，把你的祖先折磨死了，但这并不代表艾哈迈德，穆罕默德他们也是错的！还有，你心里其实还是很喜欢当黑帮老大，对不对？因为你很享受杀人的过程和复仇的过程，是吗？”

“非常正确！”阿拉法特又狡猾地笑了笑，“但只有复仇，我的祖先的灵魂才能安息！胡夫杀了我的祖先，我杀了他的后代，我们都损失了一点东西，这不没什么大不了的吗？还有复仇也能使他们这些人看见，他们所谓的一个小小的错误能造成的后果是多么巨大！”

“不要再为你那些行为找借口了！”我一边试图挣脱阿里娅的束缚一边骂到，“你也不挺虚伪的吗？！还有……”

话还没说完，我就感到脖子一阵剧痛，发现阿里娅已经把匕首的利刃摁进了肉里，血顺着刀流了下来。

“你再诋毁哈桑，我就真的杀了你！”她说，“前几天你在巷子里时我就差点做到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那天夜里我在巷子里见到的不是鬼，而是找到我踪迹的阿里娅。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反骂阿里娅道，“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当初穆罕默德就不该告诉你宝藏的事！”

“但是，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是不可逆转的哟！”阿里娅恬不知耻地说，“谁让我的演技如此高超呢？”

“你……”

“别吵了！！！”我的话又被阿拉法特的一声吼叫给盖住了。

“阿里娅，原来是你见着他了，但没抓成，还谎称你只查到了他的踪迹？”

“对不起，哈桑，我还不太适应重新当杀手。”阿里娅惭愧地道歉。阿拉法特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小孩！我告诉你，宝藏不是留给弱者的，是留给强者的，因为强

者最后永远是胜者！现在我们是为了争夺宝藏处于对峙状态，你手无寸铁，单凭一张口才挺好的嘴是打不过我的。根据‘强者胜’定理，宝藏应该交给谁你自己应该很清楚吧？所以，只要交给我宝藏，我就暂且放你这个讨厌的小孩一条生路。所以，这瓶药水交不交给我呀？”

“不交！”我坚毅地说。

“交不交？！”阿拉法特换了一种威胁的口气说。

“不交！”

“那好，阿里娅，杀了他！”

“哈呀！！！！！”我把心中的怒气转化为力量，一下子就挣脱了阿里娅，然后立刻撞开阿拉法特，一溜烟跑出了这间屋子。

“追！”阿拉法特命令道，阿里娅一手持匕首，一手拿出一把散弹枪，阿拉法特则把黑斗篷一脱，只见他两个袖子上分别别着近一百多把银刀，腿上也各有五把带指环的刀，背上也交叉着两把长刀。他们也跑出了屋子，看到了正在长走廊里狂奔的我。

“杀！！！等等，”他想起来了某个事，“阿里娅，我们俩的事还没完结。”阿里娅皱了一下眉头。

“杀！！！！！”阿拉法特这才把十指分别插进十个指环里，把腿上的飞刀抽出来，阿里娅也把枪上了膛。

我在走廊里狂奔着。

我以为我终于甩掉了阿拉法特，可是好景不常，我转头的那一刹那又看见了千万颗子弹和飞刀穿过走廊向我飞去。我吓得连忙胡乱躲闪。

有了窥视镜的帮助，我很轻易地就能在枪林弹雨里躲闪而不被射中。我躲闪的过程中起初只有胳膊被擦身而过的子弹和飞刀划伤，但后来我

体力不支，被一颗子弹射中了左腿，然后就跑不动了。

此时阿拉法特和阿里娅也追了过来。阿拉法特从背上抽出了一把刀，直接一刀射穿了我的一个肩膀，我也被强大的冲击力弹到了墙上。阿拉法特又踢向那把刀，刀插的更深了一些，我也被钉在了墙上。阿拉法特又狠毒地抽出另一把刀，把我的另一个肩膀也固定在了墙上。我疼得快晕过去了。

“小孩，这就是你的下场！”阿拉法特吼道，“唉，可悲呀，可悲呀！一个可塑之才，本来可以加入黑帮的，可是却因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阿拉法特给了阿里娅一个眼神。“小姐，该上台咯！原本我亲手杀死他的任务现在由你来执行咯！你不是感觉还是有些不敢杀人吗？这，就当作对你的惩罚吧！哈哈哈！”

阿里娅转过头来，对着我笑了一下，接着准备把她手中的匕首插进我的心脏……

“阿里娅。”我虚弱地喊了一声。其实坦承地说，我认为阿里娅她能让别人相信她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演技好，而是跟穆罕默德相处时的和谐，正面的气氛曾经把她感染成了那个真正的考古学家阿里娅。我刚才骂她只是一时冲动，其实在跟她相处的过程中，我认为她还是一个不错的伙伴的。

“干什么，你这个烦人的家伙？！”她停下她手中的动作，骂道，“怎么，还有临终遗言么？”

“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当阿拉法特的助手呢？”我强忍着疼痛，继续问道。

“因为我出生于贫民窟，谁都看不起我，是哈桑给了我现在的一切，使我能报仇！”

“但……你难道在心里一点都没有把穆罕默德当朋友吗？”

阿里娅愣住了，“刺呀！阿里娅，你这个笨蛋！刺呀！！”旁边的阿拉法特气得跳脚，对着阿里娅叫到。

“没有！你胡说！”阿里娅努力辩解着，“我为什么要跟他那个混蛋做朋友？”

“阿里娅，我能看出你在撒谎，”我继续劝导着阿里娅，“你在心里其实是喜欢他那一伙人的，对吗？因为你能，从他那里，感受到一种……正面的能量，对不对？”

阿里娅开始犹豫。“快点刺呀！不要听他的，他在把你引向无知，快点消灭他呀！”阿拉法特还在那里叫着。

“你知道为什么吗，阿里娅？因为他们身上的品德，使身边的人变得更好。弃暗投明吧。”

“刺呀，阿里娅，快刺……”

“呀！！！！！”阿里娅大叫一声，然后终于一刀刺穿了我的心。

我闭上了眼睛。

我隐隐约约可以听到阿拉法特在和阿里娅谈话，说什么这个药水喝了以后会长生不老，他要喝这个药水……

我再一睁眼，发现我来到了埃及神域，而拉就站在我身旁。

“对不起，最终宝藏还是让阿拉法特夺去了……”我道歉。

“没事，孩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还救了你呢！”拉说。

“为什么这么讲？”我问。

“因为他的大笑阻止了你喝药水的冲动。孩子，其实永远在这个世上活着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你可以花大把时间尝试世间的一切东西，而这些东西都被你尝试过后，你就会发现，生活开始变得没有意义了。这时，你可能就会想死了，但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没法死了。”

“拉，”我问，“阿拉法特说的宝藏是留给强者的，是真的么？”

“确实是的，但你才是真正的强者。虽然阿拉法特有强大的肉体，但你拥有的，是一些高尚的品德，要比他强大的肉体更为强大。这也是为什么当初石头会选中你。孩子，你知道吗，一些更珍贵的宝藏其实已经在路途中被你找到了，他们珍贵的程度要大于永生药水。”

我有些疑惑。

“还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还没死，只是受了重伤而已，阿里娅刚才的那一刀插偏了。你现在可以选择消灭掉阿拉法特了。

“怎么消灭？”我问。

“很简单，让他喝下这瓶永生药水就好了。”

“啊？这样的话胡夫法老最不期待的事情不就发生了吗？”

“祭司虽然算中宝藏需要有缘人拥有，可他没有意识到，只有有缘人能拥有宝藏意味着其他人是不能拥有宝藏的，包括他的仇敌。所以，如果药水真让阿拉法特喝下去的话……一命抵一物，倒也公平，我相信现在在芦苇田天堂的胡夫法老也会接受这个结果的。”

我思考了一会儿，然后就立刻懂得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但，你确定你能忍受我毁掉这瓶永生药水？”

“我确定。至少瓶子保住了。”拉幽默地回答。

拉不见了。我发现我已经倒在地上了，很显然阿拉法特已经把我肩

膀上的两把刀给拿掉了。我现在虚弱无力，只有右腿能动，但药水还紧紧地攥在手里。

“现在没人阻挡我喝药水啦！哈哈哈！”阿拉法特走向我，一把把我手上的药水夺过来。

阿拉法特打开药水的封口，闻了闻。“哇，好香！”他说。

他把药水的瓶口凑到嘴边。“胡夫！你没有想到吧？药水最终竟然还是落在了我的手里！我要长生不老啦！！！哈哈哈哈哈！！！”

阿拉法特一口气吞下了药水瓶里所有的药水，阿里娅则是在一边激烈地鼓掌。

“哈桑，感觉怎么样？”阿里娅在最后一滴药水也滑进阿拉法特喉咙时问道。

“我感觉我所向无敌了！”阿拉法特激动地把瓶子一摔，吓得我不顾身上的疼痛赶紧用一只手接住了药水瓶，攥在了手中。阿拉法特由于兴奋没注意到。

阿拉法特继续灿烂地笑着，但马上他脸上的笑容转变为了惊讶。

他开始剧烈咳嗽，都咳出了血，“哈桑，你怎么了？！”阿里娅连忙上去扶阿拉法特。

“我，感觉，喘不过气来！”阿拉法特抓着自己的脖子说道。

“哈桑，这个永生药水，它不会有毒吧？！怎么办呀？！”阿里娅很是着急。

“我不知道！我…….”阿拉法特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他全身开始冒火，接着更夸张的是，阿拉法特胸前立刻被火烧了一个大洞，心脏都烧没了。他吐了一口血。

阿里娅顿时泪流满面，“哈桑！你……来人呐！救命！哈桑，说话呀！！！”

阿里娅拼命摇着阿拉法特，但阿拉法特再也回应不了了。

这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就这样在他最喜欢的助手怀里化为了一堆焦黑的骨头，为他的所做的一切恶行付出了代价。

正在阿里娅还在为阿拉法特的死而悲伤的时候，她听见了墙角里的我说话了。

“你没死？！”阿里娅猛地转过头去，心情立刻转变为惊讶。

“对，你的匕首插偏了。”我虚弱地小声说到。“阿拉法特不该喝药水的，因为药水只有有缘人能拥有……”

“哈桑是你杀的？！”阿里娅又悲又气地说到，此时的她已经失去了理智，听不懂我在说的话了。“好呀，我再给你一次死的机会！！！”

阿里娅一刻也不犹豫地拿起她旁边的匕首，刺向了我。我立刻发现了这个密室的出口就在我旁边，于是一咬牙，用尽全身的力气滚进了拱门之中。

我立刻感觉我躺在了炙热的地面上，隐约还能看出旁边拱门的轮廓，接着我就因失血过多昏迷了。

我最后听到的是拱门里传来的一声枪响……

我消失了。阿里娅什么也没刺到。

她气愤地把匕首一摔，望了一眼她旁边地上的焦黑骨头，接着意识到了一个更惨痛的事实。

那个一直给她权威，金钱，一直包庇着她的阿拉法特已经死了。没有阿拉法特，她什么也不是。

阿里娅失望地坐了下来。她现在既不是杀手，也不是考古学家，而是一个被困在金字塔密室里的普通人。

当她失去一切时，她才真正明白我劝导她的那番话。如果她投靠穆罕默德，做那个真正的活泼的考古学家阿里娅的话，她至少还能感觉到愉悦，有像穆罕默德一样远大的理想。即使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的。但她现在根本没法弃暗投明了。

意识到已失去一切的阿里娅默默地掏出了一把背包里的手枪，但这次手枪没有对准别人，而是对准了自己。

她在给了她机会又毁了她一生的阿拉法特旁边饮弹自尽了。

我睁开眼睛，发现我躺在一张病床上，浑身缠满绷带。我稍微一动，就立刻感到钻心的疼痛，瞬间没了力气。

“我在哪里？”我问。

“你在我的私人诊所里！我前几天去金字塔参观时发现了你，你当时是被新闻里报导的杀人魔攻击了，浑身是血，按理说应该是救不活了，你能活过来真是奇迹！”我旁边的一位医生说。

“谢谢你救我。”我说。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医生说。

“还有，这个小瓶子是你的吧？”医生递给我一个熟悉的物体。

是装永生药水的瓶子！我赶紧将它握在手里。

“这几天电视台都在报导企图杀你的那个杀人魔。他自从进入金字塔杀了考古学家们就离奇消失了。有趣的是，考古队又发现了金字塔下面的一堆沙，挖开以后是石墙什么的。”医生嘟囔道。我虽然知道阿拉法特的下落以及那块石墙的事，但也默不作声。

我想到昏迷前听到的枪声，思考着那是什么。枪声肯定是阿里娅制造的，但她试图杀我时是用的匕首。我接着意识到了什么。

“不！阿里娅！”我小声叫道，幸好医生没听见。

我一开始实在不懂为什么阿里娅要自杀，但后来我想通了。她已经没法弃暗投明，所以自杀也可以算是这个可怜的，误入歧途的人的最终归宿吧。

想到终于寻完宝了，我心中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养完伤出院后，去了一趟艾哈迈德废弃的埃及餐厅。

餐厅里的艾哈迈德日记还在被我摊开的那一页。我在那一页上写下了“我找到宝藏了”几个字，也算是对已故的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和易卜拉欣的转告。

我把前几周一直在用的魔脸皮还了回去。但我没有还回窥视镜。穆罕默德送给艾哈迈德的窥视镜一开始是在那个墙角的小盒里的，所以一定有什么特殊意义。而艾哈迈德早已去世，我准备好好利用穆罕默德给他的窥视镜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再过几周，我已经在一架飞往香港的飞机上，准备返回我居住的城市了。

飞机降落在赤鱲角机场时，我又来到了这个多元，奇妙的大都市。

提取行李后，我立刻坐地铁到坚尼地城站。但这次我没有直接坐车回家，而是走向了厚和街。

在街上走了几步，我又发现我站在了埃及餐厅前面。

门口的阿努比斯神像只剩一尊，透过玻璃，我还能清楚看见里面的仿埃及壁画，彷佛我又回到了那天晚上。

我推开了门，老板还是依旧热情，只是早已不是艾哈迈德。我点了一些跟那天晚上相同的菜，望向了早已被封死的帘子后面的房间，石头如何选中我，艾哈迈德与阿拉法特的激战都历历在目。这个新老板应该永远不会知道，我的神奇的旅程就开始于此。

我简单吃了些饭，就匆忙走了。

当我真正又一次站在家门口时，我才有一种比寻到宝藏更强烈的如释重负感。

我看了一下走廊里的表，指针不停地转动，应该是坏了，但估计我妈妈还在熟睡。想必她一定很想念我。

我把包的拉链拉开，在满包的绷带和止痛片之间掏出了药水的瓶子。在那一霎那，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能顺利地完成法老的使命了。

正如拉所说的，宝藏其实在穆罕默德的小木屋时我就已经得到了，因为在路上的种种经历可以算成各种宝藏。而这些宝藏，则会陪伴我走向下一个任务——谁知道它是什么呢?

彩蛋一：

西藏阿里，神秘事件研究所。

标着“危险，未经允许禁止进入”的实验室里，一个头身分离的人体标本浮在一箱绿色液体中，箱子上方有两根导线，连着一个展示脑波的仪器。

而在另一个休息室里，王博士正在喝茶。

突然，王博士的助手急切地跑进来，“王博士，不好了不好了！”

“怎么了？”王博士问。

“自从那个怪人被运来这里后，全球时区紊乱，几次接近平衡，这个怪人的脑波已经超出影响无线网的范围了！”

助手快被吓哭了，王博士让她冷静了下来。“还有呢？”他心平气和地问。

“更恐怖的是，全球每一平方千米每隔一段时间就被他的脑波分成‘不同的时间点’！”

“什么意思？”王博士问。

“比如说，你从市东到市西，就会穿越到几天前或几天后，我还听说，德国有一个人，一出家门就来到了 1941 年，被炸弹轰死了！”

“什么？！”王博士也惊得站了起来。“这人都死了，还能做出这么大范围的影响，莫非……他就是所谓的‘变种人’？”

此时，在实验室里，标本的手突然动了一下。

彩蛋二：

巴基斯坦卡拉奇，辛格变种人研究所。

废弃的研究所里，电力接近停止运行，只有吊桥上的几盏灯还发出微弱的光。

一个神秘人带着一个驼背的矮男人和一个女人慢慢走在吊桥上。微弱的灯光只映出他们的下半脸。

突然，吊桥上的一堆骨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神秘人停下脚步，发现骨灰上还覆盖着一套西装和两只皮鞋。

神秘人伸出一只带着皮手套的手，捡起了西装。

“哈哈。”神秘人笑了笑，“迈克尔，我的老伙计，我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找到了你的下落，你却因为自己的愚蠢被烧成灰了。”

女人的嘴顿时抿紧，接着两只手突然张开，剧烈颤抖起来，但神秘人立即把她的手抓住了。“他已经死了，没必要这样，菲丽希缇。”

“你知道吗，迈克尔，其实我一直都看不起你，因为你是下等人，你该死。”神秘人继续自言自语，“你还记得吗，你偷走了我的一项研发技术。”

他望向了吊桥上另一头架子上的失忆贴。

“而我，在今天要把它夺回来。”神秘人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

后 记

在 2020 年的 6 月，在学完了《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后，学校布置了一个对我们来说难度很大的作业：从众多地点中选择一个，写一个自己的短篇冒险故事。我选择的是埃及金字塔，谁都没有想到它会成为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完成作业后，我依然有很大的兴致。于是，我大胆利用自己的想象力，把所有章节扩充到满意为止，并又添加了很多章节，来展现主人公在旅途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和他的解决方法。最终，经过数月的埋头苦写，一部七个章节的小说《寻宝记：埃及的永生宝藏》的稿子在 2021 年 4 月 1 日新鲜出炉。

我是一个爱好历史和文化的人，所以小说里自然少不了这些元素，但不同于往常我中国风的作品，这部小说有一股浓浓的埃及风格。由于故事涉及的最重要的地点是埃及，所以我必须要在里面添加一些古埃及和现代埃及（中东地区）的元素。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的特长不是古埃及文明研究，所以在写小说的同时查了很多相关资料，从金字塔墓主人胡夫所在的旧王朝时期，到古埃及神话和象形文字都涵盖其中。幸运的是，经过反复调整后，小说还是达到了我想要的标准，并且少许的途中经过的国家的元素也给小说带来了一些不同的风味。

小说中也添加了往常作品里罕见的科幻和动作元素，这些的灵感来源于我看过的漫威电影宇宙的作品，在唯一一个有超能力的主角“穆罕默德”身上也能看到“X 战警”系列的影子。我最喜欢我的小说的一点就是文化和科幻的元素添加的不多不少，并且做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就像书中两种元素都涵盖了的智慧之神托特。

小说中的人物刻画也达到了我之前的作品没有的高度。从胆小懦弱的男孩变成一个勇敢的寻宝者，在危机关头勇于放手一搏，主人公的成长也是小说中探讨最多的内容。并且反派们也成功避开了以往”非黑即白”的弊病，更加有血有肉。像“迈克尔”，他原本也只是个善良的年轻人，但因为印度人和偷渡人员的身份被歧视，最终被活生生逼成了心狠手辣的“辛格博士”，还有“阿里娅”，也是因为小时候出生在贫民窟，不受欢迎，误入歧途。小说中的人物刻画也反映出一些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当然，小说中也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起初被当成作业做的一，三（原二）章节和二章节修改过后文风还是稍显幼稚，虽然和后来稳重的章节对比可以反映主角的成长，但还是有些违和。并且伏笔留得太多，到最后一章才解答。第二章，节奏太赶，关于广西的元素加得不够多，漏洞稍大，“老婆婆”和“龙哥”的人物形象刻画的也有些不立体。

总体来说，目前这部小说是我写过的最满意的作品，我也想继续挑战自己接着写这种类型的小说。小说最后留了几个伏笔，它们会在 2022 年会写的续集《寻宝记：罗马斗兽场的梦魇》和计划 2023 年动笔的寻宝记 3 得以解答。

和香港古琴大师谢俊仁教授一起

谢俊仁，香港中文大学民族音乐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与香港演艺学院兼职讲师。现为本港德愔琴社副社长、以及中文大学音乐系古琴导师。

七十年代跟随蔡雅丝习筝及关圣佑习音乐理论与创作。八十年代追随关圣佑、刘楚华及蔡德允习古琴。曾多次在香港、内地和海外公开演奏古琴。谢俊仁多年来积极参与古琴创作、打谱、推广、教学和研究工作。其创作琴曲《双乙反调》被选为中国古琴考试六级选曲之一。他曾发表琴学研究论文多篇，刊登于《中国音乐学》等书刊。谢俊仁曾参与《中国古琴名家名曲》《琴韵缤纷》《古琴荟珍》《清音重闻》等唱片之录音出版，并于 2001 年和 2011 年出版其个人唱片《一闪灯花堕》和《秋月清霜》。除传统琴曲外，唱片亦收录了其打谱琴曲和现代创作。其《审律寻幽：谢俊仁古琴论文与曲谱集》于 2016 年出版。

和香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92 岁的斫琴大师蔡昌寿一起

和济宁琴人张孝禹老师一起

和香港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赵志军老师一起

赵志军，和合堂主人（号大郡），1966 年出生于内蒙古，1988 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2007 年至 2009 年中国国家画院山水画高级研修班研修；2011 年至 2012 年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做访问学者，对绘画学、现代水墨进行了深入的课题研究。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水墨艺术学会主席、香港美协副主席、香港文化艺术交流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香港水彩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画学会（香港）理事；深圳画院、深圳市政协书画院特聘画家；文化部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和恩师段玉鹏先生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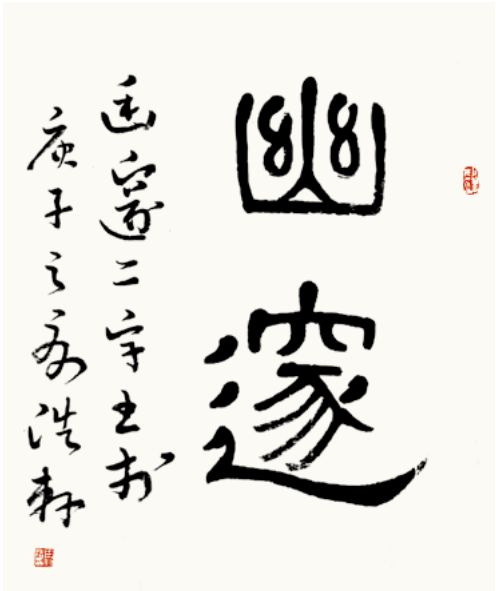
段玉鹏，1949年生，山东省济宁市人。1977年拜金石书画大师朱复戡先生为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书协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委员；济宁市文联副主席；济宁市书协主席。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山东省书协顾问；山东印社顾问；朱复勘艺术研究会顾问。山东省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兼职教授；曲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济宁市政协特聘专家，济宁市书发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荣宝斋画院程大利山水画工作室画家。段玉鹏艺术馆馆长。

064
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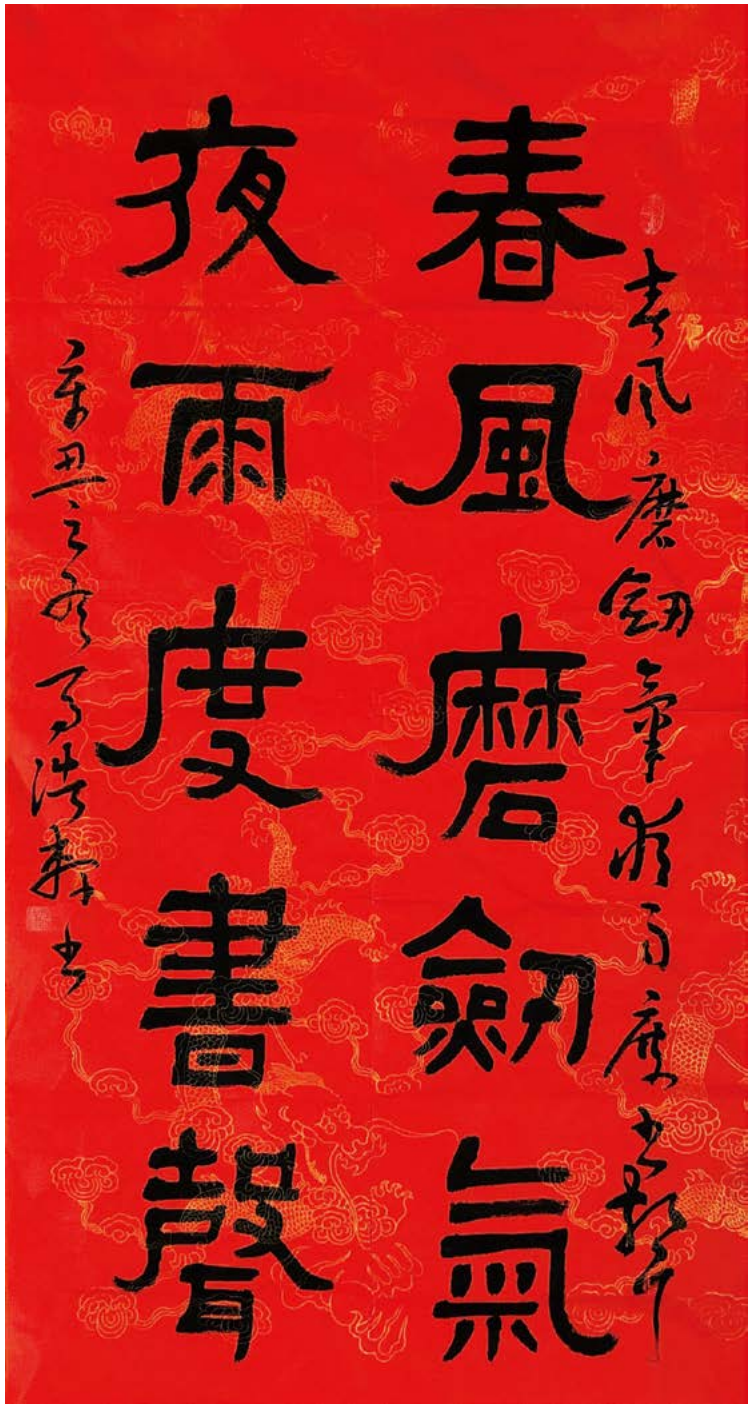
士石小学
威海
济南
济宁
042
050
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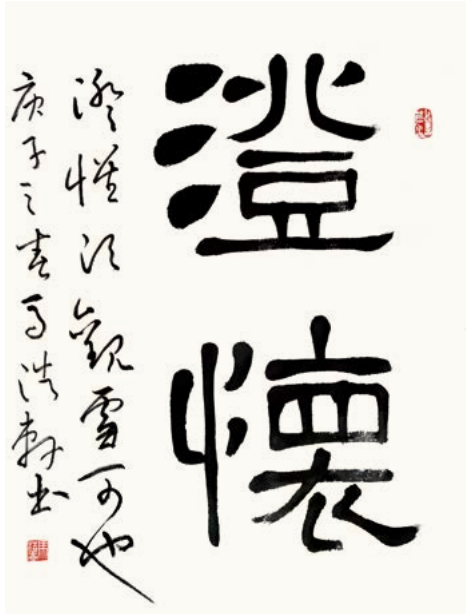
冬季名师特训营
小高组赛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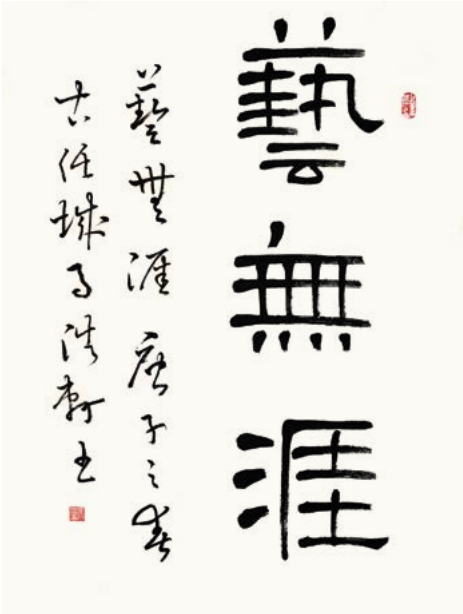
永
福
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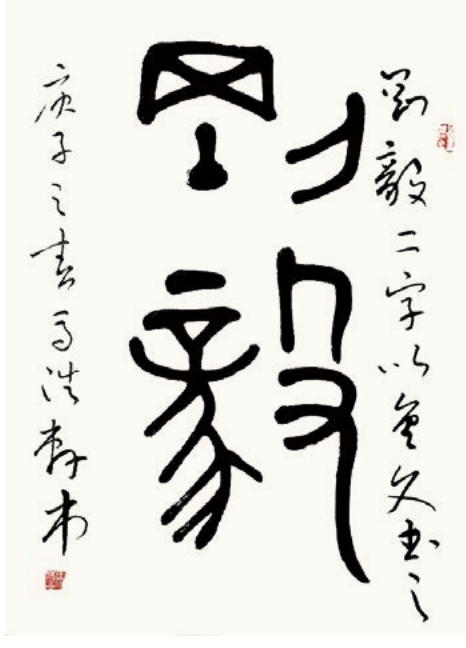


同
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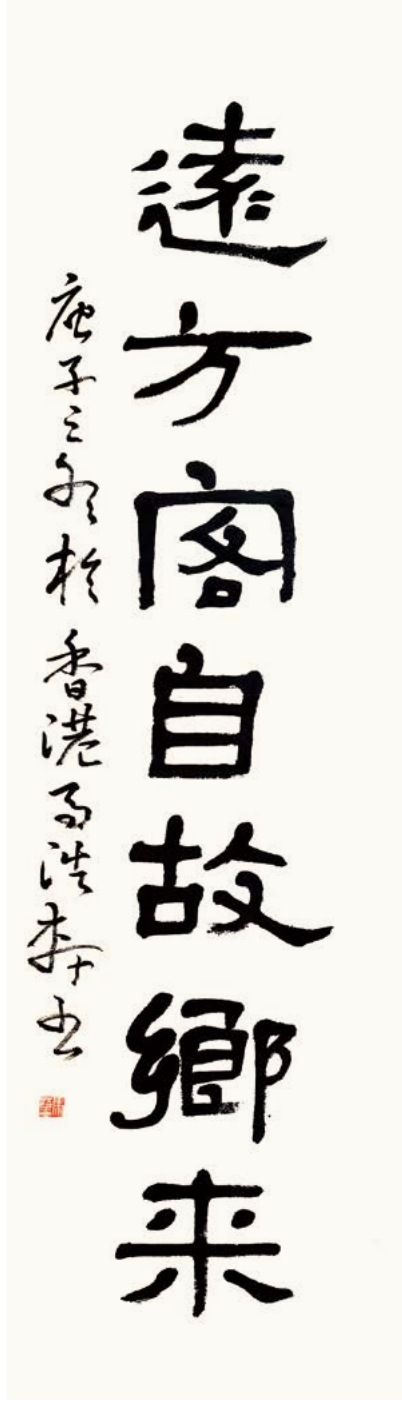

春風
夜雨
歷劫氣
讀書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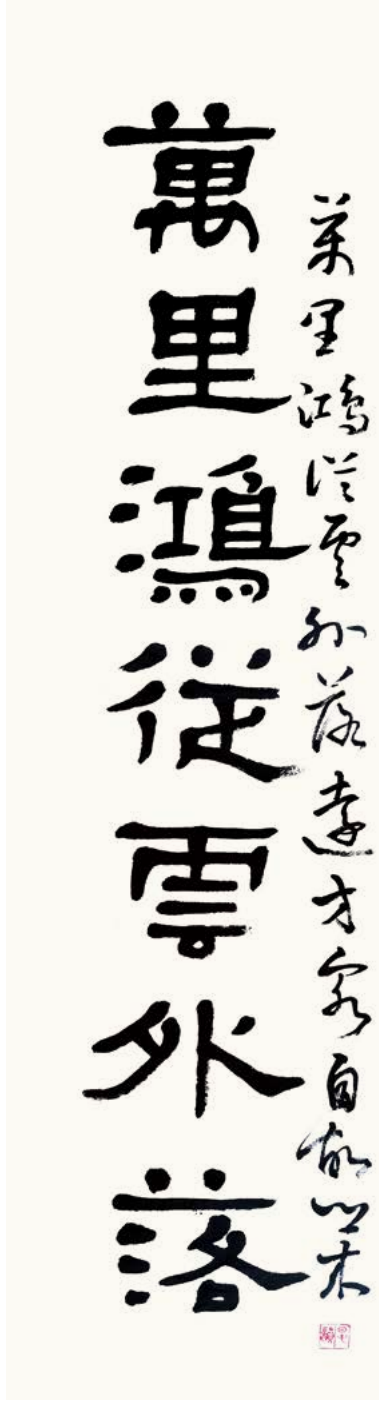

澄懷


藝無涯


剛毅

樂


遠方來自故鄉來


萬里鴻從雲外落

養天地正氣
法古今完人